# 圣魔邪茎

.

英雄末日黑暗的世界，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个时代，只知道，在这年代里到处充满了瘟疫，而魔鬼，就像是瘟

疫的结晶。

在古老的帕什格尔特城外，到处都是漆黑的一片，那里，原本是大陆上最肥沃的良田，瘟疫，让一切都变成了

尸地，到处充满了恶臭、腐败与尸水，放眼望去，就好像一大片的恶魔抚育场一样。

没有人知道，恶魔究竟是由何时开始繁衍出来的，在最后一次的圣格尔斯战役中，人魔两军在帕什格尔特城外

一共死了四十四万人，那是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帕什格尔特城内外更亦几乎被屠城焚烧殆尽，根本没有人、国家，

可以处理掉这么大量的尸体，恶种…就由此种下！

漆黑的君主，『死灵之王‘诺那威，就在那里开始大肆建军的，驱使着他的魔兵鬼卒，像瘟疫一样，不断的向

外地扩散而去。

争战多年的崩裂大地，『高卢耳帝国‘这个象征一统天下王朝的名词，早已被迫散裂为数十个城邦，各地拥城

自立的情况下，可以维持足够军队的，再大也不过几千人的兵力，根本不足以抗拒死灵王，很快的城池一座接一座

沦陷了。

那年，我七岁。

父亲背着我，走了十个月才来到北方偏远的光明城，他说是剑的命运引导我们父子来这，他的手中握着一柄纯

正乌铁石打造而成的重剑，叫涅妖剑，是一把祖传下来的宝物。

父亲，将它看的比我还重要。

后来，我们来到了当时圣教的中心，被称为人类最后的堡垒，拉维尔圣城。

提到拉维尔人，他们是大陆上人数最多、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承继了前高卢耳帝国的精神与力量，在这分崩离

析的土地上，拉维尔圣城，是唯一能号召民族意识，够实力与恶魔一决高下的残存净土。

我跟着父亲受洗为圣教徒，教徒，是绝对圣洁的，跟以往认知的宗教不同，他是绝对的崇敬，不准念咒、不准

吟唱，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是灭魔最高教会。

圣教会，在那个时候，是个城邦之间，维系与精神的象征。

父亲手上的那柄大剑，是一柄驱魔剑，世上三把圣剑之一，也因此，剑指引了他到这里，引导一个跟这块土地

没有丝毫瓜葛的异族人，为他的理念战斗。

出人头地，这四个字不仅是父亲的最大目标，也是成了我们父子俩流落他乡、赖以寄托的唯一信念。

父亲是十分勇猛的，但，命运却作弄人，他，最后是病死在疾病，无法如愿已偿的出人头地，更不用说战死沙

场。

我那年刚十七岁，父亲紧紧握着我的手，将那把已经提不起的重剑，亲手交给我，要我用自己的鲜血，取得圣

剑的认可，我将血滴在剑柄上…这把剑，从此，就是我的了。

从今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挥这柄剑！除了我，我的血，我的血缘…小时后，我跟着父亲，走遍了大大小小

二十多座的城池，我的心，早就没有什么祖国观念，对我来说，人的区别，只有强者与弱者间的分别。

二十一岁那年，我已经可以独当一面，领导一小队士兵攻下整座鬼域，我的天赋很快的受到赏识，跟着我手中

的剑，也逐渐立下它的神威，在我宰杀第一位巫妖时，他那凄厉的叫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说，他看到了！恶灵

们的诅咒正在我的身上蔓延…我当时年轻气盛，根本不管他在叫唤着什么，砍下他的头来报功，对我来说，他之所

以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晋升为中队长。

二十五岁时，被我砍掉了巫妖脑袋已经多到数不清，我，根本就不在意他们说的诅咒不诅咒，如果世上真有『

诅咒‘的话，那这些恶魔们，恐怕早就被人类给咒骂、说穿数万次了。

到了三十二岁时，我已经是屠魔最出名的将军、统帅，涅妖剑的威名，在我手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手中掌

控的二十万大军兵马，我，已经无人可挡。

不过，在我砍下死灵王之前，他似乎已经预知我要到来，就像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他疯狂、胡言乱语的叫骂着，

说我跟他一模一样，都是生来就注定要屠杀生灵的魔王，『血咒‘力量已经在我的身上凝结，解也解不开…我…最

终还是属于魔鬼的…嘿嘿…或许吧，所以，我更毫无愧疚的将他的身体，直接劈成两截，剁断他的只手，用涅妖剑

的光芒，洗灭净他邪恶的身躯，而他的魔首，将永远一辈子被禁固在光明城的圣钟里面。

到此，我已成了陆地上最出名的统领，历史，应该要为我的英勇事迹写下这一切，但，那却只是所有不幸的起

点。

由于我的血缘并不属于这块地，尽管，我已经为他们除掉了五十年多来的心腹大患，跟着连帕什格尔特城也被

收归了，放眼当今由圣教的领导之下，这座大城，是需要一位新的领主，而新的国家，也正期待着再度接受新领袖

的指引呢，而这个人，除了我还有谁够资格？

我真的太过天真了，长年居住在拉维尔人的环境里，让我逐渐习惯了他们的『歧视‘，我竟忽略了拉维尔人是

傲慢而不可理喻的，他们自居为大文化的优秀民族，拥有悠久百年帝国的光荣过去，这样的民族、国家，又怎么会

容许一个红头发的异族人，来领导他们呢？

迪卡波，这个瘦弱又卑鄙的家伙，原本，他连怎么提剑都不晓得，要不是我将他当成兄弟一样的照顾，他又怎

可能跟着我的大军，一路升爬到担任副手的位置呢？

我太信任他了，尽管，圣教的宗主已经暗指要共推他继任新城主…我依然不相信他会这样背叛我。

早在我出兵讨伐死灵王之前，我就莫名的被灌上了许多不实的罪状，什么残虐成性的恶元帅、他乡异族的杀人

狂…种种怪异、不实的流言迹象，不但表露出许多人对我头发、肤色的异议，也显现出拉维尔人对异族人的不信任。

我当然也清楚这些原因跟理由，不过在涅妖剑的威名下，没想到教会那些领导者竟都隐忍住不发，一直到圣城

收复，恶妖接踵歼灭后，这样的问题才接二连三的爆发出来。

这时的拉维尔，已经再也不需要靠一个外人来领导他们了，随着死灵王的逝去，我手上灭妖威名的圣剑『力量

‘，似乎也跟着瞬间一点一滴的消逝一般…他们，是再也不需要、亦容不下这股什么驱魔降妖的凝聚力量了。

尽管，当初所有人都对我的表现赞誉有加，为我辩解，但现在只有一个接一个的逃避、叛离，直到如今，我才

终于初次品尝到什么是恶灵『血咒‘的威力…在长老会还没有对我转变到急下杀手翦之前，我连忙带着我的妻子与

一对儿女死命逃离王城，路上，我已经知道逃不了多远了…我将自己的儿子扮成小乞丐，绑在马腹下方向东直奔，

大海的那边，就是我们祖国的地方，儿子是我最后的一丝希望，随着追兵越来越近，我知道，迪卡波这个浑蛋！他

要的根本只是我的尸体，而不是人。

一路上我被迫不断的残杀自己的同类，不但让我身上多年的护体灵气消失殆尽、变成凡人，也逐渐消耗尽光那

亡命天涯的最后气力。

我被迫带着妻女穿越尚未收复的绿鬼森林中，因为只有越过这条捷径，后方便是滢蓝海的海岸，海的另一端是

我的好战友们、依斯兰特族人领地。

我已经无路可走，这是我唯一能投靠的路，不过层层的追兵已由骑兵队变成了大批骷髅兵，我，只好让妻子带

着14岁的梦娜只只走避，并且，给了她一柄短剑……一柄最后之剑……只可惜，我最终不是败在人类的手上，我的

只臂是被巨大的只头兽给咬碎，一辈子都再也别想拿起那柄驱魔神剑了，跟着被夹刑倒掉在蔘木树根的上头，我可

以感觉到自己就快被终结，虽然内心是满腔怒火，但，也等待着被解脱的那一刻…这时一对姊妹走了过来，一只妖

饶淫媚的贱妇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她们是死灵王的姬妾，名叫『羽邪姬‘跟『灵妖媚’。

我真后悔当初没能杀的了这对姊妹，被逃到了这里来，她们可是魔界中出了名的淫妇，我杀尽了天下群妖，可

没有任何一种妖魔鬼魅逃的过我这只法眼，他们见到我就像老鼠遇到猫一样，但如今，她们……却是我最不愿遇见

的对象。

在这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鬼树林内，正是孕育、强化她们的最好地方，我的存在，也正好提供了她们最佳的泄愤、

报复与娱乐的玩具！

灵妖媚，那浑身充满令人恶心媚气的妖女，似乎天生就有着残虐人的本性，她以皮鞭连续抽打我三天三夜，用

尽各种极刑、在作弄完我鲜血淋漓的残破躯体后，竟深深的在我脖子上尽情的吸干我每一滴的鲜血，她要让我……

变成她不折不扣的不死宠物。

接着，我那妻女很快的就被找到了，最后之剑……果然深深就插在妻子自己的胸口上，是的，我的好妻子……

最后……依然还是用上了这柄剑。

可，做母亲的一直到最后，仍然做不到送自己女儿这最后一程，我的乖女儿，现在只有只眼呆滞，如同行尸走

肉般……变成了两魔女魅惑的俘虏。

这两名妖妇千方百计的想试图让我屈服，只可惜我的意志就像钢铁一样，尽管你们要让我的身体变成魔、变成

灰！也别想扭曲我这『伏魔大元帅‘的最后一点自我意志！

这两个淫妇每天不断的讨论着，想逼我就范，最后，她们终于不打算再控制我，因为，她们已经想出了一样更

残忍、更邪恶的玩法…她们让我的女儿，用鲜血继承为神剑的主人，我不知道这两名淫妇是如何知道这条不传的秘

法，离开了我的手，神剑，就只有靠我的血缘才能让它再度开封、散发灭妖剑芒的，而现在，接受了女儿梦娜血液

后，神剑，就是我女儿的了。

只眼失神的梦娜，完全听不到他人的任何声音，除了那两名可恨的妖女外，她们命令梦娜，用她手上的神威重

剑，一刀一刀的，砍在我鲜血直流的身体上。

我猜的没错，最惨烈的死法，就是遇上了这一对姊妹！

接着，我身上妖魔化的肉块，是一片接一片的被割下来，那就像无止无休的痛楚一般……无穷无尽……妖魔，

本来只要还有一滴精血，在吸收足够的魔力后就能够复活，但被神剑砍过、被圣光洗静的部位是会再也长不出肉来

的，这两姊妹，就是要看着她们的玩物，一点一滴，痛苦的，慢慢的，变成一件丑陋的玩具……最后，我在她们的

讥笑与吵闹声中，逐渐的……变成了一条…只剩下单纯、蠕动的生命体，一条，有意识、有思想、有记忆的单纯淫

物。

我的肉身后来完完全全被神剑的光芒给净化，真是可笑，以往我手上独一无二的利器，现在，却成了终结我的

神具，真是讽刺…却也印证了血咒的魔威！

尽剩下的，是拥有我的记忆，我的一切……这最终的一条恶心肉块……失去了所有的感官，我剩下的，竟是只

有淫欲、吸血的本能…还有魔物特有的奇异感官。

没有眼嘴鼻的恶魔，所能依靠的，就是异乎常人的『异魔感官‘。

它可以让魔物拥有如预知之眼般，感受到靠近10尺内的所有生命体，它的感官能力，是超越人类的。

羽邪姬将变成玩具的我，塞入到女儿未经人世的下体内，真是可悲，我无法控制的吸干她处女的鲜血，让她也

便成为恶魔一样的宠物奴隶，接着，又我被所有魔女们当成玩物，无可自主的服务着那群荒淫、奸邪的恶魔们……

由那天起，我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让这群恶魔取笑、娱乐而活！

羽邪姬一直都没有把我的女儿变成真正的魔女，因为，她要留着梦娜人类的身份，作为讥笑、嘲弄我的好对象。

我的女儿，以往调皮、可爱的活泼少女，变得越来越瘦弱，最后竟变的跟骷髅差不多，与我一同在这无穷无尽

的可悲地狱中，受尽折磨……我一直在等待着，无穷的岁月里……『唯一的希望‘，能够让我们解脱这一切……整

整过了二十年，终于，让我等到了那一天……我那突变的异能感官告诉我，我的儿子终于来了。

他终于带着异乡的勇士们杀到这里来了，我的好儿子，快快来吧……在此快点结束父亲受诅咒的生命吧！

就在他的利刃劈穿『灵妖媚‘这个贱妇时，他不知道、也不会注意，被深深埋藏在淫妇下体的，竟然是条有生

命的淫物……我的女儿梦娜快速的由灵妖媚下体中拾回我的肉身，并且偷偷的藏着…藏着，没有人会注意到，也没

有任何人会发现的了……也许，我强壮的儿子依稀还认的出他那瘦弱可怜的好姊姊，尽管她已只剩下风烛可危的残

败身躯，但他还是将梦娜带回城里关入地牢内，因为，那是唯一可以让梦娜继续活命的一条机会。

不过，很快的，我的梦娜也病死在漆黑的地牢里面了，我除了带着无尽哀伤与羞愤恨意堕入没有终止的地狱外，

已经没有人可以让我解脱这一切了。

在吸过所有妖女们的魔液与自己女儿的鲜血后……一种莫名未知的庞大魔气似乎一直不断的在我体内变化着，

我挣脱不开这一切，我失去了所有人类应有的感官反应，似乎只剩下了痛苦与愤怒，是我唯一能作的事了。

一头没有主人、没有躯体的恶魔，就这样被永远的禁闭着、胎化着。

很快，没有手足的我，就像进入的冬眠一样，很深很深的睡眠着。

不过我的感官依然可以感受到，地牢里在变化，时间像加快了一千倍，地牢破败了，一切又像恢复成恶魔肆虐

的时代，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大陆的血液没有间断过的，血液不断滴渗到这块破败的地板上，被我一点一点的吸

收着。

不知过了何年何月…第一回古老回忆干漠、龟裂的原野，已经无法培育出任何谷物，上面所长满的，尽是一些

奇特的植物，这些异种的生物，会吐出让人受不了的秽气，形成了这块大陆上最特异的景象，这种魔植物，都是吸

取人的血液跟腐肉长大的。

大陆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像这样的荒原、废土，两、三个世纪不断的交战，让土壤中吸收了源

源不绝的腐物、秽气，也成为了遍地不解的毒癌。

自从『迪卡波王朝‘建立之初，妖魔肆虐、战乱丛生的景象已不再多见，为首的魔头势力几尽被忏灭殆尽而销

声匿迹，魔族声势就此而沉寂过好一段时日，这段维持不到数十年的难得时光里，却也是这块大陆上难得一见的太

平盛世。

另外，分崩了上百年的大陆上，也早就期待着一股族群融合、王朝一统的剧烈声浪在蓄势待发，其中更以拉维

尔人的新领袖：「迪卡波『君王，最有一统整块离散大陆，回复百年前大一统的‘高卢耳『王朝的实力。

而就在这块文明世界的中心：「马尔他大陆『的地表上，虽然还有着其他不下十多种相异族群与文化的部落存

在，但最后都抗拒不了人类在消灭恶魔后，一股又一股强烈祈求稳定、相依、大统一的人心作用，不久，各小国都

在主动或被迫的驱使下，一一被吞并到了所谓新王朝‘迪卡波帝国『的名义下。

就在那时，聪明、狡猾的迪卡波王，也正好利用了这股难得的声势与外在的力量，一步又一步、一次又一次的

……进行他集权一统、排除异己的各种手段。

而那个所谓马尔他大陆共同推举的灭魔最高指挥教会：圣明教的长老会，似乎也就在那个时候，成为了迪卡波

手上第二个牺牲品，被他玩弄在股掌的『内忧外患‘中，逐渐的开始势微。

迪卡波很聪明的另立一个依赖魔法、哗众取宠的新教会取代旧的圣明教，不过由那个年代开始，似乎也再没有

出现过像以往那样，拥有绝对『抗魔力‘的圣灵军队出现，一种足以扫荡所有不死族的战士团队纷纷被解散，取而

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炫目华丽、充满魔幻的新兴部队林立诞生。

迪卡波是一个心机很深沉的人，他天生就有当枭雄的过人才干，这种人的心思不露于言表，但内在却是绝对的

狠心手辣与不择手段。

虽然，他看起来对朋友热诚无比，但实则是浑身一无事处、胆小懦弱，尤其做起正事来更是一付狼狈样…却没

有人知道，原来他很懂得如何去掌控人的心思。

依丹。迪卡波，本来家境十分富裕，从小父亲就教导他所谓奸雄的王道，要他如何去利用人情、收买人心，为

求目的、不择手段。

父亲不断的教导他，要在有『利用价值‘的人身上做投资，唯有这样不停的做长期投资，才有所谓的『机会’

将自己推到人生的更高点……他的父亲，就是靠收买官员而赢到了爵士的头衔，也而此这句话是牢牢的记在小迪卡

波年幼的心灵里，但，很快的，他的父亲似乎也受到应有的报应。

迪卡波父亲因收受钜额贿赂，得罪皇室而被捕入狱，而他们家道也很快的就中落了，过惯奢侈生活的他，十九

岁那年被迫躲债从军，却也因此让他认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兄弟‘，一位异族少年：依斯特。凯楠。

依斯特是个红头发、说话很少的异类，应该说他从小就习惯了被排挤、歧视，在几近清一色的拉维尔人军队中，

他的外表是十分突兀、冷酷的少年，黑竣的曈眼、异样的肤质、发色，跟着他们蓝眼珠的人种就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不过，由圣教所指挥的军队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战死荒原鬼域，因此，再多像这样的异族士兵加入，也一

点都不会觉得多余。

他们都必须受洗为圣教徒，接受神的允许，除了人类以外可以宰杀恶灵，只是终生仍不得『吟唱‘、也不准施

展『法术’，在每一次争战之前，要接受圣光的洗礼，就如同受到圣灵光的笼罩与保护，如此一来比起那些一吸入

腐尸邪气就沦为恶鬼奴隶的普通士兵，圣教徒的战士们对抗起妖魔来，就显得特别有效。

尽管如此，死灵王的军队还是十分壮盛强大的，多年来累积的死尸腐肉，养壮了他的魔兵鬼卒，经常依赖百倍

的不死兵力，强压攻下各座城池，跟着再以尸体养兵，就这样日复一日的不停侵略，而人魔间的争战也就这样百年

多来一直的僵持着。

迪卡波是聪明的，经过几次的亲身战斗，他立刻就看清了这位异族少年的神勇，也看穿了他手上神奇灭魔的强

大兵器，他兴奋不已着，如同赌博看透了牌底一样，他要将自己的全部，通通都赌在这名怪异的少年身上。

迪卡波主动亲近少年，他知道依斯特。凯楠最缺少的正是朋友，他把依斯特当成最好的朋友，将他的事看的还

比自己重要，尽管他有时帮不上任何忙，他也都每一次都要强出头，并且，必要时还充当依斯特发生冲突的调停者，

就这样，他很顺利的赢得少年的完全信任。

每当依斯特砍杀掉一具凶恶的尸魔，尾随的迪卡波似乎有太半时间都是吓呆的缩瑟在一旁，尽管如此，他每一

次仍总是强要跟在凯楠的身后，但，没有一次，他是真正的出手过。

不过在凯楠每一次获得封赏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要分与迪卡波一份，并且，还都是最大的一份，他将迪卡波

就当成自己兄弟一样，尽管，他没有任何的亲兄弟。

拉维尔城是这大陆上的第二大城，在最大城的『帕什格尔特‘沦为恶魔鬼域后，这里就成为了所有拉维尔人心

目中的最后堡垒与全人类对抗恶魔的指挥重镇，经过这么多年下来，所有各国间的兵力调度指挥，慢慢的到最后，

也几乎都是改由拉维尔的圣教廷来统一指派。

人是会变的，就当依斯特接过众所瞩目的『拉维尔圣战旗‘，成为这大陆上最具号召指标的领导者时，迪卡波

已经不能再忍受自己永远都当别人的影子，他知道该是自己出牌的时候了。

他暗地里收买内外很多的说客，四处散发依斯特就是杀人魔头的形象，一面又唤醒拉维尔人对异族领袖的歧视

与不容，用『来历不明‘的杂种来形容、毁谤他，甚至还捏造他是弑父凶手等等，很快的，争战在外的依斯特，根

本不知道自己是在何时变成了人人咒骂的众矢之的。

不过就在依斯特经历最困难的时刻，最大的安慰，却不是心爱妻子劝慰，而是这位，已经升同为他的右手，迪

卡波将军的慰藉。

他完全落入了迪卡波所设好的圈套内，迪卡波告诉依斯特，只要砍下死灵王的头颅后，天下人就会信服他，所

有的流言也会不攻自破。

依斯特完全的相信这种说法，并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攻破魔鬼的最后防线上，而另一方面的迪卡波，却是设法

的买通教廷内外所有的贵族亲信，甚至连圣教的宗主…都一一的打点好，就要等着看依斯特灭去了人们心中的隐忧

后，再让他跳入众人所安排好的陷阱内。

依斯特的军队是长年都在外征战的，他信任迪卡波，就如同以前一样，他的兄弟一定会为他尽力调停、替自己

辩护的，这次他让这个好兄弟留在拉维尔圣城内，要他为自己的清白名声讨回公道。

很快的，发动联军争讨死灵王的行动终于结束了，万里长征三年多后的他，最终还是凯旋而归，不过等待他的

一切，竟是内外一致要求处决他这名『杀人魔头‘的声浪，人界不再需要残忍的脍子手等毁誉……就这样……依斯

特的兵权快速被教廷长老会给夺去，受到内外夹击的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兄弟，一个接一个的当着他的面喊出

：「赶走杀人魔、赶除异国者，回复高卢耳的大荣耀！『……听着整块大陆上传遍的口号，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他

的心，已彻底的死灭。

他……曾是人们心中最英勇的除魔者、同时也是人们心中最可怕的『大魔头‘，就连万恶魔尊的死灵王，都难

逃为剑下亡魂的人间凶兽，就此，突然的完全失去踪影……然而教廷间的争斗却仅只是开始而已，就在依斯特失踪

的几年之间，『权力’展开了一连串政治上的血腥屠杀与斗争，而贵为共推君王后的迪卡波，最后竟正式的解散了

『圣明会‘这个心腹大患，并且暗地里对所有教徒都大加迫害、暗杀，并另立了一个以咒术、魔法为宗的新教会，

为他拉宠人心、厚植自己实力。

从此，迪卡波终于完成了他集权一身的最后美梦，而他的名字，这个成为拉维尔百姓们争相歌诵的伟大名词，

也就这样开创了大陆上另一次短暂出现的大一统王朝……迪卡波新帝国。

只是，没有了像圣明教这样的对手后，这片土地上的死灵们…似乎也开始的在复苏起来，从此的历史当中，也

就再不曾出现过那拥有『圣体灵光保护‘，足以孤身忏魔灭妖的伟大军队了……第二回命运滥觞作者：marcyu『赛

拉…这间废屋，似乎不太干净…’一对年轻的姊妹，她们飞快脚步，要经过这遍地潮湿的荒烟废土。

其中一名，腰际间有件奇特的法器，另一个，背着却是副镰刀型的兵器，随着风嘤嘤作响，十分清脆、风铃般

响声，突然，她们停在一间废墟堆旁，端详着。

『这大太阳的，不知为何这边土壤，特别潮湿？‘年纪较轻的女孩，指着地面黑色的湿地说道。

『这里是通往布尔格城必经之地，应该不会有什不干净的东西才对…‘一名稍长的少女，有些担忧的说道，她

们都只有十几岁的年纪，似乎不该在这种荒原上出现。

这两姊妹，是布尔格城请来的贵宾，天生具有法力、与神力的女武士，依特薇丝姊妹。

妹妹身材玲珑有致，翘高的玉臀，紧身包裹到快暴露的只峰，在纤细的柳腰间把这两个地方扥衬的异常巨大，

实在跟那张稚嫩调皮的俏脸，有很强烈的对比，就好像发育过早的小孩…有可能是多年的肉体锻炼，造成了她这身

丰腴、却结实的好身材。

相较姐姐，就瘦弱纤细很多，一付病奄奄的美感，在她身上，完全的散发出来，细致的身挑，小小的胸部，配

上知性的气息，完美的表现出，一位女魔法师的艳。

尽管现在烈阳还高挂着，但，生来具有一点敏锐预知能力的姐姐，赛拉。依特薇丝，可以感受到，一丝丝不祥

的预感要发生。

『这里不是听说，曾经是…是那杀…杀人魔之子的领地…为何会变成这付阴森的模样？里面搞不好还有很多暗

藏的巢穴……‘小妹，丽芙。依特薇丝，看到了一大面残破的砖瓦，想像着当初雄伟的模样，现在这付尊容，废堆

里坑坑洞洞，不禁有些凛然的凉意。

她们俩，都是第一次，离开师父，独自阔别熟悉的环境，来到偏远的布克尔城。

『嘘…不能提起那个人名字…师父要我们永远都不能提起那个魔头。‘这块大陆上，有着不能言传的名字，是

…一个杀人魔王的名字。

『是，只是很好奇…赛拉，你都不会好奇吗？‘丽芙歪着小脑袋，看着严肃的姐姐，她已经习惯了姐姐的脾气，

调皮的她，还是斜着眼问道。

『我只知道，老师要我们快点赶到布克尔跟其他人会合，其他事我们不要猜、也不要管…‘赛拉手上拿出腰际

的一柄短笛般七孔钜箫，那是一根可以吹出魔法，跟金针暗器的宝物。

而丽芙背上的武器，是两柄像失去握把的镰刀，没有握柄，只有一块横刃，成倒T 型握在手心，弯刀柄像由食

指跟中指间，露出来的凶器，宛如螳螂，两件宝物都有孔，透着风会发出铃当般的响声。

这两件是圣明王的得意武器，他让自己的弟子，各自学成他的不世绝学，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佩服，他不但武

艺、术法、咒术样样精通，弟子们也都是该项之佼楚。

『真是的…赛拉，你干麻这么死板…就不能感受一下…想想，当年的迪卡波王子是何等的英姿吗？那不知道有

多帅气，只不过三两下，就手刃了那恶魔之子，如果我生在那时候，一定也是个大将，这里百年多以前，可也是座

壮观的大城ㄝ…‘丽芙夸张的比划着。

她嘴里说的，是一百年多年前，杀人王儿子，伊丹。凯楠的故事，在整个大陆上，凯楠，是最邪恶的名字，不

准被任何人提起。

她们脑中耳熟能详的，都是王朝记录下来的历史，当然也就不知道，当年迪卡波王子，是如何对着伊丹跪地求

饶…这里是大陆的东方，与鬼魅出没的南方死域相隔一大段距离，不过，这里，却曾经是人间恶魔之子：伊丹的发

源地。

『好了，不用再说了，再不快点，天就要黑了，丽芙…你在干什么？‘赛拉皱着眉，希望快步的离开这片让人

不舒服的土地，突然，他看到自己的妹妹，似乎发现了什么似的。

『赛拉！你看，这里有块地塌下去了，好大一个洞啊！‘丽芙大声的叫嚷着，像看到宝一样，跟姐姐的沉稳不

同，她，十六岁，武艺精湛，只掌＂明月轮＂的倒螳螂弯刀，快如闪电。

但，可还是调皮捣蛋鬼一个。

『傻妹妹…地隆不隆冬关你什事…这里本来就是废墟…快点走，不然，等会就留你一个人在这…‘赛拉有些不

耐，手上七孔钜兵器，嘤嘤的响个不停，让她有些心烦与不好预感。

『小气赛拉！怕什么？哼…人家是告诉你，说不定，这里还可以找到宝物喔！‘『你看…这下面一大片的凹地

…搞不好是个兵器室…’丽芙天真的看着黑不见底的窟窿地，她隐隐看到晶亮的反光，以为是件兵器。

虽然她也感到有一丝不舒服的秽气，但自小，她们姊妹，是被圣明王：左斯，一手带大，见过的场面自然也多

了，最算有什邪物，也侵不了她们姊妹的身。

左斯是法教会，这块大陆上唯一的宗教，法教会教宗的亲弟弟，因为当年争不到教宗的位置，自封圣明王，远

避是非、洁身修名，调教弟子十一人，有现出名号的，在大陆上都是名威一时的豪杰，因此，他让这两个刚学成的

女弟子，到布克尔去历练历练。

『小笨蛋…你可要小心…啊！！‘赛拉正要警告自己妹妹太靠近洞口，没想到，话还没说完，丽芙脚下的地板

土块就滑了下去，她一看不得了，对着洞叫了几声。

『丽芙…丽芙！你没事吧，丽芙…！！‘在确定妹妹没事后，跟着系好佩箫，拿出打火石，烧了块破布绕木材，

因找不到可当绳索的物体，只好先下去再说…一个敏捷身手，跳了下去。

『啊！…好痛…该死的臭地板…真该死…‘虽然丽芙摔了下去，还好地层不高，稍微碰撞地面一瞬，她便立刻

弹了开，滚两圈把摔力泄开，挂背上的弯刀砰然由背上翻出到手心，以只臂螳螂姿态保护自己，身手算比姐姐还矫

健，不过其实这一摔，摔起来一点都不疼，地板好像脆饼一般，不知何物堆高了，散落满地。

没多久，丽芙收起弯刀，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等姐姐下来。

『啊！好臭…赛拉…‘丽芙捏住鼻子，刚刚由上头看到的一团烟雾，直到现在掉了下来，才闻道，很浓，很腥

的腐臭瘴气，随后赛拉也跳了下来，手上的火先烧开瘴气，然后，她们才缓缓的看清这四周。

『这…这里是…好像…啊！！赛拉！‘丽芙高声的尖叫出来，死命的抱着塞拉，因为，她看到了，自己正踩在

一片骷髅堆的上面。

『啊！啊！好讨厌的地方…赛拉…‘她立刻跳到没有枯骨的地方，跟沉着的姐姐不同，这个小妹尽管杀妖魔眼

可以眨都不眨一下，但看到满堆的死尸枯骨，还是忍不住，流露出跟小女孩一样的惧意。

『嗯…这里应该是当初埋死尸的地方…看起来却像一座地牢…‘赛拉忍住自己的恐惧与慌张，毕竟妹妹还靠着

自己保护，她很快的端详着出口位置，由地上的光影看来，原来不是刀械，而是一条一条，粗大的铁炼。

『唔…赛拉…我们快离开这吧…好可怕喔…‘丽芙半秒钟都不想呆在这，不仅空气污浊，气息也充满了死味。

『笨蛋…干掉骷髅兵都不怕，看到倒在地上的枯骨却吓成这样…哼！‘她们姊妹其实遇见的妖魔并不多，所杀

过的，尽是些左斯抓来的小妖，因此，第一次深陷在骨堆中，还是不由的心生害怕，只是当姐姐的，必须担负起照

顾妹妹的责任，缓了缓情绪，坚强起来。

『不一样…不一样眉…赛拉…我们快走吧…‘丽芙将头塞在姐姐的背后，只敢斜着眼看，她一秒钟都不想多呆

在这遍地的白骨堆里，脚上微微颤抖着，而身为姐姐的，只好牵着她专心寻找出口。

『唉…这里的铁牢，门扣虽然都锈蚀掉了，出口缝却被沙堆堵住，看来那边也不见的有出路。‘赛拉本打定妹

妹手上有无坚不催的神兵，但盘查、思量许久，试了所有可以出地牢的方式，依然无效，眼尖的赛拉，想了一会，

打算利用地上的铁炼…『等…等等…你看！’赛拉首先发现了一处异状。

这狭窄的地牢里，只有地上铐着一具的干尸，其他尸体像都是由上面被丢到这坑里的，好像是处理尸体的掩埋

坑。

『旁边的铁炼是空的…只有一具…不对！‘赛拉突然紧张起来，腰际上的七孔钜箫，刷然一声飞奔的掌心，七

个孔，对着尸体…『赛拉！？’惊吓中的丽芙，也机伶的刷出两轮白月般的弯刀，看着自己姐姐，虽然，她不知道

发生何事。

『这尸体有诡异的味道，似妖非妖…气息很弱…但这坑内应该有上百年…你看，尸骨腐烂的程度…但，只有那

具尸体，一直都没有腐化！‘赛拉眼尖，发现了这个怪异的地方，一旁紧张的小妹丽芙，也不多说，嘤的两声清脆

响声，手上的两轮白月，刷的一瞬，已经破开那具尸体。

『等…等…！‘赛拉才叫了出来，那尸体几乎是被爆开成数十块，她知道自己妹妹的杰作，却没想她这么鲁莽。

『唉啊！‘接着丽芙呼叫了一声，右手食指上，溢出了些鲜血，原来是密室里太狭小，弯刀碰到地板回弹时，

力道过大，不小心画了一条伤口。

『叫你小心一点都不听，这般小的密室，根本不适合使用＂明月轮＂，你偏不听…‘这只轮弯刀的威力极大，

近可攻、远可击，寻常兵器铿铛的几声，都可能断成数截，甩出的力道当然也不小，如果没有熟练技巧与适当距离，

很容易会严重反伤自己。

『唉啊…很痛…人家怎知道，你说了有危险，做妹妹当然帮你啊…‘丽芙咬着下唇，一付委屈不已的模样。

『我要叫你小心，哪有说危险…‘赛拉看着妹妹俏脸上，嘴巴嘟的高高的，忍不住念了几句。

『我看看…哼…一点小伤还唉啊唉的乱叫…‘赛拉看了一下，只是划破皮，一点小伤而已，还好，所幸这妹子

练了十年的弯刀，虽然密室失准，却也没啥大碍。

『很痛ㄝ！人家为了你才受伤，也不会说句好听的，哼！死板…‘丽芙正发嗔，一面包扎，滴滴鲜血却流到的

刀柄上，赛拉没理会她，看着破烂掉的尸首，心理嘀咕着。

『我原本要你砍掉的是铁炼，这尸首很是古怪，不过既然已经躺了这么久，就不要理会，继续赶我们的路就好，

为何要平白惹些事端？‘姐姐皱着眉，看着散开一地的尸体，喃喃自语。

『我咚！笨蛋赛拉，那麻烦你以后别没事大呼小叫，会吓死人ㄝ！‘丽芙敲了敲自己头，满头肿大般无奈说道，

这姐姐太小心、古怪，总让她摸不着在想什。

『别吵…‘姐姐顿时又凝重了起来，这下丽芙就没理她，还在一旁唠叨着。

地面上爆烂的腐块中，冒出一阵阵更腥臭的酸味，不是尸体的，而是来自刚才被只刀炸开的肉团内，丽芙见状，

也连忙翻出只轮，不敢大意。

『明光金针！‘赛拉嘶的一声，箫内激射出金针，并全数击在一团正在蠕动的肉块团上，没多久，动作停止了。

『这…那…是什东西啊？一扭一扭的…好像虫子…‘丽芙担心的问道，跟着姐姐后面，一步一步的靠近去看。

『啊！‘只见腐肉团中，有一团长像男人淫具的肉块，干瘪的抖动着，漆黑、干涩、但却比正常男人都还粗大，

金针全数打在上面。

『这是什么淫物，哼！‘丽芙羞红了脸，看了就有气，话也不多说，手上喀喳一声，将它削成了两段，淫物却

没有喷出血，反到这一瞬间，丽芙没注意到，自己滴在弯刀上的鲜血，迅速被吸干。

两少女看着那淫邪的东西，动也不动，空气中的怪气息似乎消失了，料想是未成形的小魔物，也没多花心思，

但与那丑陋东西同在一室，实在不好受，加上丽芙也害怕呆在这，因此她们要尽快的砍断所有链条，结成够长的绳

索，才能爬上去。

『呀！？‘妹妹转过头去看。

『你干麻？傻妹妹？‘一边结铁炼的姐姐，看着突然转头的妹妹。

『没有，我只是想说那鬼东西有没有再动…一动也不动，有时怪可怕的…‘妹妹伸了伸舌头，看着没有反应的

尸块，有点担心跟俏皮的说道。

『笨小鸭，再不快点，等会你就得留在这，丫丫丫的呱叫！‘姐姐突然一改严肃的口吻，自己倒也笑了出来，

也许是就要结好绳链，感觉也轻松许多。

『真是…笨蛋赛拉，你说的一点都不好笑…厘…‘丽芙吐了吐舌头，做个鬼脸，这才一面帮忙捆绳节长，先前

的恐惧，降却了不少，但很快的遍地枯骨，就像在催促她们，赶快做完离开一般。

当她们结好了链绳，就将火把丢在地上，铁绳抛了上去，试拉许久没问题后，才相继准备上去。

她们都没有发现，当她们正兴奋可以离开时，地上的两段腐肉块，缓缓的结合着，削在上头的刀痕…密合，金

针一根一根的被突起、慢慢掉落…完全不露出半点声响…有许多的妖力与邪术，是她们两个十几来岁的少女，所想

像不到的…这块淫邪的魔茎，很快的，将自己断截处接合了，茎皮上头的针孔、伤痕，也一一绷紧密合，并且让自

己缩小…他散发的强烈妖气被隐闭着。

并不是两姊妹感应能力失常，而是当魔茎吸过人血后，就由深沉无尽的冬眠中，苏醒过来。

魔物进入冬眠时，感官还是活动的，尽管，两少女还在上头时，他就已经感应到了…没想到，金针与弯刀划开

了他受邪姬的＂封印＂，并且…让他吸收到了鲜血…是的…命运之扉…终于开启了……很快，魔茎也知道自己处境

的危险，因此它将自己茎肉上强大的妖气隐藏起来，这是邪后＂羽邪姬＂的秘招，也是当年她们可以逃到绿鬼森林

的保命招数。

邪后为了怕吸过她们所有魔气的＂玩具＂反弑，因此在这魔茎上，施了一层咒术，除非圣灵、神兵之类的法器，

才可破咒，否则，魔茎不但无法像其他魔物般，伸出异魔的触手、施展妖力，也更不能任意活动、变形。

简单说，妖女们让他存活的目的，只为变成一具会动的淫具！

如今破邪金针与弯刀除灭了茎皮上的咒术，刀柄上吸取了处女鲜血，它，就要破胎重生了…腐尸魔茎，缓缓的

移动着，她们两人自恃圣明王的传人，不信有任何魔物逃的过她们的感应能力，就这样…魔茎一点一点接近，等待

…就在赛拉爬到了上头，准备好接应妹妹的时候，晃动的光影，似乎可以看到，妹妹的脚上好似粘着什么东西…『

丽芙…你，你有没有觉得脚被什东西黏住了？或者身上有哪不对劲的？‘赛拉看着上来后的妹妹，担忧的问道。

『没有啊？姐，你看到什么了啊？‘丽芙一听反倒担心起自己，她自己前看后看的仔细检查只脚，都好好，一

点缺角也没有。

『嗯…没事就好…‘赛拉松了口气，好似鬼洞走一遭，心情压力大不少，出了洞，两姊妹喘几口气，舒舒身，

已经太阳要下山了，必须加快脚程赶路。

『我们也算做了件好事…那鬼东西搞不好是个祸胎，不过还没成形就被我们除掉了…‘丽芙才一脱险境，就大

笔划的好像讲述自己功绩一样，比手画脚不停。

『你少贫嘴了，要不是你没事蹲在那乱看，我们会拖延这么久时间吗？你看已经要天黑了，今天是见不到城主

了…‘赛拉数落了几声，心理盘算着接下来该如何做。

『丽芙想捡个宝物给你眉…想不到宝物没捞到…恶心的东西倒看不少…‘

一旁丽芙不自主打个哆索，想起刚刚那鬼地方，真想马上冲到布尔格城，好好洗个澡，去去秽气，一边已经不

敢再对自己姐姐开什玩笑…第三回失控魔手作者：marcyu『好累喔…我连洗澡的力气也没有…‘丽芙自进到城内，

两手摊开，见了旅馆里的床，就马上累倒在舒适的白棉布上。

『起来，丽芙…快点将身体洗干净，明天一早，我们还要拜会这座城的城主呢…‘原本赛拉她们要赶着进宫殿，

但一来夜色已晚，女孩子家不方便三更半夜拜会人家，只好先找地方打尖歇息，明早再与其他宾客一同晋见城主。

『我已经没力了…别催我…‘丽芙本来一路上嚷嚷着要洗澡的，想不到一进门，就已累到浑身无力，似乎有些

怪异。

『不行…你快点去洗澡…‘洗完澡的赛拉，强拉着妹妹的手腕，半推半送的把这懒鬼推进了浴室。

『丽芙？…‘突然，赛拉发现，丽芙的背部，那卸下弯刀的白衣衫里面，肌肤上好像有一团肉球般的黑影，但

丽芙没听到她的叫声，就关上了浴室门，赛拉心理有些嘀咕，以自己的感应能力搜寻看看，一无反应，只道自己看

错，躺在床上，不多久便睡着，因为她也已经累了一整天。

浴缸内的水，赛拉已经放满，这浴间里只有一个浴缸、一面台，其他什么也没有。

不知怎么，全身酸软无力的丽芙，只能勉强脱去衣服，人就像栽进浴缸一样，舒服的泡着热水澡。

『好舒服…累了一天，泡澡最舒服，还可以躺着什么事都不用干…‘丽芙平躺着，舒适的卧在温热的水缸里，

享受一天最松弛的时刻。

她没有注意到，有一件东西，由那鬼坑洞里出来后，就一直黏在她的背上，像血蛭一样，不停的吸着她的血…

这块缩成像肉团般的血块，有着另一种魔力，不但会吸附、还会阻断人类局部的触觉神经，像血蛭一般，让人毫无

知觉下，被吸附着。

『嗯……‘丽芙舒适的躺着，很快，舒适的享受，让她的神经松弛，渐渐进入梦乡…肉块血蛭…逐渐由她的背

部上往下游走，跟蜗牛滑动一样，缓缓的、慢慢的…游到了重要的洞口…『啊！！’丽芙尖叫了一声，熟睡的赛拉，

立刻被那句清脆的声响吵醒。

『怎？？丽芙！你怎了？要不要紧？？‘赛拉担心的敲着浴室的门，忧心的问道。

『啊…没…没什么拉…‘丽芙断断续续的回答着，似乎有点异样。

『丽芙？？‘赛拉又一次的问道。

『只…只是睡一觉…在水缸内滑了一跤…‘丽芙不好意思的说道。

『嗯！？小懒鬼…洗完了就快出来，在里面会着凉的…‘赛拉像松了口气的笑骂道，再听听，没什动静，才安

心的躺回自己的床上。

其实，丽芙是真的滑了一跤，不过是睡着后，下体像被什东西刺了进去，突然惊吓才滑下去，她立刻紧张的跳

起身来，尽管浑身湿淋淋的，她还是上上下下，每一个地方都检查一遍，那种全身吓醒到起鸡皮疙瘩的感觉，还真

不好受。

不过，好像都没怎样，本来手想伸进那里拨开看看，不过强烈羞耻让她一触碰到阴唇的里面，勾没几下，就立

刻伸了出来。

（好像…没有怎样麻…）丽芙由外表端详着自己的私处，看了许久，好像都没有什异样，除了水缸里，有一些

细细的，正化开的血丝…（难道是…经期到了？不对啊…）丽芙想了想，不自觉有些害怕，不过最要紧身体没事就

好，四周感应不到任何异样的气息，勉强宽了宽心，她快步围起浴巾，换上舒服的睡衣，赶快睡觉才好。

赛拉是没多久就睡着了，丽芙却辗转翻滚好久才昏昏沉沉的睡去。

睡梦中，丽芙梦到了一个高大的男人，爱抚着自己的身体，自己…就这样任由他的抚慰，很舒服的感觉…他的

手，缓缓的滑过丽芙的胸口，挑逗着她那雄伟的只峰，爱舔着豆子般的乳头，一手则在她的肚子上游走、摸索，慢

慢的、轻柔的往下体抚摸…丽芙不知道为什自己没有反抗，也没去意识到，因为…那是属于浑浑然、飘飘然的梦境

里。

男人的一切动作…美极了…她太累了，一切都是那么的舒服，她的只手，似乎还不知道，身在哪里。

她闭起眼睛享受着，微微酥麻又兴奋的感觉，皮肤都已经敏感的竖立起来，她，认不出是真是假，不过，那都

不所谓…渐渐，她觉得下体的手指，越来越不安分…不断的挑弄未尝过禁果的蜜洞口，忽进忽出…穴内，似乎被挑

逗到就要氾滥了。

（不…不要…）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让丽芙在舒适中，也产生一丝羞耻与恐惧，她想伸手去拨开，却不知道，

自己的只手在哪…越来…手越大胆，甚至…渐渐的，她觉得，下体愈来愈湿，蜜液好似在里面，已经像洪水般要奔

流出来，挑弄中的魔手，仍不断摩擦、勾引着…突然，下体那整只手上的五根手指，就好像融合成一条淫柱，就这

样长长的插了进细嫩的小肉穴，已经充分湿润的骚穴。

丽芙再也忍不住的张开眼，她想伸手去档开那一对魔手，但，自己的只手却不知道在哪。

接着，另一只魔手也变成了淫柱，不断的往她的嘴里深入、套弄，她，正在被妖魔强暴着。

『啊！啊！！‘忍不住异样的触感，让她翻了起身来，竟然，她发现了，这只魔手，竟然就是自己的！！

（呜！呜！）男人不知道何时消失了，眼前的景象，她正在被自己的一只手，疯狂的捣弄着，尽管她死命的摇

晃、摆脱，都无法控制这对失序的手臂…（救…救命阿！姐…赛拉！救…）不管丽芙如何呼喊，梦，似乎就是醒不

过来，自己死命挣扎，赛拉依然好好的平躺在那，越来变的越像真实的梦…正在袭击着毫无反抗能力的神女。

任凭学成什么样的绝世武功…也没有人，可以跟自己的一只手对抗！！

变成淫根般的魔手，肆无忌惮的享受她的朱唇，接着抽出，对着她的脸喷洒出大量黏泌的绿色液体，牵着丝丝

的黏液，像在替她化妆，不断的滑过她娇嫩的脸颊。

另一根，很快的也喷洒出浓稠的绿液，对着两片被撑开的阴唇，不断厮磨着，像似要将溢出来的邪液，再塞进

去，不断的摩擦、摩擦…（救…救命…妖…妖魔…赛拉…！）丽芙死命的呼喊着，声音就要喊破喉咙一般，但自己

的姐姐，外面的世界…好像都没有人听到一样，如果是梦，感觉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丽芙不停的摇头、摆臀，可是都没能躲的了这只淫手的侵袭，她这时多么悔恨自己，空有一身武艺，明月轮就

摆在床边，可，一点用处也没有。

她的身体内，很快的积蓄了强烈的快感，尽管，她一点都不愿意…肉体，很直接的回应着。

她的大腿不再死命夹紧，虽然夹再紧还是档不了淫手的袭击，但，长时间的抽插，她，很自然的张开只脚，甚

至脚尖挺的高高的，让淫物更深到里面一些。

嘴巴里的恶心黏液，出乎意料，似乎不怎么难闻，有些酸酸的苦意，第一次尝到，是十分羞耻与惊怒，并且咳

嗽的呕出来，但随着量喷的越来越多，巨量的绿淫液也麻痹了她的味蕾，她开始主动将那液体一一的喝进去…越喝

…身体越觉得火热…不知道淫邪的游戏进行了多久，丽芙只觉得肉体内的淫欲，已经累积到要爆炸了一般，再也忍

受不了，全身寒毛竖立，神经绷到极点，上下的两口是发泄的出口，她，再也不能离开这只手的滋味！！

（再…再…快一点…再…就要…快…）两根魔茎，在丽芙最高潮的顶点，就此裹足不前，似乎越来越疲惫一般

的放慢＂滑动＂速度，完全湿润的穴口，早已经没有任何阻碍的，可以大力插拔，现在，丽芙的意识已经模糊到，

只剩下肉欲的地步了。

（再…再来…还要啊！还要…）就在丽芙快要发泄的这同时，两根淫柱刷的一声，就抽了出来，挺挺的抖动着，

像似在嘲笑她，已经跟个淫妇没有啥分别。

（啊！！不要啊！快…快给我！…）如果这时丽芙可以控制自己的手，她一定会死命的再将它们插回去…就算

插穿自己都无所谓！！

（当我的奴隶…女人…当我的奴隶…）一股莫名的声音，竟然像是由丽芙的肚子里发出，沙哑而带有威严的命

令语气。

（嗯！？…）丽芙愣了半响。

（不！不…）虽然丽芙在淫欲的靡流中不断来回着，但，这句话，是绝对不可能被正义的使徒、圣明王的得意

女弟子所接受。

（呵呵呵…很活泼的女人…都这么需要…还撑的住…）那声音说完，丽芙的两只手，就像受它指挥一样，立刻

伸到丽芙的面前，只臂并排，竟…只手交叉，逐渐融合变化成一根更巨大的淫物！！

（啊！！不要…啊…！）丽芙彻底被吓坏了，就算眼前转化中的魔物，不是自己的一只手，但，那付邪恶的模

样，是她这辈子没见过的可怕变化！！

（嘿嘿……你注定是要被我控制的，你看…你这只手已经是我的了…如果你乖一点，我可以让你少一点痛苦…

咭咭咭）那股邪恶的声音，依然不断的说着，两手变成的淫物，已经转化成形，不断的扭曲蠕动着。

（再问一次…你…愿不愿意乖乖的，变成我的仆人…）变成巨大的淫物触手，湿滑滑的，不断滑动在刺激不已

的阴蒂上，阴唇里的蜜液，几乎要喷出来一样的恐怖。

（不！！）丽芙用尽她最后的意识这样说道，圣明王多年的教诲，让她宁死也不对恶魔屈服，尽管，她的肉体

已经沉溺、需要那超然的快感，她，还是说不出来…（很好…咭咭…我喜欢你这样的小妞…那就好好享受，我带给

你的地狱快感吧！哈哈哈！！）声音一毕，巨茎竟然立刻就插入那根本容纳不了的下体，剧烈的程度，几乎会让下

部的骨盘完全碎裂！！

『啊…！！‘丽芙直觉自己会死的，她嘶吼的一声凄厉叫声，那应该是痛彻心悱的感受…但，却不会痛…下体，

好像是个无底洞，一切，突然消失不见。

『丽芙！丽芙！‘赛拉死命的摇晃丽芙，一清晨，看着自己妹妹满身大汗说梦话，心急不已。

『嗯…？‘失去痛觉、一切神经的丽芙，脑子突然乱成一团，沉沉的脑袋里，就好像刚睡醒那样模糊…『嗯…

赛…赛拉……’丽芙声音像蚊子般的回应，脑中一切，好像退了不少，记忆，有些模糊…尽管，刚刚的一切，就好

比真实、还要真实。

『你怎么了？一大清早喊着：不要…不要的，作恶梦了？‘赛拉柔声的问道，跟昨日不同，毕竟自己的亲妹妹，

看着她浑浑噩噩的难受模样，也凶不起来。

『嗯…我头好晕欧…丽芙…好口渴…‘迷糊中，丽芙有些渴，撒娇的对着这个总是照顾自己的好大姐说道，自

己看一看床单上，湿了好一大片，不禁才讶异过来。

『好了…没事了，大概第一次住外面还不能适应，慢慢你会习惯…‘赛拉的安慰没有什用意，但＂习惯＂两个

字，却让丽芙不由自主，竟感到害怕。

她依稀都还记得梦中的一切，但，尽管那感觉太真实了些，不过，还好，那真的只是梦…赛拉走到了楼下，准

备盛杯水给丽芙喝，丽芙等姐姐走了，才掀开床单。

『啊！…‘她不敢相信的看到…自己…竟然流了满满一大片的淫液。

梦中的景象又一次浮现！她吓呆了！

她忍住了羞耻，秉住呼吸，真的就将两根玉指，深深的插入还湿润、温热的小嫩穴里，伸到再也勾不到为止…

她转阿转的勾动着…内心无比担心、恐惧。

『还…还好…‘丽芙用力的嘘了一口气，没，没有任何异物…那，昨天…到底是什么？？

『丽芙…丽芙！你在想什么？‘就在丽芙还满心疑惑发呆时，赛拉已经盛好水，递给了她，一直叫唤到第三次，

她才反应过来。

『…喔…没有…没事…‘丽芙低声的说着，迷团…不解的怪梦…＂淫梦＂。

这种事绝不可能跟任何人讲的，也不会把这样羞耻的事牢牢记住…越快忘记越好…『没事就好，好了，换上衣

物，把你的宝贝刀擦亮点，我们等会就准备进宫去…‘赛拉一面整理自己的衣物，一面看着还发呆的丽芙，不忍责

骂的交代几声，就要出发。

肚子里的声音，最后那一句：地狱般的快感…还不断的回荡在女孩的脑海里。

既然知道那只是梦…丽芙，不能自主的，心中，似乎还有一些些、一丝丝的期待，再一次享受那种异样的快感

……她没注意，从昨天晚上开始，她的下体，那泊泊流出的淫水，就再也没停过…第四回迷失灵魂这是一个被魔

法的环绕的年代，自从第一任迪卡波王：方德，另立了新教，法教会后，魔法大行其道，肉博战斗，几成了附属的

技能，而为了要消灭魔力下的产物，" 妖魔" ，人类开始专研许许多多特异的术法、咒语，除了消灭恶魔，一方面

也用它来保卫自己的城邦。

迪卡波的盛世，在这混乱大陆上，只维持短短的四十多年，不过，尽管自私、相残的人类，为了抵御日益壮大

的魔族，还是勉强分成了三股强大的势力，其中，以迪卡波城邦首都：帕什格尔特城为领导的法教会，取代了百年

前的圣明教会，担任除魔的先驱与精神象征。

然而，跟百年前的景况相比，却大有不同…恶魔，毕竟是魔力下的产物…当年因为禁用所有法术、咒术，以最

单纯的圣光伏魔，才是最直接、快速的。

而在魔法的城邦中，起初，法术也是很有效的灭魔方式。但…渐渐的，数十年下来，这些恶魔已经产生了很多

的变体…变得十分顽强…甚至，魔力繁盛的程度，不比人类来的差…布尔格城，这位处大陆边陲，多年来因与魔兵

鬼域相隔甚远的地方，景象一片繁荣，原本不被重视的蛮荒小城，在几任城主的苦心经营下，已经变成边疆的一座

大城市，并且，它也是隶属在迪卡波邦联中，主要收入、进贡的财源之一。

现任的壮年城主，对于每每要进贡这么多的财税，早已深恶痛绝，唯自己毕竟位地偏远，兵力与人才皆不足，

因此，胸怀大志的布尔格城主，近年来一直不断招兵买马、广延人才，大有将邻近小城，一统为新王朝之势。

赛拉与丽芙，虽是城主延揽来的贵宾，其实，布尔格城主想延揽的，却是圣明王，只是这左斯也非等闲，这般

轻易可以入揽的到，只没想，今次，竟叫了两名初出茅庐的女弟子来，让大好喜功的城主，有些不是滋味。

『贤侄女…你…你们都长这么大了…真是…很好，很好…来，克尔巴，快让两位贵客上座！‘原本生暗气的布

尔格城主，在见了，竟是两位妙龄少女后，出乎意料的亲切问候着，多年前，他曾亲去圣明王处所招揽，那时就曾

见过她们，没想到，今次再见，小孩已经活脱像个大美人了。

尤其是妹妹…浑身火热丰腴的膧体，让这好色的城主，本来还有些生气，一见来的是两位美人，竟亲自下了台

阶，抚告一番。

接着，很快，这几天的宾客们一一都来到了大厅，这分坐的两旁，虽依尊卑地位次排，但两姊妹还是被排在前

头，等一坐定，城主竟预告大家，今天刚好有位嘉宾经过，要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

没多久，大厅的众人，有的，奉承城主功韬武略、过会有人主动献上宝物，一时间好不热闹，而与厅旁那群肃

穆、奉命护卫的百人大队，有很强烈的对比。

这些阿谀奉承的话语，当然引不起两个姑娘家的兴趣，只见赛拉左顾右盼，似乎想要快点结束离开这。

『丽芙…你看，这座城盖的多壮观…置顶的，还是一幅天使朝圣图…‘赛拉指着屋顶的玻璃装饰说道，她是个

内敛的人，原本不会这样多话，只是看着妹妹由进宫后，就一直只眼无神、毫无过往调皮使蛮的模样，不住找些话

题试探道。

『喔…‘丽芙依然没有太大反应…甚至，连抬头都不愿意，她的手…一直都放在裙子上，似乎不知哪不舒服的，

猛流汗。

『丽芙…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赛拉有些担忧的问道。

『嗯…没事…‘

『赛拉…你的水给我…‘丽芙已经喝完了自己杯中的水，伸手去拿赛拉桌台上的。

她不知怎搞的，整天都觉得很口渴，可能是昨晚的恶梦，让她流的满身是汗，但，越是流汗，尿意也越浓，她

很快的起身要去如厕。

『我陪你去…‘赛拉也起了身，她有些话想问问，这心事重重的妹子。

『不…不用了…‘丽芙语气中有些怪异，不过她很快就飞奔而去，赛拉本已起身，要跟妹妹一同，这时城主却

说话了。

『圣明王的爱徒…赛拉侄女，你们来了这许久，还没空向各位英雄自我介绍呢…‘城主的话中，竟柔了很多，

霸气减了少许，像要提携这两位后进，其实，明眼的心腹们都知道，这好色的城主，准是对这貌美如花的两姊妹，

产生兴趣，说不得正想办法要留她们给…尤其…他对越年轻的少女，越有" 性" 趣…『各位好…我叫赛拉，是圣明

王…’赛拉不得已，转过身自我介绍着，一头也顾不的再追自己妹妹去。

她没有注意到…自己妹妹所坐的纯白大理石椅上，还留有擦拭过，一丝一丝干掉的爱液痕迹。

丽芙飞快的奔进，离皇宫有段距离的行厕，没有理会一旁的仕女，直接就冲进宽广的大房间，皇宫的一切果然

不简单，小小的厕所…却要是比寻常人房间大三倍。

这内间里摆饰豪华，除了华丽的便具外，竟还有面水银镜，足有整面墙一样宽，半身镜面，在如厕时，还可以

看见镜中人自己的上半身，十分奇特。

她不知道…这房间虽是一般毛厕，却也是这好色城主，玩弄、折磨幼女的好地方，皇宫内像这样的地方还很多，

因此…只要扣上了门，外面…是绝对难以听闻到半点声音的。

『奇…奇怪…‘丽芙看准位置，便拉起下身白色的薄衬裤，只见，细薄的丝裤带上，早已经湿润不堪，下体两

片火红的烫唇，竟变的异常的肥大，而且敏感…『怎…怎会这样…啊…’丽芙立刻伸手去抚摸两片大阴唇，好像解

脱一般，处女的私处，原本细嫩稚小的地方…不知怎么的，由早上开始就不停的搔痒…想爱抚…外观也变的异常肿

胀。

『啊…好痒…好想要…‘丽芙已经紧绷一整个早上，似乎由醒来后，就一直觉得穴壁内有着阵阵的搔痒，可偏

偏自己又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自慰起来，几次都想找机会去行厕，但…还是一直忍了下来…『都是那淫梦惹的祸！！

’丽芙一面心理暗骂道，却也表示，那景象…依然挥之不去。

她只要一坐下，就会忍不住自己暗暗挺着腰部，试图绷紧薄丝衬裤，或努力的磨擦坐椅…想尽量让阴部产生些

快感，她多么想把指头伸了进去，只是，害怕被看出来的心境与大厅这样的场面，让她心理、身体，都难受极了。

尤其当赛拉问她话时，就像自己被完全暴露出来一般，紧压下体的手立即拿开，一只一只上千只的眼睛，都好

似投射过来一样，心理难受极了，满脸涨红的，随时都想逃开，但，私处却好像…变的…更加湿润…『啊…欧…还

要…还要在深…深一点…‘为了寻求解脱，玉手，再也不管什丢不丢脸，自己一人，没有别的无关紧要的眼神注视，

她，放松心情，死命的去处碰小穴里面深处的Ｇ点…她就这样，一直的抚弄着…没有人窥看的大白镜前…愉悦、羞

赧、快速的，一步步，靠自己…得到几次高潮…无意间…她看到镜子前的自己，那张漂亮、稚嫩的雪白脸蛋…阵阵

高潮时，泛红、颤抖着…似乎，嘴角般，有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微笑…丽芙另一只爱抚左乳上的玉手，不由自主的抚

摸了一下滚烫的腮梆子…一切…好像美极了，就如镜子里面一般…不！那张邪恶的淫笑嘴脸…并不是自己的表情！！

『啊！！‘接着，当丽芙看见自己那左手，不听指挥的伸进嘴巴里时，几乎像掉进深渊一样，浑身冰冷，寒毛

直竖！

她极力想指挥手指，却好像血液流不进手臂似的，感觉僵硬，而诡异的手指，竟然像个有自我意识的动物，灵

活、巧妙的玩弄着她的小嘴，要将所有手指弄湿一般。

『咿啊！！‘丽芙惊声的尖叫出来，喉咙就像要吼叫出尖锐的嘶喊声，但手却很快的捂住自己嘴巴，让她没办

法发出太大的声响，仅能隐隐发出低沉的闷声与呻吟。

（你…你！…是真的…！）丽芙全身不住颤抖着，她害怕，从来没有过的恐惧感，正侵袭着无助的少女。

（嘿嘿…你流了这么大量的淫液…把我给吵醒……咭咭…）体内恶魔般的声音，就像直接传入了丽芙的大脑…

只手被捂住的她，看起来像被自己抵住了似，一边呻吟、一面却手淫…（不…不！）失控的只手，与逐渐无力的脸

部肌肉，让她发不出太大的声响。

（真淫乱…你从昨晚到现在…已经泄了十几次了，却还不能满足…）恶魔控制她的右手，伸出那，深插在湿润

骚穴中的手指，在丽芙眼潜前摇晃…五个指尖上…都布满了粘粘晶莹的淫液…一丝一丝的，十分猥亵。

（唔！！呜！…呜…）丽芙极力的想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却没想到…现在…全身还有力气、知觉的火热地带…

就属下体的私处部位与胸部…（每当你泄身一次，吸收过你的精气后，我，就越能控制你的肉体…你看…）丽芙听

着那声音说道，接着，自己的身体…竟然…就站了起来，走向正前方的大镜子。

（看…咭咭…我…我已经能看到东西了…）她…惊讶的看着自己镜中那表情…完全…像另一个人的…那样陌生

…充满淫荡、妖艳的气息…正不住用自己的只手，爱抚这幅身躯。

（对…这才是你该有的表情…贱妇…你的嘴…现在也是我的了…呵…呵…）镜中的女人，呵呵的笑着，发出银

铃般的美声…但听在丽芙的耳里，却一点也不像自己的…（现在…该让你的身体…也好好的尝试看看…淫荡的快感

…）说着，恶魔就控制她的手，用力捏住小阴核与乳头…几乎要捏碎一般。

（啊！！）丽芙无法发出声音的吼叫着，剧烈的痛楚、却含带着强烈的刺激…让人兴奋的刺激…『看到你这副

淫乳…就让我想起那妖灵媚女那淫妇…‘这时，声音不再由肚子发出…显然，丽芙的嘴，也已经完全被控制了。

『不！不要！…‘被松开的嘴，虽然还能发出丽芙自己的声音，不过…却十分微弱…『就让你也吸收一点…妖

灵媚的魔气吧！哈哈哈…’突然间，体内的魔物，似乎释放出了大量的妖力，直接被丽芙的肉体吸收着，完全在妖

魔封锁妖气下，没有让任何人察觉出来…（啊！我…救命啊！！）丽芙失去了最后可以说话的机会，她…现在…完

全淫荡的表情、肉体正变态中，只手爱抚着会溢出奇特汁液的巨乳，还有…逐渐勃起的" 阴蒂" …吸收了魔茎释放

出来的妖力…少女不知道，自己的肉体，究竟会变成怎么样的地步…『咚！咚！咚！丽芙…你在里面吗‘门外的，

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可赛拉已经扯尽嗓门的大声呼喊着。

赛拉等了许久，仍不见妹妹回来，禁不住关心，她还是冲了过来一看究竟。

门内的恶魔，已经听到了微微的敲门声，一旁没停过的只手…已经挤出了满手的乳白蜜汁，套弄着喷发出阴蒂

精液的淫具…『你姊姊在叫你了…嘿嘿…今天晚上…再让你们姊妹俩…一起尝尝魔鬼般的快感…嗋、嘻嘻嘻！…‘

那恶魔，用丽芙的嘴，淫乱不堪的说道，一面发泄完精液后，用房内准备好的丝巾擦干丽芙的身体，对着镜子照了

照…忍不住又捏了几下巨乳…『没想到…女人的肉体是这么敏感…嘿嘿…以后…还要好好的玩弄几次…再让你吸收

些妖气…就差不多了…’恶魔似乎玩够了，先停手，要整理这幅身体的模样。

那恶魔端详镜子许久，像在欣赏着这幅肉体的美…这样美丽的生物…现在，完全的被自己所控制…犹如是他自

己一般，感觉真是奇特…『当女人…竟然这么舒服？‘恶魔慢慢的用指甲，划破少女的手腕…滴…轻轻的渗出一粒

粒血珠…痛…有痛觉…不过是很奇特的痛觉！

这表示，恶魔的神经血丝，现在，已经与少女合而为一了，恶魔般的触神经，没有被伤到前，就算是疼死人的

痛楚，对魔物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

现在，恶魔可以完全感受到，这少女感官、知觉上，所有感应到的快感…它…寄生在少女的体内，天性的妖力，

麻痹少女穴内的神经…仅能感受到穴壁丝丝搔痒的感觉，吸收人类精气后的魔茎，扑的…竟长出像神经一样细丝，

黏合在少女的体内，并替代、阻断了丽芙部分的神经，慢慢的，肉体的主导权，在魔茎的逐渐活跃下，被偷偷的取

代…已经差不多，门…缓缓的开启了…『丽…丽芙…‘已经在厕门外，站立、叫喊了好一段时间，看到丽芙后，却

让赛拉大为惊讶…当丽芙出来后，她，彷彿像换了一个人，全身散发出奇特妖媚的气息，犹如刚做爱过后的美感，

表露无疑的写在脸上…她…衣衫有些不整，衣服刚刚才干掉一般，像似不认识赛拉…直接的走回大厅去。

『丽…丽芙…等等我！‘赛拉几乎楞了很久，才快步的跟了上去，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重！

……大厅这时，台上多了一群人，只见城主正要介绍道。

『各位…让我们欢迎这位…英俊有为的少年，迪卡波王的爱子，爱德殿下…‘城主得意的嘴上说着，台下惊呼

与掌声一片。

这时…突然走出一名少女…第五回杀人魔王『你说什么！！‘突然一声惊雷般的响声，吓到了台阶上刚来的

众人，也惊动了所有贵宾场人们的目光，纷纷侧头过去看看，是谁，敢如此大胆。

这样的声音，竟是由一名少女发出，只见那身材姣好的女郎，目光却像野兽一样火红，只眼布满可怕的血丝，

面色诡异的说道，两三步踏了出桌椅，往迪卡波王子：艾德，方向走去。

『丽…丽芙？！‘赛拉瞪大眼睛，讶异的呼了出声来，她不敢相信的看着，自己那活泼好动的妹妹，现在，竟

然变成魔鬼般的可怕！她想拉住自己妹妹，丽芙却已走了出去，赛拉的身体，就这样，被那强烈的气势给镇住。

『我问你…你叫什么？？说！！‘少女直指着台上的艾德王子，她的神色异常，声音像是由她肚子里传出来一

样，丽芙浑身透出吓人般异样气息，非妖非神…表情上的气势有如一方霸主，镇住了宫殿内的所有人。

『妖…妖魔！！侍卫！‘在场的迪卡波侍卫队队长高喊了一声，所有艾德身旁的魔法护卫立刻靠了过来保护，

尽管这位魔法卫队长：科特比，根本也感应不出任何异样，机警过人的他，马上先保护自己主人再说。

说有妖魔…比起喝住少女，要来的有效多了。

这科特比，可是首都" 帕什格尔特城" 内数一数二的高手，法力超强，武艺身手也不凡，年纪轻轻的就拥有多

项傲人纪录，然而，他，也是个心机深沉的人。

２４岁的年纪，就被派任前线当都将军的副手，没想到他却自降两级，请任为小王子贴身侍卫长，他很了解，

按功绩，早有人排在他前面，但，要诱使一位蛮横可恶，但没什头脑的小家伙，要容易多了。

『你…你…是谁？‘台上的艾德王子，被少女那股可怕的气势给震住了，还差点脚软跌了一跤，生性蛮横懦弱、

娇生惯养的少年，还是头一次，被人这般威赫住。

『你叫迪卡波！？方德。迪卡波的儿子！！？‘那沙哑声音以吓人的口吻，又一次的喝道，一旁的布克尔城主

见自己请来的贵宾竟然变了样，事觉有异，立刻暗暗招了自己的卫队长，包围住已走到正厅中央的少女。

『这女人被附身了！快！包围起来…‘卫队长见卫士们已经布置差不多，立刻一声令下，准备一举先拿下这个

少女，城主心知，少女虽说是圣明王的女弟，但，相信眼下得先过了对小王子这关。

所有的卫队中，有大半为魔法术士，他们立刻吟唱起除魔的光明罩，将四周团团围住。

『不！快住手！丽芙！…‘一转眼间，赛拉就被团团的侍卫隔绝在外，担忧无比的她，急切的呼喊道，她不相

信自己妹妹被附身，但眼前丽芙这般模样，却又让她不得不信，现在，她只担心妹妹的安危。

『说！！方德是你的谁！！‘少女完全无视上百名武艺精湛的卫士包围，怒目直视着艾德，似乎由少年那幅模

样，隐隐可以认出些许，方德。迪卡波的影子。

『无理的妖魔…竟…竟敢直呼…我…我圣朝百年…开国…先祖名讳，来人啊…快…快给我拿下！‘艾德见那吓

人的女孩，已经渐渐被团团的围住，知道已经没有危险，才转了神过来，吞吞吐吐的，顺着科特比的口气说道。

『方德…方德他死了吗？？…已经过多久？‘那声音讶异的吼道，四下根本无人敢回应，接着他似乎想到什么，

继续说道。

『现在过了多久？已经几十年了？？哈…哈…哈！他死了？为什么可以死！！为什么不等我！！‘凄厉的嘶吼

声，有如猛兽的垂死一击，愤怒、悲凄、狂傲的气息，有如一股无形的炸弹，在空气中，毫无阻碍的爆裂开来，所

有接近的侍卫，不由自主的竟向后退了好几步。

大厅中的所有人，几乎都被这股霸王般气息感染，忍不住心中莫名恐慌，个个无不施法护身、或是亮出自己的

武器刀械，顿时间整个气氛像被冻结了一样。

『哈哈哈…老天为什么还让我活着…我要方德的命！！我要他不准死！！‘一股震动大地的声音，由少女的腹

中发出，像哭泣般的声响，阵阵不绝。

少女不再向前，侍卫竟然也不敢近她的身，就连城主也被那悲凄的霸气给镇住，只有科特比，口中不断喃喃念

着奇异的咒语，不知何时，术语化成一张光明的巨网，笼罩在丽芙头上，直直的覆盖下来。

『盖？来人！快上啊…‘一直到看到光线作成的巨网，布尔格城主才立刻反应过来，立即指挥手下要一拥而上，

但巨网一盖在丽芙的身上，竟然就直接的化成光点，四散开来。

『什…什么？‘科特比露出不敢相信的眼神，他的成名绝技从来还没失手过，原以为一记大功劳，想不到如此

高深的咒术施在少女的身上，竟然连解咒都不用，就四散而开，不攻自破。

丽芙的只眼还直视着艾德，身上的光点好像跟他无关一样，十分诡谲的气势。

（这…难道她已经练就最高的魔法？？她的模样看起来又不像拥有法术…为…为何全然无事？？）科特比不住

的思考着，他是眼下这些慌乱的羊群中，唯一还能冷静思考的几个。

在这个魔法繁盛的年代，却并无所谓，可以让魔法失效的秘术，更没有什生物，是完全不惧怕法术，只有" 息

息相克" 的术法，跟武功一样，有招就有破，绝无一招破尽天下术法，除非，这招，是天下唯一的，绝世大魔法。

科特比暗暗担忧着，一来对方毫无吟唱、念咒，即破了他的绝招，在他的脑袋中，除非少女也修练过，知道如

何解除他的法术，或以更强的魔法抵御，不然，是绝无可能除掉他所布施的光缚咒。

虽然光网失利，一拥而上的众人，大有扑倒丽芙之势，但看着像猛虎一般气势的女子，人人其实内心惶惶，几

个比较胆大的壮汉，真收下剑，正准备一扑身将她擒住，却没想到，才一接近，丽芙像回过神，手伸背上，只刃刀

背，就像黏住掌上，这样劈向四面八方，仅一瞬，四人的尸块喷洒出去，顿成了３２断…『丽！丽芙！不要！…‘

赛拉已经移到可以看见的位置，她被眼前妹妹的表现，完全吓住，不知所措。

『哇！！唉啊！！‘场内外一片惊异、惧怕的吵杂声，响彻大厅。

『啊！啊…恶……恶魔…哇！…‘台阶上的艾德被吓的面无血色，他紧紧的抓着科特比的衣衫，尽管丽芙离他

很远，那种恐怖的气氛与惊奇的杀人速度，无疑让所有在场人士，不由的心生惧意，退避三分。

『住手。‘在一大群的护卫外，一名老人的声音高喊着，不多时让出了一条路，现出三个人，三个不简单的老

人。

『圣…圣僧…‘城主在高处的台阶上，看见这三个人，也是自己请来的一等一魔法高手，静沧城的智者。

这三人几乎一个模样，带着细长的法僧帽，鲜亮的法师棉袍，一幅高人的神态，他们分成三个方向，将丽芙团

团围住。

『有…有圣僧在，对，他们在就太好了…来人…‘城主立刻暗示附近着侍卫保护三人，好让他们能顺利施法。

『恶灵…快点散去吧…不要再纠缠这位少女…她与你无渊无仇…放下仇恨，快点消散吧…‘三位高僧也不多废

言，一上来就开始颂法，而且为了表示，他们是城主请来最高强的法僧，他们，决定使出绝招。

『喃…嘶…无…定…灭…法…‘只见，顿时间，空气竟然凝结出晶亮的光线，缓缓的由高僧的口中发出，像气

体一般的凝结成白色金字塔，护气罩整个罩住丽芙。

『缚身法灭？！‘科特比失声的脱口而出，因为眼下这三个人，正在使的，似乎是最高禁缚术" 缚身法灭术" ，

这是" 法教会" ，经过多年秘练出，不外传的灭魔绝招，阵帐内除了人外，只要有一丝魔力的生物，都会被白光吸

收灭尽，而就算里面的是人类，也会被白光给捆成一粒光球。

『嘿…太好了，看来法师一来就出绝招了…‘『这魔鬼看来难逃劫数了…’一旁众人，也有的，已经看出咒术

端倪，连声附和叫好，却不见一旁赛拉满心着急，想帮也不是，出手更不是…只能寄望三人可以救的了自己妹妹。

只见丽芙却丝毫没有任何反应，她冷冷看着这三个人，似乎，术法对她一点用也没有，很快，她像是觉得无聊，

打算阻止这些吵杂的咒语声…三位僧侣不知不觉汗流浃背，台阶上人人看的入神，眼见三位高僧布下的白气，似乎

包住了这名着魔的少女，人人皆以为，再没多久，少女准被手到擒来，只有科特比晓得，心中暗暗担心。

丽芙非但没有任何痛苦挣扎的表情，手上似乎在摩擦着白亮亮的刀片，看着明月轮弯刀，像还用不惯，只手，

是直接握住刀背的，感觉完全不知如何操作它，可，下手还是一样可怕！！

三人越念越辛苦，脸色难看至极，因为，帐内的人，现在应该已经痛苦到受不了的地步，她，竟然还如此轻松。

光白的丝线，结成了圆形，包围住少女，但那无形的丝线，只有一触到少女的身体，就立刻变成了水滴般的光

点…『小…小心！！她不怕法术！！‘突然，看到这一幕，科特比终于明白了，这女孩非但不像被附身，竟连魔法

都不怕，她一定有着什么无法解释的力量保护着，丽芙的眼睛突而一亮，科特比看出少女眼中的杀机，要出声示意，

可惜，太迟了。

『咻！！‘白亮亮的刀光，一名圣僧的头已经飞向不远的地面上，两名还未收术的圣僧，当场被吓呆，一旁众

人眼看局势突然扭转，吵杂与恐惧的嘶喊声贯穿大殿。

『…哈！哈！哈！…好刀…好刀！‘丽芙狂气的发出魔鬼般的喘息声，似乎刚刚的杀人行为，令她十分兴奋。

『可惜没有刀柄，很难控制…呼…呼…嗯…‘附身在少女的人，不知道明月轮的提刀法，也认不出刀片下的横

刃是用来控制的，他伸出右臂，看了看丽芙那只纯白玉嫩的手肘背，又看了看两片刀片…『不！不要！！’赛拉见

到惊人的一幕，那一刻，她几乎要晕了过去，在场的所有人也失声的惨叫着，可怕骇人的画面…丽芙…将那半弯的

刀刃，就这样…直直的插入自己的右手腕里……『恶…恶魔！！‘咒骂、惧怕魔鬼的声音，此起彼落，丽芙那只完

好的纤细玉手上，现在，正插着两片锐利无比的刀片！！

『这样就再也不会抓不紧了…咭咭咭…‘血…不住的泊泊滴在地面，丽芙似乎没有痛觉，完全不像刀子，柄刃，

现在，正卡在手板上，她晃了晃手肘，握握手掌，露出诡绝、满意的笑容，手，现在变的跟鱼鳍一般，烙印在手背

上，半月的刀刃，深深卡在她的骨缝间。

恶魔！！是的，那完全是一幅恶魔的画面！像极了长出只刃鳍的恶魔女！！

『恶魔…恶…大恶魔…‘两位高僧竟然像失去了理智一样，惊恐的叫着凄厉的声音，全身再也经不住，害怕的

发抖，彻底的歇斯底里。

『快…杀了她！快…阻止她…‘城主已经被吓坏了，他离丽芙比较近，恐惧让他不住的向后退，嘴里嘶喊着卫

队冲向前，自己则几乎要退到艾德的身旁。

『大家注意，这个恶魔不惧怕任何魔法…要特别小心…‘科特比连忙要提醒布尔格城的这些卫士，改使用肉搏

的方式，尽管，他忘了自己现在说话的身份…这数十年来，大陆上早已弥漫在魔法的追求上，大部分人类的城堡里，

靠的护卫队，有七成都是以施法术为主的术士，真正身强体壮，纯靠剑技的卫队，反而难以在这样环境下存活。

这帮人的战技，在迪卡波王朝刻意扭曲下，早已不复当年圣灵武士般的勇猛，已经沦落为，高级术士淘汰下，

防守前方的肉背。

看过这样可怕的杀人手法，所有人都吓住了，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早已经被训练成，依赖魔法的民族，对于这

样野蛮的残杀手段，宛如羊群中出现猛虎，惧怕不已。

在城主的喝令下，前排的卫队们，果然就一轰而上，尽管对方是小女孩，但单看刚刚那几下，切菜一样切人的

可怕手法，大家已经将它视为最可怕的魔鬼，所有前排卫士都是尽把长剑往前送，深怕自己的身体也跟刚才同伴一

样，分成数十断！

这后排的魔法术士，除了能帐起强大的魔法包围网外，口中不绝的咒语，就是用以保护前方剑士们的，而这些

邻近丽芙的轻装卫士，应该各个都已经刀枪难入，却没想到，现在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啊…唉啊！！‘只见丽芙只手一前一后，全身立刻滚的像球一样，往不定的方去扑去，快速转动，那身手已

经超越人类的能力范围，而所递向前的刀械有如伸进转动机器，一碰触弯刀上的锐利神器，立刻断成数节，喷像自

己的同伴！

『救…救命啊…唉啊…哇！‘接着，转动中的魔鬼，随着转动速度加快，又进一步张开了鱼鳍般的刀刃，犹如

一大半风扇，速度益加快猛，狂扫过接近的人群，只见哀嚎声四起，圈里，像极了是个大型屠宰场…『住！住手！！

’赛拉这时突然由人群中，走了进来，朝着自己妹妹的方向前进。

『城…城主…让我跟丽芙…跟…她说说话…也许可以知道发生何事…‘赛拉请求城主让她进入围成的人阵里面，

城主这时才回神，不知所错的他，几乎被吓忘了，那恶魔少女，还有个姐姐。

他见赛拉一出现，才醒觉她们是圣明王的女弟子，他曾经在圣明王的处所见过她们一面，绝不像奸细才对，于

是，他让卫队再一次让出一条路。

狂转动的魔球，逐渐停了下来，似乎，对叫喊的少女，想听听她有何话要说。

『你…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对我妹妹这样？‘赛拉勉强的试着与着魔的妹妹沟通，她强忍着害怕，痛怜爱

惜被附身的妹妹，壮大胆子，要把妹妹讨回来。

『嘿嘿嘿…‘那被操控的少女，丽芙，露出诡异的笑容，声音，依然是由肚子里发出。

『你…说出你的名字！？‘赛拉知道自己最精通的魔法对它起不了作用，于是，只好先套问出眼前的恶魔名号，

说不得可以找到对付它的方法，虽然，她知道，恶魔一定不肯说…『嘿…嘿…嘿…小娃儿，你根本不配问我的名字

…’沙哑的低沉声响，有如火龙般的低吼，夹杂着怪异的语气，像似没有喉咙、舌头的一般，十分可怕。

『好…那…你到底从哪里来的？？‘『我？…哈…哈…哈…’狂妄的恶魔并没有理会她的话，依然顾我的狂笑

着，似乎，并没有把这里的所有人放在眼里，因为，他宰杀过的生灵，远比这里面多百千倍！！

『你…你是由鬼洞跟着我们来的恶魔吧！…‘赛拉突然想到什么似的，对了，只有那…在那个时候…丽芙脚下

的那一团黑影，一定是！！

『哈…哈…哈…‘恶魔没有回应她，却突然的整个人像倒转了过来！

『咭…咭…你说呢？‘倒掉漂浮的人形，像拎住丽芙一般，浮在半空，丽芙发丝着地、像被自己的肚子提起一

样四肢松弛着，垂下的衣物，下体都毫无遮蔽，就这样露出溢满淫液的湿穴。

『不…不要！放开她…‘赛拉眼睛忍不住闭起来，看见妹妹那丢人的情景，她多么希望拿见东西把丽芙盖住，

只可惜身边除了自己一件单薄的衣物，根本别无东西，一把神兵钜萧握到快断裂。

『你…你到底要怎样…放过我妹妹…我…我接替她…给你…‘赛拉再也憋不住的吼道，她其实害怕极了，毕竟，

她只有１７岁的年纪，尽管，自己是被训练来对付恶魔的，如今，竟然被恶魔的气势给威吓住，心中不禁惭愧。

而一方面妹妹被制，说什也不能示弱，壮起胆子，想先将这恶魔骗离开自己妹妹再说。

赛拉心里想着，说不定，在恶魔离体的一瞬，会露出它的破绽也不定，虽然她这样盘算，手中握紧法器，但无

奈，嘴巴却无法自然的说出来。

在场所有人，几乎都被这恶魔的气势吓住，那无关人与魔，而在于空气中，一种无形的、无法言语的态势，经

过声音，撼动每一个人心防。

不管是魔，还是人，拥有这种气势的，一定是经年累月所成，天生的一方霸主。

『你配她…哈哈哈…有趣的小妞…‘体内恶魔似乎看穿她的诡计，没有多加理会，突然，脸朝下的丽芙，像恢

复意识般的叫了出来…『赛拉…姐…姐姐…啊！…好痛啊！！’丽芙露出痛苦狰狞的表情，显然手背上的伤，对恶

魔没有多大影响，对拥有者的丽芙来说，却痛的要命。

『你…快放了她！‘『为什么？为何我要听你的？你看…其实你妹妹根本不想我离开她…’恶魔用丽芙的只手，

去爱抚她的肉体…并且…将只脚大大的张开…『看吧…我一离开…她就要忍受多大的痛苦…你忍心吗！？咭咭…‘

只要恶魔一抚摸过丽芙敏感的性器官，她就不禁发出微微无法控制的喘息声，犹如暂时被麻痹了手上的疼痛，尽管

那鲜血…还一直泊泊的流出。

『还是…你希望这样？‘恶魔突然伸手，用力的握住卡死刀片的只刃上，用力挤…大量红色的血滴直接喷出，

丽芙跟赛拉同时的狂叫！

『唉啊！不要！！痛！…痛死…！！‘头底朝下的丽芙，涨红着俏脸上，已经要筋脔般…只眼倒掉…『恶…恶

魔！！住手！！’赛拉嘶声狂喊着，她真的忍受不了，对于这样的恶魔，她还是头一次像这般恨之入骨的，只是，

对于解救妹妹，却更加手足无措。

『丽芙…丽芙！‘赛拉再也忍不住镇定，只眼已经泊泊流出眼泪，看着妹妹手上流满了鲜血，身体抖动的乱颤，

丽芙像被肚子里的邪物挟持…赛拉多心疼…真希望自己能替妹妹分担一些痛楚…『你妹妹的身体很棒…也很敏感…

你说…你有什么比的上呢？嘿…嘿…’恶魔的控制下，丽芙的只手，开始又不规矩的爱抚自己的私处，并伸手去拨

出巨大乳房，在不住的把玩下，硬挺的乳头，处女的只峰，竟然微微的溢出些许白色的蜜液…『什…什么…‘大厅

中的一众，有些，已经忍不住发出骚动的惊讶声，这十几岁的姑娘，一只肥硕的巨乳…竟…竟然会喷出蜜汁…那种

汁液，有些浓稠，既非母乳、亦非体液，白中带有黏浓、透明的感觉…看起来倒像极了精液！

上面的味道，还有些特殊的香味！

『你……‘赛拉悲愤攻心，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看吧…你看…这淫娃已经禁不住兴奋一整天了…‘失控的魔手，主动的捏揉丽芙的一只巨乳，一丝丝溢出的

汁液，好不淫猥，所有众人的眼睛，都完全注视在这魔样的少女身上，不敢造次，顿时间，大厅内充满了淫邪的气

氛。

『啊…不…不要啊…啊啊…‘恢复神智的丽芙，被倒掉着，身体痛苦的扭曲、虽然肉体上剧烈疼痛，但凄烈的

哀嚎声中，却含有一些些，淫靡的高潮浪声…『你！住手！！’赛拉再也禁不住，她立刻用手中的神器七孔钜萧，

吹奏出一片漆黑的光罩，射向丽芙，她想的，只是不希望自己妹妹，被恶魔凌虐画面、与那不堪的声音，毫无忌惮

的曝露在众人面前…这样，以后…丽芙要如何才有勇气面对人群？她不能忍受这样的事…尽管黑光罩包住丽芙，依

然，一碰触即散去…『嘿嘿…没有用的…我再让你看看…你妹妹的真面目…‘恶魔似乎越来越过份，伴随着丽芙凄

惨的尖叫声，它将手，用力的捏住丽芙的只乳…『啊！！啊！…要…要出来…了！！…啊！’丽芙失声的狂叫道，

瞬时间…丽芙外露的小阴核…竟然…慢慢的壮大成像男人的阴茎一般！

『不！！‘赛拉与丽芙几乎同时尖叫道。

『你是这些＂羊＂里面，唯一敢这样跟我说话的…嘿嘿…‘恶魔像要对赛拉炫耀，它控制着丽芙的手，不住套

弄肥涨抖动的大阴核，那东西…就像真的一样，上面的血管，似要爆出来般勃起…『你…你到底想怎样？？’赛拉

哭红了只眼，已经禁不住这样的折磨，看着妹妹受难、受辱，内心已经激动到极点。

赛拉的只脚，就像随时都会摔倒一般，只腮滚烫，妹妹的羞辱，就有如自己受辱一般。

『咭…咭…咭…我喜欢你，原本我要在这些羊面前，炸掉这幅女人的身体…不过，我现在有更好玩的做法…我

决定要留下她的眼睛，还有你！‘恶魔嘴巴上说道，只手却依然快速的抽动着，像阴茎一样的阴核，似乎，一切是

由丽芙在操作自己只手般。

『咭…咭…我决定把你们变成像羽邪姬一样…永生不死！！‘恶魔竟然大胆的众人面前，狂妄的说道，完全把

这里所有人，都当成了空气一般。

『你们姊妹就好好看着吧…看着迪卡波的王国崩灭…哈哈哈哈…‘恶魔声音依然说着，丽芙…那原本疼痛不堪

的表情，似乎变成了自慰中的男子一样，极力要得到发泄的高潮…『啊！！啊！！’狂态中的少女丽芙，竟…然…

射精了！

『啊！！不要！！‘就在丽芙射精的一瞬…赛拉…就好像脑子里…有一条神经崩断了…彻底的无助，空白！

肉体依然还在兴奋中，狂啸中的魔人，利用丽芙的躯体，竟然转了身，突然的只脚着地，就这样猛烈一弹，直

冲云霄而去般，冲向宫殿的大柱上。

『呀！‘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余力泄尽后，又突而一反弹，冲向更高的大殿顶上，将那圣纹的玻璃，砰的一声

冲破，破顶而出。

『不！！别走！！‘赛拉握紧着手上的法器，一路冲过大殿，追赶着自己妹妹去了。

『唔…唔…！追…给我追…别让她逃跑了！！‘城主虽然被吓的有如惊弓之鸟，但眼看杀人者，就这样跑掉了，

自己这张脸将往哪里摆，立刻命令侍卫长，加派人去追赶。

『请住手！‘一旁的科特比，这时竟然出声了。

『什…什么？‘布尔格城主这时才转过身，看着科特比。

『城主…也许我的身分不该说这话，不过，王子殿下还在这，实在不宜把你的士兵调离开这里吧…‘科特比不

怀好意般的说道，虽然自表身分低微，但眼神间却掩盖不了轻藐的意味。

『嗯？！‘城主愣了一下，科特比继续说道。

『还有…这淫魔显然不知被何种强大的术法保护着，竟然不念咒、不吟唱，就拥有如此骇人的抗魔法力，相信，

这大厅里应该也没有人，魔力比的过刚刚的三位圣僧…‘科特比嘴上虽然说的诚恳，但话语中，却含有激刺他，请

来的人毫无能耐之意。

『呼…科特比！…你有话就直说吧，你的意思是，我请来的这些贵宾，都是一群窝囔废吗！！‘城主已经对他

的话语十分不耐，一张脸由涨红到发紫，一来科特比职位低下，若非是王子的人，早就要人拖出去，另一面，他还

是头一次感到，这般的大庭广众下被羞辱。

城主这一呼喊，要的是让底下被邀请来的人听，果见，厅台下一干众人，立刻叫嚣杂骂起来，纷纷对科特比怒

目以对，甚至有人说道，刚刚施放的尽是些束缚用咒语，根本未使到攻击系的法术，胜负未论，还有人自告奋勇，

要去捉拿刚刚那名" 小妖".『城主误会我意思了，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与其去追一个来路不明的淫妖女，赔光了

自己部下的面子…真算抓到又如何？倒不如先将自己的地盘保护好…善尽地主之谊，你说是不是…王子…‘想不到

这科特比竟然越讲越白，甚至是不将这布尔格的城主看在眼里，直接看了一眼艾德王子。

『城主…你还有没有将我看在眼里？你把兵都调走，是不是觉得我这王、子、不重要？‘科特比的话，似提醒

了艾德王子，这无理的王子，立刻恨恨的，以责怪的语气，逼问城主。

『是…是…卫队长！你立刻保护王子，随同大殿上的所有卫军，去保护王子的住处，在这三天内，要严加戒备，

有半点闪失，唯你是问！！‘城主高声的呼吼道，似乎一口恶气，无处发泄。

（你这无理的家伙，若非我气候稍有不足…还需要受你这败朝幼子的鸟气吗？哼！！这可恶的科特比…我一定

要让你尝尝看，我的手段！）城主恶狠狠的表情，心理不住盘算、气结，他的城，位处偏远，早有另立城邦的打算，

近年又到处招揽人才，大有脱离迪卡波王朝掌控之势，今次若非艾德王子经过这，他才不想招待这名恶名远播的少

年。

只是…既然他们不请自来，一定要好好安抚，让这愚笨的小王子，乖乖的呆在这，对王子越好，他就越看不出

端倪，最好，能永远把这小王子留下，当作为新建国后的布尔格王朝，一张王牌…这边，科特比早有耳闻…他知道

这城主的狼子野心，他暗暗嘲笑着，盘算着这些被找来的嘉宾中，有多少生面孔，与自己精心安排的人手…『是…

小的领命！！‘卫队长晓得情况，在主人还没臭骂之前，立即将所有人唤回，派遣人手，一面引领艾德王子回下榻

的别宫休息。

『哼！‘饱受惊吓的艾德王子，这时终于收了收心，肚子莫名的恶气，塞的满怀…在所有宾客吵杂声一一离席

时，没有人注意到，刚刚那追出去的塞拉去向，在她跑了一大段路程后，早已失去方向的拼命乱奔，自己的妹妹，

像是被一层特殊的魔法保护着，竟然完全都感应不到！

赛拉知道事情严重，脑子一片空白，随后，立刻转往钢谛城的方向，去找寻大师哥，法敬将军：波那斯的帮忙

…第六回骄傲龙神奔跳出皇城的丽芙，一个人疯狂的奔跑了数十里，腹中不时发出悲鸣般的吼啸…肚子里的寄生

体，虽然完全控制了这副的躯体，但它不喜欢用女人的嘴巴，发出那娇嫩嫩的女声…它，是一头猛兽…猛兽…就该

有它凄厉、嘶哑的声音…除非伪装，除了让丽芙听听自己嘴巴说出来的话，这头恶兽，不喜欢自己的声音这般的柔

细…他控制了女人的身体，疯狂的跑了很久很久，似乎，唯有不断的消耗力气，才能让他满腹悲痛的心理，舒缓一

些！

也不知方向为何，时间多久，最后，这副身躯…终于禁不住，晕倒在地。

魔物，在丽芙的肚子里狂乱的跳动着，一仆、一仆，慢慢，久久才平静下来…丽芙的四肢百骇，好像丧失了妖

魔的麻醉作用，一点一点，强烈的痛楚，这才猛扑而来！！

『呜…唔…啊！！哇！！‘丽芙只觉得，肉体要被炸开一样，尤其只手，剧烈的疼痛，让她晕死没多久却又马

上痛醒过来，手腕上的神经像被针刺一样，不断扎在自己的身上，一直反覆折腾了很久，才完全脱力的晕厥过去。

晕迷的沉睡中，丽芙没有注意到，自己手腕上，逐渐不一样的变化。

她现在，正不能自主吸收着寄生物的妖气…却没有意识到，它的记忆，也逐渐的，流入了自己的大脑里…睡梦

中，她感觉到，好像进入了别人的梦境般，没有自我…不存在肉体的真实感…，十分诡谲的梦…她，却怎么也无力

醒过来…在那不真实的梦境中，似乎要述说着另一段的记忆…一个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古老记忆…丽芙不知道自己在

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睁开眼，一切，都是像真实，却不真实的感觉…黑漆漆的模糊一片，缓缓的，她看到了

一些灰白的画面，细细的，似乎在漂着小雨。

一群人，全身穿着银白色的盔甲，上头有着明显龙形图腾，许多旗帜的骑兵团队，正在高高的土堆上，包围着

一名男子…这些人，个个都面无表情，没有喜悦，没有悲伤…静静的，看着距离有些遥远、被孤立的男人。

他…披散着一头淋湿的黑发，细雨中，紧闭着只眼，嘴边满是没有修整、落魄的腮胡，突然间！睁目，那冷酷

的眼神，似乎，眼睛都可以杀人一般。

如果，他的眼神再柔和些，胡扎再剔干净，肯定是个英俊、性格的男人…尽管他孤身一人，尽管…他是个一无

所有的人，霸者般气势，依然由他的身上，不断的散发出来。

丽芙觉得男人那种感觉有些似曾相似，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男人…更奇怪的是，有个人的思想，似乎肆无忌

惮的，直接闯入了丽芙的大脑里…看着他，弓着壮硕、结实的身体，握着手中的一柄剑，横在胸前、垂地，背上披

着漆黑色的斗篷，任由雨水波击在那上头，就这样，蹲坐着，一动也不动。

男人身后那条泥泞、不知深入到何处的沼泽，在雨水冲刷下，逐渐变成了浮游、肮脏的小河。

细雨的风中，有着一股沉静到吓人感觉，空气中，好像飘逸着一种诗歌，那是送葬的离歌，景象一片灰蒙蒙…

伴随着滴答滴答的水声，远边不住的落鸣，乎近的吭隆一声惊雷，似乎在述说着，一场大风雨既将到来…他，在等

着一个人，一个足以取他性命的男人…丽芙突然知道…这男人，他的记忆…是他，就是他，想法，正传送到自己的

大脑内…『瑟方！‘『瑟方！’『瑟方！！‘男人高声的吼叫着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与他齐名，有武圣之称的『

龙神战将’，钢。瑟方。

只见，过了许久，那群装备精良的众人之中，走出来了一名高挑、壮硕的男子，身上穿戴着更加精致、雪白银

亮的重型盔甲，一幅龙形的巨型甲猬…龙形，象征着高傲、尊贵的特质，这个男人，给人的印象，恰如其名…『咭

咭…我知道你终究会出现的…你没让我失望。‘男子露出笃定、坚毅的笑声，声音背后，却有着一股凄凉的寒意，

他知道，眼前的人一定会来，因为，只有他，才够资格砍的下自己首级。

一路逃亡的途中，他已经斩过了十数个武将，他是聪明人，挑准的路，都是军队难行的羊肠小径，前来取他性

命的先遣部队，都一个一个，走上了被斩成两半的命运！

只要熬过这最后一关，他就可以为自己的妻女，多争取一点活命的生机！

男人喘息着，可以看的出有些疲惫模样，似乎刚经历过一场恶斗，只手紧紧握着一柄剑，巨大的黑剑，剑炳缠

着一块破布，一环一环，牢牢将剑与他的右手结合在一起，不让雨水湿滑的水气，松脱了这炳重剑。

有时候，剑，就是人的全部，甚至，比活着的生命更重要。

从人群中走出来的男子，脚步吭当有声，十分沉重的感觉，身形比其他的人型体壮硕很多，穿着的，是一身龙

型盔甲，头盔上有着两片龙腮尖角与图腾，十足霸气的装扮。

这两个男人，都透露着一样的霸气，宛如杀人不眨眼的凶神恶刹。

他缓缓拿下龙型的头盔放在左手上，面无表情的看着被包围的男人，他，束发整齐的后梳，面容严肃威武，天

生，有着一股尊贵的傲气，年纪看起来比那男人大了几岁，深浚的只眼，向来就是那样炯炯有神、威风凛凛，今天，

那只火朣，更加显的异常明亮。

『服从命运吧，凯楠…‘瑟方缓缓的说道，口气中充满刚强坚毅的语调，但似乎也透露了，出身为军人，无奈

般的宿命。

『没错！由我救活你的那天，上天就注定了，要留你下来跟我决斗！‘他们两，向来没有交过手，一次也没有，

不仅身为圣使军团团员，不准私下决斗，一个向来争讨在外、一个素是镇守要塞的两大武将，根本也难有机会，像

这样碰在一起。

一向沉默寡言、却惺惺相惜的二人，内心其实都有着，与对方真正一分高下的期待心情。

『说的没错！…那是我一生最大的耻辱…我也一直在等待着今天！‘瑟方高声的吼道，三年前，尽管身为龙神

战将的瑟方，也曾一度几乎命丧鬼城，若不是凯楠，他早已枉死在窟魂鬼域里…那一天，是瑟方人生中最大的败笔，

他深深的引以为耻！

自己，输过的不是高超的剑术，而是形势，被众妖兵包围的孤军劣势…正如今日一般，凯楠，败的不是他那鬼

神般的可怕剑技，而是大势已去、宛如丧家之犬的孤立局势…『你很清楚…自己为何会落的如此地步…‘瑟方再一

次说道。

『废话休说！我就是太糊涂…才会信任你们这群卑鄙、背信忘义的拉维尔人！‘凯楠的言语，已经有些激动，

热脸上雨水纵横，寒风夹杂着冰雨依旧不停下着，没有漏掉一滴的拍打在他们身上。

『…‘瑟方没有回应他的话。

『我说的没错吧！我还记得那天…你自己亲口说过，终有一日，龙神必将还我一条性命！‘『…’瑟方默默不

语，他是言出必行得男人，若非，他是拉维尔贵族，若非，他宣示效忠军队，若非…他有放不开的家人…也许，他

会同情凯楠。

现在，他不能这样做，他必须完全遵从教会的决议，为民族除去后患，尽管，眼前的男人，曾是自己救命恩人，

他，依然必须如命取下他的首级。

不为自身，也要为了自己的小儿子，这样做。

『难道…你希望我放你一马？给你一条生路吗？‘瑟方露出高傲的神色，语气中充满了鄙视的口吻，只眼火朣

般的看着凯楠。

『呵呵…哈、哈、哈…你够资格拦住我吗？‘凯楠也露出狂傲的笑声，彷彿间，这世上没有什么人，抵挡的了

他手上的剑一般。

『我等的就是今天！…怎会这样就错过，与拉维尔人的‘武圣『，你！瑟方，一决胜负的大好机会呢！哈哈！

…’凯楠站立起身，解下背上的披风，任由它被污水凝土掩盖，右手提起剑柄，指向瑟方。

他的身体是赤裸的，左肩上绑着绷带，有溢出血渍的痕斑，似乎，曾经中过箭，还未复原的迹象。

『很好！‘瑟方斩断的了他的笑声，一样，解下了身上的重型铠甲，一如凯楠般，完全赤裸上身，任由雨势，

一点一滴，拍打在他的胸膛。

『我们的想法一样，看来…不需要多说什么了…‘瑟方说完，示意一声，人群中立刻钻出一名小孩，他是瑟方

唯一的独子，抱着一柄重剑，足足比他的人还高。

他习惯了要背着这样的重剑，跟着雄伟的武圣父亲后面，在递剑的同时，脸上是充满着喜悦，因为，他从来还

没见过，自己父亲失败过。

『就让我们剑说话吧，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凯楠将剑摆向后，像要甩剑一般的姿势，矗立着。

瑟方接过了没有剑鞘的巨剑『泣龙‘，缓缓的一步步走向凯楠，他除了只腕环着，独门护腕的小盾牌，身上再

没有任何的东西。

在离凯楠五步的距离后，停止前进，瑟方单手将泣龙指天，雨水滴在剑尖的两处凹陷图腾上时，宛如龙首喷出

泊泊的两行清泪！

一幅吞天巨龙悲鸣、哭泣的景象，正是瑟方杀人的起手式！

『嘿嘿…你就放马过来吧！‘凯楠露出期待已久的决战气势，剑心指地，剑尖就插在土壤里面，一种蓄势待发

的模样，他沉静的闭起只眼，只手都垂在剑炳上…他的剑刃薄面朝上，因为，雨水若留在剑刃上，会让整个剑挥起

来变重，他让雨水顺流而下，不阻碍了他出剑的甩劲，另一方面，插在地上，可以储备旋转的力道…只见泛着靛清

色的巨剑，隐隐得蒙上一股蒸发出来的热气，十分骇人的气势…『今天！龙神就来领教，八方俱灭的涅妖神剑威力！

’瑟方不再多言，剑式一起手，先来的，便是迎头猛烈一击！

凯楠也是，旋转的剑势，就是要给予对手，最剧烈的痛击！

『铛！！‘一声比落雷还要响的爆炸声响，贯彻云霄，剧烈的互撞，弹飞了瑟方、也让凯楠的左脚，不听使唤

的跪了下去，瑟方转了一圈，将身子缩的有如弹簧，只脚触地一瞬，杀招立致！

凯楠没想到，这般精壮高大的巨汉，配上这样的巨剑，第二波的来势，会是如斯凶猛，他立刻只腕聚力，左脚

猛力一蹬，平砍而致！

『吭！吭！铛！‘一转瞬，两人立刻互换了四、五刀，招招都砍向对手的要害，粗板、宽大、像人一样高的巨

剑，在他们手上使来，犹如细剑一般流畅，每杀一招，剑势的甩劲，立刻配合着下一招，招招致命、决不浪费。

他们二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早已经度过了轻浮、骄傲的少壮斗狠狂态，虽然砍杀的激烈，但，每一剑

都不会浪费，更不会再犹豫，现在的状况，是他们一生中，最精华的顶峰状态。

剑招方恬，绝招跟着纷纷出笼…瑟方由于只手有护盾保护，出招一直线，犹如巨龙喷火，每每又快又急，连击

凯楠周身要处，绝技『吞龙泣血‘，向雨一样，猛点向凯楠上盘，逼的他每撞开泣龙剑一次，左肩的旧伤，就会溢

出些鲜血。

就当瑟方高居上方的吞龙剑势，遇上凯楠俯地狂卷的『旋裂斩‘，剑招与兵器的优劣…却也似乎逐渐显露出来。

泣龙的剑柄上，露出了三处缺角。

凯楠知道对方是一等一的高手，尽管左手有些麻木、无力，依然使劲全力，施展最擅长的『圆裂剑式‘，不断

利用旋转的力量，加重攻击的力道…他不是真的在杀人，根本就是要使力敲坏只方手上的利刃。

瑟方当然看的出他的用意，只没料到手上神兵会这般不济事，趁着只方碰剑的煞那，猛收了招向后退，令凯楠

的剑势扑了个空，跟着直取他的下盘…凯楠看似劣势，眼睛却突然一亮，他知道，机会来了，旋转的姿势紧急煞住，

竟然…逆转方向侧击向瑟方。

这下，瑟方不得不侧劈还击，只见，两大神兵重剑，又再一次的敲出剧烈震响！

『砰铛！！‘只剑撞击后，立刻产生向后反作用力，凯楠的杀招『回空斩式’，登时立出，短短几秒间，快速

左敲右击，全靠对手不能不抵挡的反作用力，瑟方只能被迫步步逼退。

先前的优势、一转瞬，立刻陷入绝境。

瑟方退的脚程虽快，竟，还是跳不出凯楠连环的攻击范围，纵使凯楠甩的既猛又急，十分耗费体力，瑟方却更

不好受，逃不出致命的左右连击，乎上乎下难以捉模，尽管死力以护盾、重剑硬碰硬，虎口几乎要撑到裂开，若非

自己体壮，用的更是重剑，只怕没两下，不是断腕、就是剑给削成两半。

这是凯楠成名的必杀绝招『回空逆鳞‘，有如夹子般围住敌人，靠的就是对手反档的力量，反抗的作用力越大，

下一杀招的猛劲就越强，除非对手砰地飞起，不然，再怎么后退，杀招都会紧咬着不放，这些步兵骑士，惯穿着笨

重、耐穿透的铠甲，不要说飞，连跳个半呎、或想缩身避开，都异常困难，更冯说要跳的比人还高！

况且，敌人往往接不下三招，身体就断成两截！！

可瑟方不愧是瑟方，脱去了一身龙型铠甲，他知道，要飞的比常人高自不成问题，只要把泣龙重剑奋力抛下，

必能借力上冲，逃开凯楠的夹击，一失去自己抵抗的作用力，凯楠回旋剑劲必会泄开，他可以再用左腕护垫内，暗

藏的『金龙尾‘，乌钢做的软鞭，再次缠住自己抛下的剑柄，那端后龙形爪勾，收回巨剑不成问题。

但他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成名绝技，瑟方隐隐觉得有些中计…是的！…他知道了，凯楠正是要引他往上冲！

可惜，已经慢了一步，瑟方被逼的无处抵挡，人已经整个弹向半空中了，一个力道，泣龙剑，就要整个射向湿

润的土地里时，他心里突然明白，凯楠砍的不是人，目标，正是泣龙巨剑！

第一级的高手，最大的不同点，并不在于比对方多会什么招式武艺，而是在于，永远都保有，比别人多一秒的

时间！

瑟方剑一离右手，立刻就再伸左手，射出金龙软鞭扣住泣龙后柄的龙爪，直到剑完全插入土内，使出最大劲力，

竟然就逆转方向，往凯楠直扑而去！

那完全违反了力道的自然法则，原本向后弹开的瑟方，却将巨剑当成翘板，腾空使出全力扑向凯楠！

十分可怕的观察力，十足拼命的杀招，却也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果然，凯楠目标就是泣龙剑，他逼的瑟方一

飞身，立刻对准前方插在地上的巨剑中心，准备一举将它崩断…他很相信手上涅妖的威力，他等着，听见那清脆、

剧烈的断剑响声。

可是，明明后退的瑟方，突然的，竟然变成猛扑而来的强烈姿态…这一切都在一秒之间发生，他们用的都是笨

重兵器，也都十分清楚，凯楠回转的姿态已经收不回来，涅妖剑紧紧绑在他手中…瑟方，选择了用剑断，换取最后

的胜利。

瑟方身上再也没有兵器，除了还连在剑柄上的软鞭勉强算外，他最大的武器，就是那来势汹汹，足以敲破人脑

袋的铁手护盾！

凯楠的剑技并不在瑟方之下，更不会为了一柄剑而牺牲生命…只见，他身为第一等剑士，生死存亡的一秒钟，

就在那一刻…瞬间被肉体引燃！

原本横劈的涅妖剑势，竟然立刻被凯楠转成了直板，剑身像个大拍子，猛烈的一拍在泣龙的剑上面！

只见插在地上，像人一样高的泣龙巨剑，就这样被拍飞了起来。

瑟方致命的右手环，原本瞄向凯楠的头颅，就在灭顶的一瞬，左手还缠住剑柄的软鞭，却立刻随着被击飞的巨

剑，扯开了瑟方杀招准心点…『唔！‘不过，奋力的一击，还是狠狠的留在凯楠右肩上！

只听见清脆的ㄎ一声响，凯楠的右肩夹骨部位，应声断裂！

土堆上的人们，露出欣喜的面容，却出奇的没有人为自己主人、将军喝采，眼见局势已经大有好转，凯楠似乎

断了一臂…是最重要的右臂，加上左肩旧伤…看来，瑟方打赢的机会应该大了许多！

他们，只看出凯楠失去一臂的摇晃模样，却没有看出，也被撕裂、飞出后的瑟方，内在强烈痛苦模样。

随着剑飞出的剧烈力道，瑟方整个人被拖飞了起来，直射了很远，剑才插在土地里，左手微微渗出血水，一滴

一滴，化在蒙蒙的细雨里…他根本没办法控制被巨剑拖行的力道，因为，自己刚刚猛扑的甩劲，已经让他的左手，

扭伤了筋骨，加上被剧烈拉扯的手筋…一只粗壮的左臂，其实，已经报废…『父亲大人！干的好！‘只有小瑟方，

那不懂世事的小男孩，为自己的父亲加油！

瑟方面无表情，他的部下都知道…将军此来早先就自己通令过，此次…是有去无归…瑟方的左手，一样承受了

剧烈的拉扯力量，他的左手，手环整个被离心力与剑抛出的作用力相乘，手腕内看不见的骨头，历时已崩断了好几

截！

可是，土推上的众人，却没有一个，看出这两人有任何痛苦的异样表情。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十分了解生死存亡的一瞬间，他们，十分耐的住疼痛，因为，如果忍受不了这般痛

楚的话，最后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强烈的撞击后，两人都静了下来，空气中，除了小男生的呼喊外，两人根本听不见任何的声音。

雨越下越大…两个人现在都是打着赤膊，任由寒风冰雨，刺骨的浇淋在火烫的肉体上。

两人…竟然不约而同的笑了…『呵呵…哈、哈、哈、…‘瑟方没有捡起巨剑，反而松开了手腕的金绳鞭，却没

有解开护腕的内垫，就这样只臂抱胸，豪爽的放声狂笑！

瑟方是绝顶聪明的，只有大声呼啸的狂态，才能掩盖住已经不听使唤，颤动发抖的手臂肌肉，还有…缓和对手

猛冲而来，不及手握巨剑的困境。

『咭咭…嘿、嘿、哈、哈…哈…！‘凯楠那冰冷的躯体，弓着身，内心悲愤已极的他，经过一番生死缠斗，激

起了他那被出卖后、尘封已久的心。

『我没看错人…你的反应高人一等！足堪称为地面上最强的剑士。依斯特。凯楠！‘瑟方的嘴里，虽然十足十

的称赞对手，语气里，却有着十分不服输的气息存在。

『钢。瑟方…如果你不要学这么多无谓的技能，你的剑技未必在我之下！‘『哈、哈、哈…很好…哈、哈、哈

…’两人竟似惺惺相惜、不约而同开怀大笑着，一点都不像是方才仇敌般厮杀模样。

原本…他们就不是死敌…也许，在真正有过生死交关一瞬后，才更能体会出，什么叫再无所谓，现在，他们两

人已经没有束缚、累赘…只有的，是痛快的决斗！

『如果，将来那软弱无能的浑蛋王朝中，少了像你这样出色的大将，不知道会是什么窘陋景象…哈、哈、哈…

‘凯楠说道。

『没有你这样的对手，根本也不会显露出我龙神…剑术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嘿、嘿！‘瑟方再也没有顾

忌，十分豪爽的讲出自己心理的话。

『说的不错！就算我杀了死灵王，也没有和你对决的这般痛快！‘『哈…哈…哈…’两人又是相互的痛快大笑，

一方面，却是储备体力，等待引爆内在潜藏的所有爆发力…『也许…接下来的世界，再也不需要你、我，这样的人

物吧…‘瑟方没有了顾忌，现在，就连内心最凄苦的无奈感，也说了出来。

『说的好！说的好！咭、咭、咭…‘凯楠于有戚戚焉的回应道。

『再下去…也许你也会落的跟我一样的下场啊…‘凯楠似乎有些替眼前的男人担心，犹如遇到了知己，竟似自

己的命也不再重要。

『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凯楠！现在，我想的…就是好好的终结你！‘瑟方似乎体力恢复了不少，声音突然拉

高，手握着插在地上的泣龙剑柄，决战态势立现！

『没错！我也是！‘凯楠也已经喘息够了，他也已经等不急，要看到两人最后的生死结果。

『那…就让你领教看看…我龙神战将…这一生中，重未施展过的剑技！‘瑟方脱下两手腕环上的金色护盾钢片，

左手板竟然溢出大量鲜血，虽然断骨的模样看不出来，但上面满是淤黑一大块，似乎，拉扯的剧烈力量，已经彻底

破坏手臂上的神经，现在，他已经脱光上身，没有任何兵器、累赘，拔起土堆上的泣龙，左臂弯成三角形，将剑，

横靠在上头…泣龙…沾满了雨水水气，更像只悲鸣中的狂龙…剑刃上的雕龙，雨水滴在上头，宛如滑过一条条活泼

的白龙，在滚烫的蒸气中，跳跃着。

『嘿、嘿…那…我也该让你满意…就此完结在涅妖剑的封魂内！‘凯楠松开了右手的破布，左手握剑，将左拇

指按在剑环之上，那刻着涅妖剑三个字的血渍上头。

血块上尖刺的硬物，划破了他指上皮肤，流出的滴滴鲜血，迅速的染红那片血块…瞬息间，靛青色的黑剑外圈，

立刻散发出浓郁红光，伴随着蒸发的水气，散开出一道道血腥的气息，似乎被收进剑内的恶灵，正在剑内嚎啕、哭

泣、咆啸一般，这，是凯楠着名收魔前，涅妖剑特有的剑芒。

他左手力挺着重剑，板着剑，横片朝上指向瑟方，任由雨水残留在剑板面的刻痕上，除了加重剑的重量，也意

味着，凯楠，准备使出必杀一击的绝招了。

他们两彼此都没有见过对方用过这样的招式，却也不需再做猜测，绝命一瞬，尽在此一招之间，他们，只想把

自己这绝招，痛快使尽。

虽然是致命一击，两人却只相近的矗立着，等待、等待对方出招的一瞬破绽！

突然，邻近的一声惊雷巨响，划开了短暂的宁静，是出招的时机了！

『来！吧！‘凯楠先发而出！重剑后收，回旋劲再起，剑似乎更重了，砍式去的无比凶猛，他拼上了全部力量，

要以扑天灭地之势斩下瑟方。

瑟方左臂砰的一声，将剑弹直，并把全身所有力量，都集中在泣龙上头，猛冲一箭步，剑尖突儿就急速下坠，

态势既猛又急，直劈而下！

瑟方出招十足猛烈，身子跟着翻了一整圈。

『砰！！‘巨响之后，画面中，犹如两个火光的大圆圈，撞击在一起，这次，他们没有弹开…泣龙…剑心应声

飞出丈余。

瑟方目的达到了…因为，泣龙最后断裂前，夹带的大量雨水，正直接的命中凯楠的脸上！！

『喝！！‘凯楠嘶吼一声，退了半步，却依然没有减慢直劈攻击的脚步！

因为，另一方面，凯楠剑上的雨水，也同样毁掉了瑟方的右臂！

就在只剑碰触的一煞那，想不到，涅妖剑上因撞击甩出的雨水热气，一接触到瑟方的右手，立刻像强酸一般，

腐蚀了他的右手肌肉！

瑟方失算了，他没料到，这时涅妖剑上的火红水气，竟然是异常滚烫的！

『啊！‘瑟方痛苦的叫了出来，不过，他知道，凯楠因为自己的招式，失去了睁眼的数秒钟…他必须要把握住！

就在泣龙剑断，涅妖仍在回旋的空档，瑟方强忍右腕剧痛，松开手中巨剑，身为至高剑士，他不能失去凯楠失

明的绝佳时机，他，伸出几乎不住发抖的左手臂，迅速按下掉落中，巨剑后柄的龙爪机扣…抽出的，是一柄没有『

活人‘见过的龙形短刀，『逆牙刃’…躲过了凯楠又一记的回旋，他扑了上去！

『啊！！‘凯楠知道自己无处可挡了，只眼短暂的失明的一秒钟，他只能以更猛烈的回旋剑劲来保护自己，他

感觉瑟方扑了过来，他已经知道，自己，始终还是慢了半秒钟！

突然，这半秒间…足足有半秒的时间，对瑟方来说，铁定有足够的时间砍下自己的首级，凯楠没有等那半秒，

他是不会默默等死的，手上的剑势似乎劈中了什么东西，很快，他的眼睛可以睁开了。

只见地上，一条巨大的身形，现在，被劈成了两半！

『你…‘凯楠完全愣住了，原本必死的状态，如今，要死的人，却不是自己！

『终…终于…龙神这条命…算还给你了…‘瑟方露出平静、抽蓄的表情，看着呆立的凯楠，他，原本有机会砍

下凯楠头颅，但，他没有这么做。

『你…你故意不杀我？！‘凯楠不敢置信的说道，生死一瞬，他们这种终生杀戮的战士，是绝对不会突然手软，

更不会下手稍有差池、犹豫…除非，一开始，他就打定这样做！

『龙神…命…还你…你…一条命了…哈、哈、呕…！‘大量的鲜血溢喉而出，血色逐渐变成黑紫，他已经，就

要死了。

瑟方，用最极端的方式，彻底证明了，自己有能力还他一条性命！这对一名剑士来说，是无比骄傲的一件事！！

『父亲！父亲！！…‘小男孩不住的大声哭喊，但，很快的，人被越拖越远…声音越来越远…土堆上的人，慢

慢的逐渐消失中…『你…为何这样做！！瑟方！钢。瑟方！！回答我！’『嘿…嘿…‘瑟方露出满意的笑容，伴随

着大量呕出了黑血，他的下体已经被斩成两半，喘息…即使再强壮的人，也过不到十数秒的活命时间。

『我…我还有…儿子…呕…‘凯楠不懂他说些什么，但，很快的，他知道瑟方说的意思…瑟方意思其实简单不

过，他身上，流着可是拉维尔人贵族的血统，跟凯楠不同，他不可能像凯楠一样四处流浪，虽然，他很清楚知道，

新王朝的诞生后，自己很可能，就会步上凯楠的后尘，被相似手段革除掉，然而，与其如此，不如就壮烈牺牲，保

全自己儿子的性命跟原有地位…同时，骄傲的龙神，也用自己的方式，还给了凯楠…这最不愿赊欠的对手，一条性

命。

『快…快逃…吧…你……呕恶…‘大量的鲜血，堵住了瑟方的喉咙，一代名将，最后，如愿走上战士至终的归

途。

『为什么！为什么？！为何你要这样做！‘凯楠的心理，矛盾着，这个男人，原本是要来结束他的生命，如今，

竟然就这样，死在自己面前！

很快的，瑟方，就再也没有气息了，被雨水给吞噬着…『你给我醒来！瑟方！不准死！！‘凯楠只手抱住瑟方

的头颅，不断的叫唤，他不要，他不要这样的结局！

『不准死！你不准死！！‘不管凯楠如何吼叫、断截的尸体，再如何，也活不回那，八面威风，壮硕勇猛的模

样。

矛盾、愤怒、仇恨，凯楠满腔莫名的怒火，就要爆炸了！！

雨…再怎么样，也浇不熄男人内心爆裂开的熊熊烈火，像诅咒的声音，对着灰色的天空，直冲而去…『方、德、！

‘凯楠向天长啸着！

声音，像要划破长空，逐渐的，不断回荡在丽芙的大脑里…一遍一遍，无止无休。

丽芙的内心，感应男人无穷止尽的悲伤，不知道，眼泪，正泊泊的流在脸颊上第七回究极法术作者：marcyu

夕阳西下，肃穆寂静的钢谛城内，一名年近四十的壮汉，不停的来回踱步着，沉思不已…他，是这座城的总军团长，

法敬将军：波那斯。

波那斯是圣明王弟子中，年纪最长的，也是第一任大弟子，十多年前，他毅然放弃了最勇猛的武士头衔，投身

左斯门下，经过一番洗炼改造，他，如今已是钢谛城内，法力最高强的男人。

现在，他满脸愁容，找不出解答的方法，于是，对着墙上一面大镜子，祭起了自己的看家法术：波镜光。

只见镜内，立刻显示出一个人的影像，那是左斯的脸，正在撰写些什么的模样，而在左斯的面前，也马上产生

出一片，犹如镜子般的光环圈。

单这一招法术，就必须耗费相当多精神力与法力，在左斯的弟子里，只有他，才学会这样的法术，其他每个弟

子专精的，各不相同。

左斯知道，是波那斯，正施展究极的传送术法要与他谈话，他放下笔，眉头一皱，道了声：说吧…波那斯将赛

拉到他这里后的每一句话，原原本本的，都告诉左斯，只见，左斯的面容，忽而露出激动的表情，一会又忧容满面，

桌上的笔被嘣一声、捏断，内心思绪交错纵横，过了很久，才恢复平静，两人都沉默了…『赛拉呢？‘左斯首先发

难的问道。

『她还在熟睡…跑了两天两夜的路程到这里，也难为她了…‘波那斯面有难色的说道。

『嗯…‘左斯立刻又堕入了沉思里面，手里抓起断了一截的笔尖，像是在纪录着什么，淘汰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组合。

『老师…你知道那…那东西…到底是什么魔物吗？‘波那斯忍不住再问道。

『…‘左斯没有回答，依然不断的写着，过了一会，抬头对着光环说道。

『波那斯…你跟在我身边也有十年，你可知…我为何要取＂圣明王＂这个名字？‘『老师是不齿与那群，沉醉

在自己魔法皮毛，自吹自擂的法教会徒们…’波那斯话太拢长，不懂老师的意思，还不及说完，左斯便打断他的话。

『不…你只说对了一小部分…‘左斯放下笔，起了身，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模样，寂静的出神。

『什么？…‘波那斯不解道。

『看来…我这一生…所追求…是永远都达不成…‘左斯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将桌上的纸，全部揉掉，丢入废纸

堆中。

『老师…您…您的意思…？‘波那斯有些担心的问着。

『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有关圣明教的一段小故事吧…那一段…百多年前的旧事…‘『老…老师…难…难道

…你…你意思…这妖魔…跟…圣明教有关…？’波那斯更惊恐了，他依稀记得，左斯要自己永远都把那故事当成秘

密，不准再提起，如今，他倒自己说了出来。

『这只是个猜测…‘左斯皱着眉，只眼露出追忆的神色。

『你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什么法术是不灭的？真说有，那也一定出自傲视天下为无物，博通各家术式的一

代宗师，为师尚且没这般能耐，这魔物…你说…利不利害…‘左斯低头自言自语的说着，似乎在对波那斯解释，实

际上他的思绪却已经离的很远很远。

『那…‘波那斯不知说什才好。

『静沧城那三个老头，平时虽然讦傲不逊，但成名的缚身法灭术…可也算的上货真价实，这妖…完全不须破法，

即斩断了为首＂紫杉宗主＂人头…这样的魔物，你说，还有什么比的上…‘左斯有些泄气的说道。

『这也是…但…‘这一次，换作波那斯陷入了沉思，在他的理解中，左斯是他见过法力最高强的术士、宗师…

如果，连他都称自己没这能耐…那…那还有谁可以做得到？

『…他根本不是不惧怕…而是他本身就被另一种更强的法力包围…‘左斯做出了一项断定，因为，他知道，这

是他所种下的因！

『什么？‘波那斯脱口而出。

『我最担心的事…竟然发生了…‘左斯露出痛苦的神情，好像失去了一件极为宝贵的东西，踱步着，在狭窄的

书房内沉思。

『这是一项多年前的秘密，越少人知道越好…‘左斯似乎有件秘密，在犹豫着要不要对波那斯说，波那斯是个

耿直的人，一听，也知道老师正在犹豫什么，立刻说道。

『老师…你放心，波那斯不怕麻烦，有什事，这肩膀全担了！‘波那斯语气坚定的说道。

『我不让你们知道…只是不想法教会那群骄傲的笨驴，拿它还质问你…唉…‘左斯叹了口气，其实，他根本不

惧怕法教会，所在地也非法教会的管辖领域，只是，有些秘密，并非正当途径所得知的，他不希望破坏了自己在徒

儿心中的印象。

『老师尽管放心，您的事就是波那斯的，更何况如果事关丽芙…波那斯有心理准备…‘波那斯只手抱什，慎重

的回答着，左斯知道，这徒儿憨直，做事向来直来直往，他如果都这样说了，就表示除非砍下他的头，不然，任何

人也别想问出什么端倪。

『如果…这秘密…知道了会有很大的麻烦…你还想知道吗？‘『是的。’『很好…‘左斯满意他的回答，于是，

他缓缓的道出，尘封多年的秘密…『为师这一生所追求的，是种被禁止的法术…至高无上的秘法，叫圣明灵光术。

’『圣明灵光术？‘波那斯不解道，他的认知里面，左斯从来也没提起过这样的法术，大陆上，亦没有听闻过，有

人会这般术法。

『这必须由一个故事谈起…‘左斯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拿出一片完好的旧羊皮布手卷，放在桌上，闭着眼若有

所思…彷彿回到了少年时，第一次看到这片羊皮里的故事一般。

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个历史封闭的专制时代，许多往事，就只能靠史书、人所纪录下来、或口耳相传中得来，

对于没有记载的部分，是朦胧、错误、与一片茫然的。

『距今四百五十年…就跟现在一样，大陆是个繁荣的魔法年代，纳札波特王朝，是个繁荣鼎盛的大王朝…比起

你们所认知的迪卡波，繁盛程度不知多少倍…‘『在那个年代里，有一位法力高深的魔法师，叫厥纳闇，他是个野

心很大的人…他，不仅利用自己的魔法，控制了整个王朝…还造成了大陆上，永无休止的祸乱…’『当时，就连厥

纳闇的老师…也惨死在他的手上，整个失序的大地，就这样沦为他一个人的玩物，这邪恶的法师，整整宰制大地将

近半世纪，直到，有一年，出现了三位勇者…‘『勇者？’波那斯不太清楚勇者的称谓，失声的问道。

『这三个人，身上半点法力也没有，可，天生就不惧怕魔法，加上身负三把会吸收魔力的宝剑，很快的，不仅

号召起受厥纳闇压迫的反抗势力，也攻下了不少，厥纳闇施法保护的领域。‘左斯继续道。

『这三人…其实是厥纳闇师父的后裔，他们遵循厥纳闇师父最后的遗言，坚守不学习法术，只接受一种叫圣明

灵光的洗礼，经年累月下来，他们…变的完全不惧怕法术！‘『有…有这种事！！’波那斯讶异道。

『事情的结果，厥纳闇被诛杀了…，从此，大陆上再也不准使用法术…‘『那…这三人…就后来呢？’波那斯

问道。

『为首的勇者领袖，后来曾建立起短暂的王朝，而其他两名勇者，却因为逃不过人心的卑劣，一死一伤，从此

下落不明…‘『老师…那…三把神兵宝剑呢…’波那斯对他所说的神兵利器更加好奇。

『这三柄宝剑，早已下落不明，其中…只有一把宝剑，曾再度现世…就是，当年依斯特。凯楠，所使用的涅妖

剑…‘『什…什么！！’波那斯激动的说道。

『是的…只有涅妖剑，才可能完全不受魔力影响，因为…它本来就是块最单纯，吸收魔力的磁石打造而成…‘

『这世界上…也只有这三块…特异的磁石，才具有＂诛魔灭圣＂的威力…’『可…它会吸收魔力…那…使用者呢？

不会被吸光法力吗？‘『没错…非但不能拥有魔力，而且，剑柄上都有着＂血咒＂，…必须剑主的后裔，用血去继

承…才能使用…’左斯侃侃而谈道，但，连他也不知，这＂血咒＂…究竟是谁所施术的。

『…‘波那斯哑口无言，他对这样的事讶异不已，却不知道，左斯接下来说的，更是让他吃惊。

『…在那事隔三百多年后…有个恶魔…由那帕什格尔特城旁的旧遗迹中…领导着一群不死的魔族…侵袭着这块

大陆…‘

『那…那…是…死灵王！？…‘波那斯颤声的说道，能让他这样害怕的，可算的上少之又少。

『没错…在那沉落多年的古帕什格尔特城里遗迹中…有人发现了，厥纳闇的遗像…‘左斯平静的说道，言语中，

正叙述着一段无人知晓的秘辛。

『什么…？‘波那斯更吃惊了，他瞪大了眼睛惊呼道。

『他的遗像跟…跟光明城的圣钟里…那死灵王的面容…一模一样！‘『啊…’许多的疑问与解答，正在波那斯

得脑中发酵，他对于这样的秘密，根本还没有心理准备好接受。

『那…难…难不成…这大陆…恶…恶魔都是…‘波那斯不敢置信的说道，这心中的许多迷团，似乎要解开了，

但，其实，却是产生了更多的疑问。

『我知道你的疑问…这也是为何我不能跟你们说的原因…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知道了，绝没有好下场…‘

左斯缓缓说道，他拂了下颚边斑白如霜得长须，闭目沉思了好一会。

『我…我绝不会后悔的…‘波那斯坚定的说道。

『接下来的，你应该清楚我要说什么…没错…这圣明灵光，就是当年圣明教所奉行的唯一法术…‘左斯接着又

说道。

『他们不承认那是一种法术，竟愚昧的听信使徒的话，相信那是信仰所带来的圣光，也因此…这不能吟唱、不

能施咒的终极大魔法…才得以变成灭魔最有利的究极武器…‘『其实，这也是为师最担心的…’接着，两人都沉默

了很久，波那斯心中除了担心丽芙外，还多了许多的疑问，而左斯…他担心的却是，这毕生钻研的秘法，却非由自

己来掌控！

『这些…都是我由一本，圣明教会第七任教宗，亲笔写下的羊皮日志上得知的…要施展出圣光…除了要有极严

苛的限制外，还不能学习任何魔术…‘左斯满心里面夹杂着许多复杂的情绪，这本书，根本不是他取得，而是当年

由他的老师那，偷取而来的，这其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却也造就了他今日，博览群观的成就。

『…只可惜…我这一生，虽然找到了一名…适合施放圣明光术的人…但却怎么也没办法锻炼她，燃起象征光明

的圣明法光…‘左斯有些气馁的说着。

『老…老师…你…你说的…难…难道…我们这些弟子里…有…这样的人？‘『……’左斯坐了下来，气虚意静

的端坐着…好似有些泄气一样。

『是…那是？…‘波那斯想不出有这样的师兄弟，在同一门下这么久，竟然没发现，朝夕相处的弟妹，有人学

有这样的秘术…『就是你那丽芙师妹。’左斯缓慢的说着。

『啊！！‘波那斯不敢相信的睁大眼睛，叫了出来，这样的事…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丽…丽芙…竟…‘波那斯跟着圣明王十几年了，由丽芙接来左斯门下起，这么多年，他竟然都不知晓，这师

妹身上怀有这样究极的圣灵体质。

『你想想…你在这十个弟妹中，为何只有丽芙没有半点法力？‘『…’波那斯无言。

『为何连你这样毫无慧根的粗汉，我都能把你训练成独霸一方的法敬将军？

你那机伶的小师妹却半点法力都没有…『

『这…这…‘波那斯找不出任何反驳的话语，呆愣愣的说不出话来。

『而且，还把我收藏多年的宝物：明月轮配与她使用？为师的苦心…你们怎会知道…‘『是…是…’波那斯低

头沉思了，他对老师这样的深沉、冷静…异常感到一丝丝莫名的恐惧。

『我调教她十几年…完全照着当年施放圣明光的方式召唤…但就是没办法解放出她的潜能，引发出＂抗魔法＂

的神力…但没想到…今次这事一发生，却把我多年来私下调练的结果，引爆出来…‘

『老师是说…法教会的人…会怀疑您…‘

『不管怀不怀疑…如今…附在芙儿身上的魔物…显然是已经把圣明光的力量引发出来了…哈哈…枉我苦修数十

年…依然参不透其中秘密，这才让芙儿们下山，却让魔物给引发出来…可真枉费这＂圣明＂王的名称…哈、哈、哈

…‘左斯凄凉的狂笑着，话语中，充满了怨恨、无奈、与不服，他对＂失去＂丽芙的哀怨，似乎大过于对丽芙的关

切…『老…老师，那…那如今…怎办才好？小丽芙…还救的回来吗？’『圣光术原本是最单纯的魔法，具有魔力无

效的作用，后来，经过圣明教的改造，才变成除魔的专行法术…‘『专行法术？’波那斯不懂这会的意思，只见左

斯又继续说道。

『他们下了诸多的限制，例如…圣光上还有其他魔力，具有消灭魔物的圣洁元素…加上如果受术者，屠杀了人

类…这层保护就会消失…‘『那当年的杀人王…不也宰杀了许多的人类？’『这也是为师纳闷的地方…不过…这可

能仅只尚失了圣光保护…如果，再让他接受圣光的洗礼…也许…这项限制，说不得不攻自破…‘『有…有这样的事

…？’『波那斯…别忘了…我们所学习到的，都是前人的知识…这其中有许许多多我们不了解的事…并非小小的人

类，所能解释…‘左斯语重心长的说道，这些年来，苦心钻研秘法，不但让他骄傲的个性，大有转变，年纪越长，

也越体会出，学无止境的地步。

『是…是的。‘波那斯对老师提起＂人类＂两字，却百思不解。

『…这妖一定是上百年前的魔物…而且…跟圣明灵光法术，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这话怎说？’波那斯问

道。

『很简单…如果一般魔物，引发了圣明光，无疑是自寻死路…留在丽芙体内将直接被圣光给消灭…唯一的可能

…就是这妖，曾是为圣灵军队的一份子…‘『圣灵军队？…’『没错…唯有这样，经年累月的吸收巨大的魔法能量

…吸收过这样单纯的法力…才能够抵挡的了，丽芙那隐藏圣气的庞大力量。‘『那…那…现在…这个魔物…不就成

了极俱威力的妖魔吗？…’『也许…他的妖力或许还倍数增加许多…但，我猜测没错的话，他应该是无法施放、或

吟唱法术…‘左斯不断的做猜测，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史无前例的妖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他这样做…那…圣光的力量就会散去？…‘波那斯大胆的假设道。

『没错…‘左斯笃定的说道。

『那…还有…这妖人口口声声直称迪卡波王的名讳…莫…莫不是…就是那杀人…‘法镜将军，这粗猛的壮汉，

现在，是真的害怕了，他发抖的嘴唇，不自觉的颤抖着…『不！不可能…’左斯又一次斩钉截铁的说道，他绝不相

信，那记忆中，人们不敢言传的大魔王，还有可能回到人间…他们的历史里，杀人王，是没有血性的，他，不仅弑

父弑母，还滋意假借名义，以宰杀魔族之名，屠城、杀王为乐，受保护的人们，根本不了解他们在城外所做的一切，

很快，被有心人完全的误导…加上当年的士兵们，倾向杀人王的，都一一被灭口，人人剩下的，只是畏惧他杀妖的

本事，在积非成是下，杀人王，在他们心中，比起万恶的死灵王还可怕些！

『…那魔头…虽然是个丧心病狂的魔人，但…他毕竟是个人，还从未听说过他变成了恶魔…加上，他的儿子，

后来也打父亲的名号，在布尔格城外建国，他们…不但墓碑还刻在土地上，传言中，也没有变成魔物的迹象…‘左

斯一相情愿的分析着，他的分析也没有瑕疵…只是…他完全没有料想的到，百年前，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可…这魔物…这般的怨恨迪卡波王朝，又不知道迪卡波王一世…早已仙去百年，岂非跟这…有…‘波那斯，

始终惧怕着想像中的事，变成事实，一面担忧的疑问道。

『唯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可能是当年，随着杀人王…一起被诛杀的数万军队幸存者…‘『幸存者？’波

那斯疑问道。

『这一切很难弄个清楚…除非，我们真找到这名妖魔…才能得知…‘左斯不喜欢自己空猜测，虽然，他是个对

自己十足相信的顽固者，但，他很清楚，就连自己，也还有这很多的迷团。

『嗯…‘波那斯同意他的说法，因为，再怎么猜想，也比不上听那妖怪亲口说出来的确实。

『我左斯千想万料…也猜不出，有这样的魔物…会侵占拥有圣明力量的躯体…‘左斯自嘲的口吻说道，没有理

会波那斯，自言自语了好一会。

『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是这魔物，非但不怕法术，他天生的妖性驱使下，还能够隐藏妖气与感染寄宿主…芙

儿到时就算找到…恐怕…‘左斯知道，只要这妖魔不施展魔法，单靠妖兽本能的力量，就已经可以避开所有人的追

迹，而且…就算找到了，丽芙，可能…也已经被妖魔同化了！

『老师…难道…真的只有牺牲一途吗？‘波那斯十分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口中万分难以启齿的问道。

『目前看来…除非能找出世上三把圣剑其中之一，而且让它的继承者，用剑芒去消灭他，不然…实在无计可施

…甚至连寻人，都难以找到…‘左斯做了最后的推测，一脸茫然无措的回答道，波那斯，第一次看到老师露出这样

的神色…『可…可怜的丽芙…’门外偷听的赛拉，已泣不成声，听完最后一句，她再也按耐不住，奔了出走廊。

『赛拉！！‘波那斯骤听，才发觉赛拉一直躲在门口偷听，想追出去时，才听见师父说道。

『让她去吧…她根本也找不到芙儿的位置，她最后终归还是会回来你这里的…记得，如果在遇上丽芙…不…在

遇到那魔物…千万不要使用魔法…因为那可能会增加它的妖力…‘左斯像想起了什么，提醒道。

他猜测，长年吸收魔力的圣灵军队，本身不知不觉中，一定已被训练成了超大的＂魔力吸收体＂。

他猜的没错，只是他不知道，当年的羽邪二妖姬，就是被凯楠魔化的肉茎，一点一滴的，完全被吸收走所有魔

力，才会连自已都无法隐藏，被凯楠的儿子伊丹斩灭。

『什…什么？‘『这只是我的预感…同时具有圣与魔的力量者，却没有因能量冲突而毁灭…看来…它的体内一

定凝聚有相当可怕的一股力量…’『…希望…一切不要成真才好…还有，如果发现身边的人有异状…要立刻施行像

＂光人术＂一类的术语，以便测试…‘左斯语重心长的说着，并且提醒波那斯，那魔物是＂完全＂吸收魔法的，一

丝魔法都无法点燃，因此，只要有不能接受魔法诱力的人…就有可能是＂它＂。

『这我知道…‘光人术是完全无伤人体的小法术，波那斯知道左斯的用意。

『嗯…去追你师妹吧…‘左斯似乎很疲倦了，他离开了自己台前，缓缓的慢步离去，他还是担心这两姊妹，尽

管他先前要波那斯不用追了，最后，还是松口。

『是。‘波那斯立即解除了波镜光环，深深的叹了口气，回了兵器房，拿出一柄自己尘封已久的巨槌…＂憾天

＂两个大字刻在上头。

『老家伙…我们又见面了…‘十七年前，波那斯还不会使用法术时，就是，靠它，取下钢谛城第一勇士的头衔

的，他万万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用的到它…波那斯猛力挥了几手，果然人不能不服老，虎口立刻隐隐发疼，他

皱着眉，快步的搭上仆人准备好的马匹，追赶自己师妹去了…就在圣明王左斯，离开了书房，他缓缓的来到一间被

封印的密室，破除了上面的咒语，他走了进去，那是一间只有一柄剑的兵器室…他，伸手打开了一副被完好保存的

剑鞘…那是一柄十分巨大的剑，侑黑、厚重，他缓缓套上一只金色特制的手套，提起重剑…上头…有着深红色的血

渍。

清楚的印着三个字…封、魔、剑第八回恶夜追迹夜晚，象征着黑暗、寂静的世界，现在，正是大地释放能量的

时刻，这里，却丝毫没有任何的生气…遍地酸土落叶、朽木枯藤上，没有任何的鸟兽虫鸣…幽暗、沼泽、寒风、肃

寂…是这一大片的败土森林，给予视觉、感官上最大的特征。

这种地方，就连风声，都带有一种阴森恐怖的呢喃感觉，好似鬼魅哭泣的夜啼般…漂浮在这片浓浓雾气的枯树

林中。

丽芙，就这样，静静的，横躺在一棵巨大、枯木枝下的废草堆，落叶，盖住了她大半的身躯…她全身湿透了，

痛楚，一直没有停止过，战栗、扭曲、抽搐…种种的变态，是她肉体上直接的反应，晕迷、模糊的意识，载浮载沉，

只手已经彻底麻痹，像树根般的异魔神经，穿破了她的手臂肌肤，密密麻麻的，环绕在只手刀片上，接合在特殊小

孔的月轮环之中。

手板被大刀片插破肌肤，流出的大量鲜血早已干凅，渐渐地，丑陋伤口渗出来的，是奇异、深绿色、像化脓一

样的液体，滴流在光滑晶亮的弯刀薄柄上，滋、滋、地冒出水泡与白烟，产生出犹如强酸腐蚀的作用，一点一点，

将两片上古白田玉打造而成，无坚不摧的神兵弯刀：明月轮，蚀化为滚烫的乳白液体。

如果绿液是腐蚀液体的话，那一定是比任何人类知道的蚀酸液，强上数百倍！

时间，对于晕迷的人，没有任何意义，丽芙，就这样…深深的沈睡着。

虚弱、垂死的人类，现在，依靠的，是恶魔所给予、源源不绝的转化气力。

日夜，就这样接替了许多次，丽芙，正悠悠的转醒过来。

『啊…‘苏醒的少女，肉体第一个反应，是最直接的，她，嘴唇干裂、肚子里，有着很强的饥饿感。

『我…怎了…这里是哪里…‘丽芙只觉得眼冒金星，沈睡初醒，最容易产生许多错觉与短暂失忆，她，正努力

摸索、拼凑。

『啊！对了！‘有些记忆，已经回复…虚弱的丽芙，既惊又羞，还没有注意到四周的环境，便立刻举起只手…

『怎…怎么会这样！？’丽芙不断仔细的检查只肘、手臂，第一时间关注着那曾经是剧烈疼痛的来源，只见，手板

的伤口，竟然消失了？！

被插穿的伤口缝，现在，像是完全没有一丝伤痕般，完美、无暇！

『我…这…这是怎么一回事？‘丽芙的大脑，依然有些晕眩与迷惑，好似、这一切，都只是不曾发生过的幻觉。

『不…不对…我在哪里…这是哪…赛拉？赛拉！‘丽芙不自觉的叫唤了两声，心理是害怕的，她，从来还没有

这样，独自只身一人，被遗落在暗夜的旷野之中。

『有没有人啊！赛拉！赛拉！！‘尽管肉体还十分虚弱，少女；还是被恐惧的心理左右着，不住的声嘶力竭！

『不！‘她已经快要歇斯底里了，滚珠不断在她脸颊上滴滴滑落，这里，宛如人间地狱，突然，她只手紧紧的

抱住自己，孤独…早已变成了恐惧，害怕，令她又一次记起了一件可怕的事实，那幅…肉体被别人操控、占据，剧

烈的羞耻模样…在那大厅上，完全露出羞耻的模样，赤裸身体…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手淫、射精！！

她，心中极度的害怕着，肉体…怎么会变成这样！？现在，她反而更害怕的，是回到人群里面！

肉体再做出什么丢脸的事，已经不是很难受…难受的，是那一只只、杀人般的鄙视眼神！

内心里的毒药…已经在少女的心中，凝结！

『呜、呜…呜…‘紧紧的抱着自己…孤独、哭泣…现在的她，再也不想见到任何人！

可是，奇怪的很，那能控制自己的寄生恶魔，像是消失踪影，偌大阴暗一片的黑树林里，只有长像怪异的死林

枯木，好似连虫鸟、生物都失去踪迹，只留下丽芙孤伶伶的一人…『出来！你给我出来！‘嘶哑、惧怕的声音，响

彻整片的森林，她只能用大声的吼叫，来缓和心中的极度不安，毫无回应的空气中，只有激烈的心跳声，令丽芙更

加无助、害怕，这地方到处是像这般的寂静、寒冷、黑暗…连离开的勇气都没有，少女，只能更激动的大声呼叫着。

这一切…太不正常了！连丽芙自己都这样觉得，是否…还停留在那恶梦之中，没有醒过来。

『喂！有没有人啊？喂！！谁？是谁在那边？‘突然，寒风一阵，吹起了有如旋风一般的涟漪，向丽芙迎面而

来。

『喂！救…！‘思路没有太久，忽然，寒风挟带着雾气，有一股呼啸而来的风劲，正面袭击，竟然，笔直的射

向丽芙眼前！

那气势来的既急又快，几乎就要命中目标，尽管身子虚弱，但肉体的本能，让她的身躯，侧过头，然后神奇的

向后翻滚了两圈，利器，就这样穿破了她膀子上的肩带，丰满圆滑的左胸，立刻露出雪白的乳球。

『是谁！快出来！‘丽芙大声的吼叫着，不觉得又羞又怒，额头上斗大的汗珠，显示刚才是多么的有惊无险。

左斯既身为术士界与武界的高人，自然在丽芙从小时就教导过，如何黑暗中冥敌、应战，听声辨位能力丽芙自

是有的，只不过，临敌经验尚浅，虚弱、再加上这般毫无预警，逼的她狼狈不堪。

其实，她根本也分辨不出，究竟…是多年习武的本能，还是冥冥中，受那恶魔控制下，才能得以侥幸躲开这一

击…『是谁…到底是谁？！快出来！‘丽芙惊呼道，红着只颊，尽管，黑暗中，应该没人看到自己酥胸半露的模样，

但，女孩的矜持，这时，却也成了致命弱点！

她右手遮住左胸的衣带，深怕那羞人的大乳又露了出来，刚刚的偷袭，几乎要击中她的喉咙，惊魂未定的她，

眼睛一撇，地面上那道反光，现出像银针般的尖细暗器，笔直的深入土壤内，露出一点头来，其力道的强劲、凶猛

…不像似吹箭之类的兵器所射出的。

沙沙的遍地树叶中，忽然闪出一条模糊的黑影，一闪而灭，那…是个看不清楚的人形！

『你…‘在丽芙还来不及出口，身体已经感应到，模糊的黑影，突而迎面扑来，似乎，手上还有一柄看不见反

光的利刃。

这种枯木林是遮不了人的，除非…对方是有魔法掩蔽、保护！

丽芙直觉性的反手伸到背后，但…那对最贴身的神兵武器，却不知身在哪里…（糟糕！明月轮呢？！）丽芙心

里，真的降到了冰点！

她只能不住的后退，黑暗中，虽然看不清对方的身影，但多年武技的调教下，丽芙，还是可以感应到，那一股

猛扑而来的攻击！

左后翻一圈才知道，右手抓住左肩，要闪躲，是多么的不容易！

『啊…！‘就在那致命的一刻，丽芙的后脚竟陷入了泥沼之中，身体整个的向后倒，顿时间，她丧失了躲避的

能力，无形的利刀，已经扑到眼前了！她唯一能做的，左手…就这样横挡在自己眼前…（我…我…真的…就这样要

死了吗！？）丽芙内心剧烈的变化着，她不要…她想活命！

『砰！‘短暂、瞬间的一声巨响，天空中亮出了一柄断裂的晶亮物体。

那是一截整齐断开的弯刀，插在落叶堆上面，只断截部分，就足足有三尺多长，显示出，敌人那把弯刀，不但

轻、薄，而且是十分的细长、锋刃。

『什么！！‘黑影以为丽芙偷藏了什么兵器在手，退了回去数步，接着，林中却立刻又激射出三把像利刃的暗

器，直逼丽芙而去，黑影，与那林中的另一人，似有着十足的默契。

『唔！？‘丽芙还来不及反应这么多，本能便立刻仓皇的避开，根本还没时间细加思考，为何左手变的比钢铁

还结实，能崩断利刃？又为何手臂会是这般，没有丝毫感觉、痛楚？

才欲思索，紧接而来的偷袭、逼近，又再次让她连退数步，一打定、一翻滚；起身便向后逃跑而去。

（是…魔剑士吗？还是…夜…夜…影魔人！？）丽芙满身泥泞，心中不断的嘀咕着，这些偷袭者，到底是什么

身份？究竟有多少人？为何要伤害她？

模糊的黑影，瞬间隐入了大片的黑森林中，就在，丽芙死命拔腿奔跑时，竟，十分诡异的，背后那团黑影，这

时…又一次出现在她的正前方！

『你！…啊！…‘凌厉的剑气，忽隐忽现的身影，再次直攻丽芙而来，没有利刃在手，失去攻击能力，更加上

没有魔力高强的姊姊保护，剩下的…丽芙只有恐惧与本能。

『将你的灵魂献给我，我就替你杀了他。‘就在丽芙危急的一瞬间，腹中那熟悉、可怕的声音，又一次的发声

了！

『我…哎啊！‘丽芙根本来不及反应与回答，无形的利刃剑气，却从她细白的粉脸嫩颊上，留下细丝般的红色

刀痕。

『你只有16岁…难到…你想就这样死吗？嘿、嘿…‘邪恶的声音，又一次的唤醒丽芙，现在，她没办法分辨任

何事，因为，死亡…已经向她逼近。

『不…！‘她不加思索的尖叫道，黑影的剑技，压的她无处可躲，她不敢真的又举左臂去挡，只能左支右突的、

狼仓不堪的闪避，废土中，又不知何处再有沼泽，下一次，也许就没有刚刚那么幸运了。

『再三招，你就是死人了，咭咭…‘恶魔突然多话起来，也许，丽芙是真的就快要被终结…『救…救我！…啊！

’丽芙左闪的太过用力，果然，利刃已逼到了眉尖，再两步，三尺长的断刃，就会顺势划破喉咙！

『快说！！‘『我…我愿意！’少女…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理智…她，始终都没有跨过生死的极限…她，屈服了

…多日来的折磨，她的意志，是颓糜的，但…虚弱的身体，求生欲念，却是强烈的！

『啊！！‘丽芙大叫一声，只眼害怕的紧闭，尽管，生死对决中，这是十分致命的错误，她也顾不得这些，心

中，已经答应了恶魔的要求…她还太年轻，还有着太多太多事物没有尝试过，就算要死…她也不愿就此…魂飞魄散！！

『嘿嘿…很好……‘邪恶的笑声，吟吟不断，丽芙睁了开眼，只见，自己竟然神奇的躲过了黑影最终的一击，

左手，还牢牢扣住他的右手臂！

她，发挥魔鬼般的力量，左手，堵住了猛劈而来的劲力！

『怎！…‘密林中的二人，刹时间都呆愣住了，就在那睁眼一瞬，黑衣剑士手上那柄看不见的隐形断刀，立刻

现出了它的形状！

丽芙眼前，现出一名俊俏、结实的长发男子，一身暗绿色的大衣，胸口，有着龙形的图腾，手上，剑断…似乎，

他身上的气力，正逐渐被恶魔吸收着，脸上，露出痛苦、讶异的神情。

男人，就在这瞬息之间，已经由攻击的优势，变成了绝对的劣势！

『你…你！‘丽芙讶异之声，脱口而出。

『怪物！‘黑衣男子，虽然右手被制，立刻换手握剑，挥动着左手上的利刃，对着丽芙细白的手臂直斩而下…

『啊！！’丽芙又一次的尖叫，因为，她根本没办法自我控制的，缩回手。

只听见又一声清脆的吭铛响声，一柄锐利的纯钢短刃，再一次的断成两截！

『吾？…什么！？‘男子万分讶异的看着眼前的景象，一幅超乎他的想像中，预期的影像…少女，根本没有偷

藏什么宝物…她的手臂，现在，就变的比那纯刚利刃还要坚硬。

『出、来、吧！‘丽芙肚子里的声音，一种奇异、诡谲、十分强力的语气，缓缓说道，接着，不顾丽芙左肩春

光外泄，右手掴拳，就这样一记痛击，打在男人的肚子里。

『呃啊！…‘男人出乎异常的大声吼叫，口中立即喷出鲜血，因为，一柄锋利无比的银白弯刀，竟然经由丽芙

的手，穿过了男人的背部，破开他的下腹朝树林里飞去。

『明…明月轮？！‘丽芙讶异的看着向远方飞去的白光，嘤嘤阵响，与那空中飞舞的模样，她太熟悉了，没错，

正是那副失落的神兵利器！

『哎啊！‘明月轮钻入了一棵茂密的巨树上，突然，树稍里传来一声凄厉的女子叫声，一具娇小的黑影，就这

样跌了下来。

『嘤、嘤、嘤…‘回转中的明月轮，半弯的刀身，顺着力道，转了一圈，飞快的激射回来，只见，丽芙的右手，

自动张开手掌，巨大的刀片，就这样停了下来，深深的插在她手掌之中！

『啊！怎！怎…会这样…‘丽芙还不明究以，伸回右手一看，只见掌中心的部位，竟，没有半滴血，穿过刀片

…裸露出来的是个洞，并没有伤口！

好似有着数层肉折般的层缝，紧紧包裹住刀身，内层的湿肉上，有着像鱆鱼般的黏膜细孔，正分泌出奇特的乳

白黏液，快速的…将弯刀融入自己的掌心里面！

手掌中散发出阵阵腥臭的白烟，十足变态恶心！完全诡异气息！彻底吓坏了不知所措的少女！

自己…这身体…究竟是怎么了！！

就在丽芙惊讶的同时，哀嚎的男子，强忍着剧痛，挣脱右手的拘束，转身死命往远方的女子方向奔去，突然，

丽芙的左手，自主的高高举起…『可…可恶！‘男人…可以完全感受到背后那股强大的杀气，就在生死交关的瞬间，

他与地上的女子眼神快速的交会…立刻，做出了决断！

女人马上咏唱着奇特的咒语，男人也立刻抛下手中的断剑，踩着奇特的步伐，偏离开女人所在的位置，没多久，

身形竟然快速同化在这大片的浓雾之中。

女人口中所吟唱的，是一种让人移动速度加快的瞬移术，而男人身上的一切术法，都是由她所施放出，可以这

样说，男人是个单纯的战斗体与接受体，而女人，是最好的攻击辅助动力！

这样天衣无缝的战斗技巧，没有无比的默契，是绝对办不到的。

另外，他们身上的衣服，正好是最佳的保护色。

『嘿嘿…你们还不算太笨…咭、咭、…‘丽芙腹中低沈的声音，狂傲的笑着。

因为，他是故意放走眼前的男人，他的左手目标对准女人，表示…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他的面前，救走他要的

猎物。

丽芙已经迷失，生死片刻一瞬…她，就好像还不知道发生何事一般。

『他是你的丈夫？‘丽芙身体缓缓的自己走近女子身边，肚子里声音沙哑的这样问道。

『…‘女子恶狠狠的看着眼前的魔人，只手，握住脚裸不住溢出鲜血的部位，地上，有着一把像法杖又像十字

弓的兵器。

『能够做到这样心意相通已经很不容易，只可惜，你们找上的…是我！咭、咭、‘恶魔自豪的说道，发出的，

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

『哼！你别得意…恶魔！很快的，龙军团就会来取你的狗命！‘女子咬牙切齿的说道，丈夫；那转瞬间，万般

无奈、痛苦的眼神…自己…也早有了必死的觉悟，送走爱人的那一刻，她已有牺牲的领悟，等待，是族人能为自己

复仇！

『龙军团！？哈哈…哈哈！说的好！说的太好了！！‘恶魔似乎听见了熟悉的名字，兴奋莫名的狂笑着。

就在恶魔狂笑的同时，两个女人，只能沈默、担忧着，却不知如何是好。

『你们俩追了我三天三夜的，怎舍得让你就这样的死了！？嘿嘿…‘『哼！’『我是故意不杀死他的，当我感

应到你肚子里的脉动时，我已经决定，把他的生命，留给自己的骨肉…胡、胡…‘恶魔兴奋的说着。

『你…你说什么！？‘女子不懂的恶魔话中的意思，不过，她讶异的，是恶魔，怎么会知道，她已经怀有身孕！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嘿嘿，现在…她的这幅肉体太虚弱，需要利用你的身体，来喂饱…‘恶魔狂气的说道，

左手，伸了出去。

『什…什么？‘丽芙完全不解的听着肚子里的声音，现在，她又再一次沦为，受人控制的傀儡…『啊！…’突

然间，丽芙的左手抓住了女人脖子，一股超出她手臂力量的气力，将瘦小的女人，提起到只脚腾空，只见，女子痛

苦万分的挣扎着，力量，似乎一点一点的流失掉。

『不…不要…‘这句话，却是由丽芙的口中说出，她以为，寄生恶魔，打算一手掐死这个女人，但，奇怪的是，

一股滚烫的热气，似乎缓缓由她的手心里，舒服的传送到心窝里，女人的魔力，现在，正经由丽芙的手，被魔茎吸

收着。

那感觉…还真是奇特、舒服…『哦吓…唔！…啊、啊…‘女子脸上痛苦的扭曲着，一张细嫩的俏脸由白翻红、

由红变紫，痛苦异常，只手在丽芙的左臂上死命留下许多爪痕，但丽芙似乎并不为所动。

『痛苦吧…我无时无刻都在诅咒你们拉维尔人，唊、唊…这大陆上的男人，就要变成我的食物、所有女人…都

当成为我的奴隶、俘虏…‘魔人越说越狂，丽芙的只眼，顿时变成了野兽般的深红色。

『方、德…在你的土地上，就将要永远变成我所创造出来的炼狱了，哈、哈、哈！‘恶魔也许吸收了太多的魔

力，逐渐…付诸在肉茎上的邪淫之瘤…开始大量蛹化…『现在，就让你们两个，先来一一见证！’吸收了越多的魔

力，在转变成妖化邪体的过程中，会逐渐影响他人格的本质，不知不觉的，这个魔人…有着超越淫魔的邪欲！！

『不…不要！‘被魔后折磨十多年的岁月中，王者，早已失去了正常的人格，他的兽性、欲念，甚至超过了绿

鬼之森里的任何妖魔！

『你…你…不会…得…得逞的…呜…恶…‘女人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挤出了些话，眼看，紫青的脸色，就要

晕死过去。

『嘿、嘿…‘突然，恶魔放开了女子，只见她像是得救了一般，只手握住脖子，不住的在地上猛烈咳嗽着。

女人…现在，魔力被吸的一滴不剩，身体又因为受伤、加上被恶魔折腾许久，才咳没多久，就幽幽的晕了过去。

『我的仆人…现在该轮到你了，你是不是觉得，浑身舒服的很…‘恶魔的声音，似乎是对着丽芙说道，那声音

…竟然异常的转变成阴暗、鬼魅的气息。

『不！你…你想做什么？！‘恶魔说的一点都没错…但…这…却让丽芙，感到更加害怕！

『小女孩…现在，快对你的主人…我！宣示你的忠诚！‘恶魔放开了对少女的控制，他要让丽芙，靠自己的意

志，说出屈服的话语。

『不…我不要！‘丽芙当时是迫于无奈才脱口说出的，尽管身体被控制着，她也知道没办法反抗，但…要自己

向一个恶魔屈服…对身负除魔使命的她…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可是，一旦心理已经越过那条警戒，那一句话…脑子深处里面…还是产生了这样的反应…（难…难道…我…真

的要…变成恶魔的仆人？！）少女内心痛苦的挣扎着，对错是非…飞快的在脑中一闪而过。

『你以为…刚刚只是随口答应吗？…嘿嘿…你似乎不懂的出卖自己的意思…‘恶魔再一次的提醒她，突然，丽

芙觉得乳头内像被狠狠的弹了一下。

传达到大脑的，竟然是强烈的快感！！

『啊…你…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丽芙颤抖的说道，她可以感受到…身体，不但被控制着…而且，还逐渐

产生变化…例如，阴蒂上头…现在，就酥麻的要命…『你的肉体…已经开始长出淫毒之瘤…你都没有感觉到吗？’

『什么？！…恶魔！…你说什么？？‘丽芙害怕的发抖着，她想去摸索自己的身体，看看是否真如恶魔所说的…但

…恐惧心…令她不知所措的哀声大叫。

眼泪…在她娟秀的俏脸上，快速的奔落…似乎，被宣告着她悲惨的一生，终将开始…『地狱般的快感…已经在

你的‘心理『滋生…你不是一直都很期待？…嘿嘿…’恶魔不怀好意的淫笑着，似乎看穿了丽芙的需要…他并没有

操控她的躯体…但，肚子里缓缓舒服的热气，却逐渐变成丽芙不可控制的欲望…皮肤变的紧绷、呼吸越来越急促…

只乳主动的硬挺起来，似乎…有些粘粘的液体，在乳头上溢了出来。

『不！我不会当你的奴隶！‘丽芙只手抱住自己，害怕…无助…尽管，嘴巴这样说道，那股熟悉、难忍的阵阵

快感…却像火一样，快速的在体内燃烧起来！

（不！！不会！不会的！我绝对不会认输的…！）丽芙的内心不断的说服着自己，手指…却有些不听使唤的，

不自觉…触摸着发烫、酥痒的部位。

『哼、哼…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对主人的尊重！‘突然，丽芙的右手，用力的掐住她那暴露出来的左胸乳头，

强烈的刺激、痛楚数百倍的敏感神经，立刻传达到她的大脑内！

『啊！…‘丽芙浑身竟像要爆炸一样，体内神经乱成一团，性器官的部分，敏感度，还在持续的提高着…（啊！！

我…我？！这…）现在的她，只能不断的摇头、接受着…『很过瘾吧！哈哈哈…你就要变身了！！’恶魔持续的催

化着妖力，强大的力量，直接、猛烈的，由少女内部…向外窜出。

『在你乖乖听话之前…我得先教教你…什么才是你真的面目！‘这时，丽芙的阴蒂，又再一次的，隆起成粗大

的肉茎…强烈的刺激欲望，袭击在茎干的前端上。

『嘶！…呼！！‘丽芙只眼翻白…转红、再变成魔鬼般晶亮的碧绿色，十分骇人的景象，接着，在没有触碰下，

私处上内隐的穴壁，竟逐渐外翻，露出来的肉折…变的许多层次，缓缓溢出大量透明的晶亮蜜液，突然，一根粗大

的魔茎，就由蜜穴中滑了出来！

『啊…啊…啊…‘丽芙抬头剧烈的抖动着，只手在没有被控制下，现在，是自己主动的套弄…那一对，魔鬼般

可怕的巨阴茎！

阴蒂上形成的肉棒，宛如男人阳具一般，穴壁内的魔茎，这时…却是结满了…大大小小，许多肉瘤般的紫红色

圆球。

『哈、哈、哈、女奴！现在…我就让你…露出恶魔淫乱的本质吧！哈、哈、哈！‘魔茎不断抖动着，茎皮上可

怕的肉瘤，竟然…有几颗，缓缓的向丽芙的本体内，滑行、潜入…『不！！’丽芙疯狂的大叫着！肉体…接连着，

开始产生一连串剧烈的变化…正逐渐违背意志…转变着…『散开吧！…让世上的人都知道…我！伊斯特！回来了！

哈、哈、哈！！‘恶魔似乎一点都不畏惧身在人类统辖的领地里，他持续狂妄的催动着体内吸收已久的巨量妖气，

不再隐蔽…就这样…任由妖魔的真气，窜入丽芙的每一吋皮肤里面，雪白的肌肤上，正散发出大量、浓烈、阴森的

强烈妖气…滚滚红光、绿气飞舞着，直冲天际。

瞬时间，爆发出来的庞大妖气…毫无遮拦般，伴随在雾气笼罩下，肆无忌惮的散发、游走…掩没了这整片，荒

野败地的枯朽森林…一旁清醒过来的女子，完全被眼前的模样吓住…看的目瞪口呆！！

就在这个时候，大陆中央的废源尸地之颠，波扎那斯山上，突然红光大作，奇异的天象，在这座险峻的山中，

『万鬼城‘上空，现出了一幅恐怖的血光景象！

大殿中的王者：阴颅鬼王，立刻快步的走进了偏堂的石柱大厅，来到一间，用骷髅头砌成的白骨屋内，向着一

位疯痴、秃发、斑白的鬼婆问道。

『暹婆…告诉我，为什么会浮现这样的景象…难道…主人…是主人要复活了吗！？‘鬼王的手，兴奋莫名的不

住颤抖着，尽管，他有着四只手臂！

『血！血！！‘暹婆似乎没有听到鬼王的声音，专注的看着冒泡、滚烫的黑油锅，那腐败的尸臭坏水中，渐渐

的也弥漫着红光，她突然声嘶力竭的呼叫着，只手握着两截人骨，不住的敲打着锅面，她的只眼是凹陷的，手中的

骷髅骨刺上…插着一对奇特的眼珠。

『是狂王…狂王的血！！‘暹婆忽然大呼一声，一旁的鬼侍们，竟个个吓得不寒而栗，任由暹婆一人疯狂的手

足舞蹈着，开破眼前魔咒的指示。

『什么？！‘鬼王不敢置信的呼道。

『会吞妖的狂王！！是他！就是他！！‘砰的一声，暹婆手中的骨头竟然就敲断了，眼珠滚落在地上，那张瞎

眼的皱脸，布满了更多恶心的皱纹！

『怎…怎么是他？‘鬼王讶异的看着…没有理由…没有理由！身为祭物的妖魔，为何…会散发出这般巨大的魔

力！

『狂王！是狂王啊！！他活过来了！啊！！‘暹婆的脸上，就像要吓死了一般，苍老的皱纹、惊讶的表情，突

然，吐出了大口的黑血！

『主人！血…血！…魔血已经散开了！散开了！快醒、就快醒！！‘暹婆脸色似乎要死了一般，旋即倒在地上，

死厥过去。

一旁的众妖侍鬼，立刻蜂拥而上，将暹婆抬了出去。

『狂王…‘鬼王摸了摸自己头上倒弯的只角，似乎有些恐惧、却又有些快意，鼻子下完全露出骷髅白骨的丑脸，

神情…复杂，嘴角…却是微微上扬。

按耐不住的…是满身鬼魔的精气，他没有理会任何人，独步的走出屋门，他，心里明白，『魔夜‘那一日…很

快的…就要来临。

『凯……楠…！‘鬼王精壮的右上臂，立刻猛烈撞向眼前石柱，只见巨石般的大柱，立刻断裂开来。

『哈…哈…哈…哈…‘鬼王不断的狂傲咆哮着，厚重的脚步，逐渐变的深…沈…身后，石柱大殿，开始一根接

一根…崩塌断裂……第九回欲望媚眼人类，是可悲的生物，为了突破极限，无不想尽各种办法，利用极端的方式，

来达到肉体限制上，所做不到的事。

但，人们却没有仔细想过，一旦躯体超越了自然界线的法则，灵魂…到底还算不算是『人‘？

似乎，没有人会在意这一点，这世上的『妖‘，却因为这样，肆虐开来。

妖灵，是属于精神生物，跟人类不同，人是一个灵魂一副躯体，失去了任一，生命也将结束，妖却不同，可以

同时拥有多副躯体，可以与另一个意识、肉体融合，甚至，吞噬…只不过，它的妖力…得够强大才行…虚弱的妖灵，

不消说别想占有别人肉体，就连遇上同类，都难逃被吞并掉的后果。

这样的生存环境，根本不是人类，所能够想像的！

弱者，就必须依附在强者之下，为其奴隶，供其驱策，在被消灭之前，不管身在何地，只要有丝毫叛意，都将

即刻被灵主的精神力量，驱爆湮灭！

强大的妖灵，不但可能同时拥有数个分身，更可能有多个个体，只是，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削弱自己妖力的

作为。

这样诡异的灵物生存法则中，原本是没有绝对的地位与服从…仅有的，是对于力量的绝对屈服！

唯一的存活规则，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却造究了完全平衡的妖世界，彻底分明的阶级、主从地位，还有，集中

的力量！

妖是所有魔性生物中，最难解决的一种，也是所有不死鬼兵与魔造兽人等的驱使者，他们，只有还有一点点的

血液…就能够生存下来…只要…只要…他们的本体…没有被彻底的消灭之前…就像魔茎一样，失去了肉体的所有功

能，除非…除非…有种『终极‘的复活法术，能让它完全的再造、重生…否则，他的本体，将永远只是一块恶心的

肉茎！

这种妖…就只能一辈子抢夺别人的一切，永远、永远、都长不出任何属于『本体‘的部分…这就是圣剑，最可

怕的力量！

封魔、涅妖、俱灭。

绵延数百里的枯叶恶林深处，弥漫着浓厚的绿光、热气，由一位少女的身上，大量散发出骇人的妖气，周围的

树林、枯叶，逐渐由枯黄，转变成暗褐、最后变成了紫黑！

一旁虚弱的女人，极力的想逃离这个地方，但，没有了法力，流血不止的脚裸，根本也离不开半步，只能惊讶

的看着…眼前这一生都没有见过的恐怖变化！

『嘿、嘿、嘿、嘿、‘少女腹中的声音转变成阴沉，人类的少女…肢体，抖动着，皮肤，排满了奇特的透明黏

液，凝结、转变。

丽芙的头发变的越来越长，甚至长到了超过屁股的部位，一头乌黑的秀发，转瞬间，竟然一根接一根…蜕变为

银白色，变成雪亮般光泽的细密长发。

『痛…痛！‘指甲，变的又尖又长，手腕上布满紫青色的血丝，让那只完好的玉手变的丑陋，接着，臂膀上竟

然就长出奇异的花纹，像刺青一般，沿着粉肩一路长到了手背上！

那诡谲的花纹，彷彿是植物生成，微细、萤光、绽放，好似会呼吸一般！

很快的，丽芙的全身，竟都长满了像这样的魔性植物！

『停…停止…！‘她的肌肤里面内，像不断有小虫在窜动着，下体露出精壮到骇人的两根大阴茎，一晃一晃，

十分凶猛似的模样，只手…正死命的抽弄着。

『我…我的手！‘丽芙的左手，原本正不停的抽递着两根大阴茎，突然间手却抽了回来，掌心中…竟，裂开一

条缝，伸出一条像极了阴茎的长触手！

一扭一扭…像条蛇般的不停蠕动着！

那长长的蛇头上，宛如龟头一样恶心的部位，还会喷出像银丝般的乳白色黏液，茎皮上青筋暴跳，上面有着一

些奇怪、润滑的透明液体，躯体疯狂的蠢动，好似一件灵活的长型兵器！？

果然，跟着触手茎头旁边，立刻叉出了五根、银亮、鲜红色的勾形利爪！

银勾上布满着被液体侵蚀过的血红细纹，没错…这五爪就是那件神兵：明月轮，现在，早已不复原本的模样，

魔血的蚀化下，如今，已变成了这幅尊容。

魔性的触手…从此，将是她最可怕、也是最邪恶的致命武器！

然而，外观的一切变化，对于丽芙来说，都远不及内心的煎熬。

意识里，竟是不断的后悔着…早知…宁可一死，一了百了的想法，一闪而过！

『杀…杀了我吧…痛…好…好痛苦…！‘肉体上剧烈的变化，对于正常人来说，的确是无法负荷的痛！！

『嘿嘿…很想解脱吧…这种痛是没办法解脱的…除非…你奸淫她！‘恶魔对着倒卧一旁的女人，这样说道。

『你…你！‘女人吓得浑身发抖，看着触手魔茎上发亮的五爪刀片，死亡的阴影与被侵污的恐惧，正一步步的

靠近…『你身上的魔气与淫气根本没办法消灭…只有靠转移给她身上…你才能减轻痛苦…’『不…我…我…‘丽芙

根本没办法做出这样毁灭人性的事，更何况，自己，毕竟也是个女人。

偏偏，肉体本能与渴望是直接的，尽管她拼命的用尽力气想自我控制，像极了蛇般的触手，还是不停的游往女

人的身上！

『啊！！‘女人想伸手去握住那不断靠近的魔触手，却没想到，还没握住，手指尖就立刻被划出三道细红色的

血丝。

『住…住手…‘丽芙惊声的叫了出来。

『你…恶魔！你痛痛快快的杀了我吧！‘女人受不住这般羞辱与折磨，直爽的个性，与早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

心情，让她疯狂的大声吼叫着。

『嘿嘿…别忘了你还有肚子里的骨肉。‘恶魔的话，竟然又立刻的，让地上的女人，禁声了…『放…放了她…

求…求你…’丽芙哀求的说道，其实…她的心里，有着奇怪的因素发酵着，眼前的女人，刚刚，还想杀死自己呢！

尽管，她猜想这两人是针对恶魔而来，但…莫名的情绪，还是让她有些恨眼前的这个女人，放了她…只不过是

想拯救自己…既将失控的人性！！

『别怕…咭、咭、很快…你就会习惯奸淫女人的快感，并乐此不疲…因为，你的肉体，本来就有很好的素质…

杰、杰、…‘恶魔继续的说着，他没有动手的企图…一切，必须要由〝魔女〞自己，亲自来完成…『胡…胡说！胡

说！…’丽芙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她现在，所能做的，就仅只是极力的否认、否认。

『我不会看错的…嘿嘿…你跟你的姊姊…天生就有淫媚的素质！‘恶魔的话，似乎像利剑一样，无情的，穿透

了丽芙的心…因为…肉体…现在，是这么样的痛苦、还有需要…就好像别人说了反话…自己明明不相信，心理…却

更加的怀疑自己！

到底…我是真的天生淫贱吗？！丽芙的脑海里，无法抗拒的，不断浮现多日来，淫乱不堪的画面！

丽芙不住的摇头，没有注意，身体已经完全赤裸，全身，有着恶魔斑点、萤光、鲜艳、以及青色的花纹图腾！

这样丰满的胴体，就好像被深深的用花瓣，刺青上去一般。

难以形容的纹路，鲜艳、娇媚、湿润，像极了一珠绽放欲滴的出水芙蓉！

『我会好好训练你…让你成为超越淫后只姬的妖女…变成〝欲灵奴〞的新主人！哈、哈、哈、‘恶魔的记忆里，

有着淫姬们的血液…更有着…她们所有被死灵王调教的记忆！！

当初…她们两女，也都是名贵一方的大国公主，拥有着倾国之姿，然而国灭…却相继变成了魔王的宠妾！成为

魔殿内外，众所皆知的淫乱妖姬。

（反正…她只是个让人憎恨的恶妇…没…没关系的…不！）丽芙的内心不断交战着，她不能放弃身为人的自尊

…尽管怕死…也不能…魔触手就好像丽芙的意识一般，不断的来来回回，在女人的身上游走，弄得女人浑身粘腻不

堪，却始终没有侵入女人最敏感的灵欲器官里面。

『不！！‘她死命的摇头，挣扎着，痛苦，就好像要崩坏一切，神经，燃烧着，生不如死的痛苦，正煎熬着逐

渐薄弱的少女。

『这是你最后一次说〝不〞了，嘿嘿…再下去，你的肉体就要受不了爆开了！…‘恶魔的声音，再一次的，犹

如催眠般，指引着单纯的少女，魔触…终于突破了界线，毫无阻碍的直捣女人肉体的深处！

『我…我…啊！…啊！…‘失控，丽芙，终于失控了，多日下来被摧残的人性、意志…如今，彻底的在恶魔面

前，毫无掩饰的崩溃、败坏！

『我…我是下贱的女人…我…我是恶魔的奴隶！啊！…好…好舒服啊！‘丽芙高声的呼喊着，好像，把心里的

悲愤，完全清除出来一般，肉体上不断传来阵阵的快感…加上要把多日来的痛苦，全部吼出来的欲望，如今，她的

一切，正在转变！！

『住…住手…不要！…‘地上的女人，已经完全被魔触给顶了离地，身体被缠绕着、屈辱着、奸淫着！

丽芙的右手，接着，也吐出一条长满颗粒的长触手，头部有如响尾蛇的尾巴，结满的细毛与颗粒，尖嘴部位，

刹时伸出两头镰刀！

更可怕的兵器，再一次的出现了，可见丽芙身上，已经集聚着十分骇人的妖气。

『没错！你是最下贱的女人，是最淫乱的生物，现在，就睁开你真实的〝眼睛〞吧！‘她的血液里，立刻有股

东西在蠢蠢欲动、酝酿着，蓄势待发。

『啊！啊啊…我…我…‘丽芙痛苦的颤抖着，额头上布满的紫青色血丝，像有虫在里面蠕动一般，神经因为被

力量驱使着，不断的重生、排列、再造。

『睁开你的「欲望之眼」！‘魔茎骚动着，茎皮上的肉瘤不断往丽芙身体里窜动，缓缓的，全部移向丽芙的头

顶上。

『离…离开我…不要！‘丽芙的大脑彻底混乱，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无能为力，麻痹着她的知觉，现在…一

股无法抵御的欲念，正在加温。

那股酝酿而成的魔瘤，已经完全的灌入到丽芙的大脑，然后，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突然丽芙大叫一声，额头，

竟然就裂开一条缝，露出一只金黄色的眼睛！

丽芙疯狂的大叫一声，接着金色的眼睛，立即激射出一道强烈的光线，直冲云霄。

『嘿嘿…妖灵媚的〝灵心媚眼〞，从今天起，将完全支配着你的性欲…哈、哈、哈、！‘恶魔得意的狂笑着，

他知道，这女人将不再是女人了，从开眼的那一刻，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淫魔女！

欲望之眼，拥有魅惑人类的魔力，它，是由人类的副交感神经中进化而成，犹如人类所说的〝第三只眼〞，可

以与人心灵沟通，甚至超能力…只是，这地方，偏偏是主宰人类性欲的神经。

魔茎很了解，长出这样的魔物，丽芙的意志，也已经接近妖灵的中乘阶段…他…茎肉上还流有妖灵媚的血液，

在她的上半身被完全消灭之前…魔茎的肉瘤上…保有着她一切的魔力…『离开吧！我的仆人，去追求让你彻底解脱

的〝地狱快感〞！哈、哈、哈、…‘恶魔的声音一结束，丽芙的魔触手立刻收紧皮上的白刃，刀片消失在茎皮上，

变回两根淫邪的生物，只触紧紧的缠绕住〝女人〞的全身，拉近…魔茎、阳具阴蒂，深深的…就要插入女人的肉穴

与菊蕾内！

『放…放开我…不！‘女人想抵抗着，但魔触的力量完全大的离谱，已失去法力的她，只能任人鱼肉。

『啰唆！贱人…‘丽芙竟然用恶毒的口吻说道，右魔触正滑动在女人的乳沟上，突然间，只镰上锋利的细勾，

就这样刺穿女人的两边乳头，牢牢固定。

『啊！！痛！‘接着，丽芙赤裸的背部，居然的…裂开两条细缝，就这样露出两条白白的骨刺，肩夹皮肤结成

了蝙蝠般的翅膀…拍了两声，就向着黑夜的尽头飞去。

没有人听的见…在树林的上方，正飘过一阵又一阵…激烈、娇喘、悸动的凄厉叫声…时间…来到了清晨的时分

里，漫天的浓雾，早已在她们离去后，逐渐的淡化…一个飞快的脚步声，一道乎若无影的光芒，一定眼，一个男子，

已经来到了昨夜她们离去的位置。

『…唉…已经晚了一步…‘男子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要追踪这种史无前例、无法反应妖气的魔物，实在煞费心

力。

他，在见到讯号火光的第一时间，由远在三百多里的落叶星城，直奔这里而来，脚程之快，在这王朝里，已是

绝无仅有。

他，留着一头整齐的褐发，八字胡，身形魁武，穿着十分的素色、平实，眼睛…却像狮子一般锐利，他，是龙

神团里，三位总团长之一，也是龙神世子的老师，耶那伊。

『好强大的妖气…却又瞬间就销声匿迹…这…难道…就是〝魔夜〞的前奏？‘他不断观察附近的一切，放眼望

去，所看到的，全都是紫黑色、毫无生气的死木枯林。

他没有打算继续追下去，这样狂追乱闯不但十分消耗气力，一旦追错了方向，只有越追越远，根本不是解决的

办法。

出了这片荒木林，放眼望去的，将是一望无际，全都一个模样的庄园林地，要抓人更是难上加难，唯今之计，

只有通知附近数座的城堡，严加警戒，彼此相互照应，务必把这狡猾的邪妖给消灭殆尽。

『父亲！父亲！…快来啊！在这边！‘男人的背后，一道急呼猛喊的少女叫唤声，大老远的就传了过来。

『真是长不大…已经17岁的年纪，还这般鬼吼鬼叫…像个大男生似的…‘男人无奈的嘀咕着，心理，却是微微

甜蜜的。

很快的，他的眉毛，却皱得越来越厉害。

『萨尔找到了！…萨尔大哥找到了！‘少女继续的呼喊着，耶那伊眼睛一亮，立刻回头与少女会合。

『老…老师…‘萨尔抚着自己的肚子，强忍着痛楚，一步一步的，在少女搀扶下，走到自己的师傅面前。

『父亲！雅希姊姊被恶魔抓走了！‘少女满脸忧容，担心的说道，还想说些什么时，却被父亲打断。

『先别说话。‘耶那伊走近萨尔，仔细察看一番，点住萨尔伤口周围的位置，口中喃喃念着咒语，只见，伤口

处，已经不再流出鲜血。

接着耶那伊由腰系的囊袋中，拿出一瓶药水，让女儿将它涂抹在萨尔的伤口上。

『还好…刀刃由肠胃的侧边穿透过去，没有伤及到重要器官，回去再多加疗养，很快就会复原的…‘『老师…

我…’萨尔眼见自己伤势已经控制，正想说些什么，突然，一阵风，吹起了诡谲的空气。

『啊！‘萨尔突然的大叫一声，似乎，污浊的空气，已经侵入了他的口鼻。

『禁气！‘耶那伊道了一声，那灵巧的女儿立刻知道父亲的意思，她连忙坞住自己的口鼻，只见耶那伊又一声

〝定〞，手指一点，萨尔立刻昏厥过去。

耶那伊要女儿带着自己徒弟快步离开这片森林，他闭上眼，沈静了好一阵子，等女儿已走远，接着…才是他施

展绝学的时候…（这片枯死恶林，已经弥漫着大量的淫毒…似乎是这妖故意留下的…不过…难不倒我。）『指天为

盖，指地为镜，天地之间，唯我正气！‘耶那伊架起手势，大声呼喊着咒语，喃喃不断的说着，以手做出结印，打

通天地间的气流。

这是一种极端的术法，也是具有毁灭性、破坏自然的究极法术。

『龙气吞邪！‘只见他，身体跳向了半空中，身旁气流宛如龙卷风般，将四周的瘴气，完全的吸收进来，直冲

天顶。

强烈的气流，犹如拔盖而起，所有的瘴气，被吸往无尽的高空之中！

如果是人…被这样的强风卷了进去，就算不被刀风绞成肉酱，这般抛上了万尺高空，坠下…也是必死无疑。

而身在劲风中央的耶那伊，却似乎毫不受影响。

没多久，只见，大片紫黑的森林，被几乎被卷了起来，怪异的颜色，又再次的转变成灰色，最后，变成了尘土、

灰飞湮灭！

他…可以就这样离开这片树林，不需要如此大费精力，也许，是他最得意的爱徒，竟然被伤成这样，还有大女

儿…更遭恶魔挟持…这口怨气，就这样透过极端的出招，来彻底宣泄一番。

这…也是一种警告意味浓厚的挑衅行为。

『恶妖！不管你逃到天崖海角，我耶那伊发誓，一定要将你彻彻底底变成这般模样！‘声音有如巨钟敲响一样

宏亮，只见当术法一收，耶那伊飘然落地，独步走在灰色的大道时，偌大一片的树林，在微光的清晨中，竟然完全

…完全…变成了…一望无际、灰黑色的沙漠…第十回重生新生无风的密林…原本应该是属于寂静、恬淡的夏夜，皎

洁的白月中，却映出一条诡谲的身影，像鹰一样，振翅遨翔在夜色阴弥的天空里。

飞翔在天际间的奇特生物，传来的，不是鸟啼鹰鸣，而是…阵阵的、扣人心悬的呻吟声…『啊！…呜、啊、啊！

…‘雅希肉体背对着丽芙，浑身被恶魔般的身躯牢牢的束缚着，奇特、恶心的滑油生物，像有意识的蛇一般，触手，

不断的在她身上游走。

强烈的痛楚，在她的下体爆烈开来，从来没有过的刺激与触感，存在雅希与丽芙的肉体内，感受，却截然不同。

『哈…哈…好…好…‘丽芙使劲的将自己的阴蒂、与粗大的魔茎，来回不停的抽插着雅希的密蕾与骚穴，神经

里的血液，好像有虫不断的蠕动着，强烈的一波波快感，直接经由茎肉上，回击在她的大脑里，她，完全没办法思

考。

『唔！呜！…呜！…‘雅希的嘴巴里塞着淫邪的触手，无法言语，只能用哭泣与悲鸣，喃喃呻吟着，乳头上穿

过一柄镰刀，痛苦的随着一次又一次震动，一仆一仆摆动着。

『伊啊！…‘丽芙欢愉的娇喘着，身子因兴奋而不停抖啰，贪婪、靡乱的唾液，经由她的嘴里流出、滴落…舌

头，不断的舔着发烫的只唇…丽芙的大脑，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性欲，已经塞满了她的理智，金眼上的妖力，不

断的影响着脑内的一切，她，正在进入最后的蜕变阶段！

（啊！救…救命啊！…）喊叫不出任何声音，雅希，全身已经变的像火团般，燃烧着，全身被淫物禁锢，飞行

在失重的黑夜高空中，肉体，正不断的被剧烈痛楚侵袭…她，在体验着…比死还要难过上百倍的滋味！

丽芙的感受却刚好相反，所有没有体验过的滋味…阴茎带来的刺激、飞行天际的快感，还有手上奇特异样的触

觉…错综复杂的…全都燃上了心头，模糊、迷惘、混乱…最后…都成了相同的一件事…犹如堕落地狱般，无法控制

的快感！！

『舒服…好舒服啊！啊…‘伴随着快速的抽动，魔鬼般的羽翼也越飞越高，振翅的感觉，逐渐被下体抽动的快

感掩盖…她无法形容那种美感，全身的敏感度，像是被提升了数十倍，肉体，好似变成了性器官，只等待着发泄与

享受…『要…要发…发…泄…泄了…哈…哈…’急速的抽插动作，让丽芙很快的就有想发泄的欲望…快速挺进的臀

部，现在，更是变的凶猛无比。

犹如玩偶般遭受凌虐的雅希，却痛苦的快要死掉！

非人的性交行为，带给雅希的，不是超然的快感，而是无法言喻的痛楚与羞辱！

然而，她却不知道，这只是自己肉体，适应被强奸的第一步，以后…这副身体，将会产生截然完全不同的感受

…就在丽芙快速发泄的同时，背脊上的肉皮骨翼，竟然的…就只只断落！

『啊！啊！啊！‘变成恶魔的身躯，伴随着喷射出浓烈的汁液…形体也跟着快速的掉落，两女头朝着地面，就

这样，笔直的坠落下来！

（呜！呜！）雅希现在的心情，也像被人给重重揪起，再狠狠的抛了下去一样，顿时间血液都要凝结，心，完

全被掏空了！

那种感觉，只有在高空中坠落下来，才有的特殊恐惧感！

她的嘴巴被塞住了，不然，她真想拼命的放声大叫！

（我！我！要…要死了！啊！啊！）雅希闭紧着只眼，心…就好像要死了一样！

瞬间，雅希的一切感官，就好像解脱了一般，死…是她现在心中唯一想得到的事，即将被摔成粉碎的恐惧，摄

住了她所有的知觉，坠落…等待死亡的那一刻，时间，却突然变的漫长。

（我…可怜的孩子…）她微微挣脱了丽芙高潮后，麻痹无力的魔触手束缚，摸了摸自己的肚子，眼泪，不断的

滴在半空之中，现在…一切已经无关紧要了，她…也即将超越人类…因为，她，就要死了。

没有人，可以超越死亡，因为那，根本不存在这个空间里！

人，都有着太多太多的缺陷，担心出丑，害怕受伤，恐惧飞翔…其中最大的一点，是畏惧死亡。

只有，在这种必死无疑的情境中，人，却会产生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甚至，大过于叫做＂勇气＂的东西。

那种东西，叫做＂觉悟＂…觉悟，也是＂重生＂所不可或缺的力量…从来都没有过的变化，让丽芙初尝到了超

越人类的快感，肉体克制不了的兴奋，淹没了她的理智，一种奇特的感觉，发酵着，那是一种…彻底抛弃理智后的

独特美感！

所有的一切认知，在丽芙的脑里，逐渐转变过来…她…无法自拔的，爱上这种感觉…堕落…解放…她的心，就

好像身体一样，完全的掉落下去…是的，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堕落！

高速的下坠力量与重力的加成，很快的，便冲晕了虚弱的女人，也不知坠落了多久，丽芙背部上没有流血的断

骨上，似乎有着像角一样，黑色的异物微微隆起。

就在距离地面越来越接近的同时，发泄过后的丽芙，只手的魔触，也快速的收回到手掌内，粗壮硬挺的阳具，

缓缓退回成细粒般的阴蒂，魔茎…不知道何时，已经消失不见…睁眼的额上金瞳，原是一直紧闭着，这时却突然张

开！对着地面激射出一道强烈的光束！

地面上立即的也反射出金黄色光束，笼罩着黑夜中的两个女人…『呀！‘激烈的一声尖叫，丽芙背脊上的黑色

隆骨，又再一次的，张开出两片黑色的翅翼！

漆黑的邪翼，没有羽毛，宛如蝙蝠般的丑陋、尖利，景象，完全像极了恶魔降世一般。

丽芙左手抱住晕厥的女人，又一次的振翅高飞，赤裸的身体，布满在金黄色的光线之中，她，内心已经被解放，

解放出属于人的本质。

『哈、哈、哈…哈、哈、哈…‘疯狂、娇媚的声音，回荡在夜空之中，嘴角…竟扬起笑意，泪滴…悄悄的…滴

落在空气中，淡淡的…脸上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光芒中有股缓冲的力量，让半空中的恶魔，缓缓抱住女人，降落

在布满枯叶的地面上，丽芙放开了女子，任由她倒卧在一团废草堆之上。

『你终于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了？‘一股声音，不再由丽芙的肚子里传出，而是…直接袭击到她的大脑里，

犹如是丽芙自己的声音一般，与她产生着心电感应。

『是…是的…‘丽芙对着空气中回应道，额头上金色的妖瞳缓缓闭起。

『我…我拥有了你的记忆…我的主人…‘现在已是全裸的丽芙，背翅也逐渐收缩进脊椎里去，只手…一犹未尽

般的，在自己的身上游走。

她，主动的称呼着，恶魔为主人…『很好…丽芙。依特薇丝…你已不再是拉维尔的子民。‘大脑的声音继续说

道。

『是的…我…我痛恨拉维尔人…‘

『我…是主人忠心的仆人…丽芙是魔女…是淫乱的恶魔女…‘丽芙竟然顺着恶魔的口吻，露出淫邪的笑容，这

般说道。

『没错…你该仇视所有的拉维尔人，包括你的姊姊…赛拉在内…‘『我…我…’丽芙的只手用力的捏着自己的

一对巨乳，在听到赛拉的名字时，突然全身一震，粉红色的少女乳晕，竟然就硬挺了起来，足足有手指一般粗大。

『你应该感到高兴的…你已经脱离了人的界线，从现在起，你将注定与每一个…你所熟悉的人对抗！‘『啊…！

我…我会的…哼…呵…’她的只眼迷离，意识又再一次的坠入迷惘、兴奋的状态之中，右手，忍不住深入蜜穴的两

片湿肉之中。

『没错，你已经不再是人类…你需要一个新名字…一个如附骨之蛆般，永远跟随着你的名字…‘『呜…？！’

丽芙突然感到一丝丝莫名的害怕，也许…是仅存的人性，让她犹豫、恐惧，却没发现，肉体正在逐渐的变化着。

『你，从今天起，就叫做＂夜魅淫心＂！‘『啊！！’丽芙高声的叫一声，脸上画出两道眼泪…这是人，最后

的眼泪…瞬时间，丽芙的肉体上急遽变化，浑身布满的魇迷妖花，迅速的吸收到肌肤里面，背上的隆骨也不停的扭

动着，空气中似乎在急遽的加温。

『淫心，就是你，你，就是媚妖，淫心！‘声音，不断的回荡在丽芙的大脑内，肉体，快速的回复成为人类的

型态，意识，却在不明力量催化下，晕了过去。

没多久，丽芙的身体又再次蜕变回原来的模样，赤裸、洁白，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全身上下的毛发，还有一头

乌黑的秀发，都已经变成了雪白银丝般的晶亮颜色。

（这个女人已经准备好了，她…现在对我十分重要，要为她的肉体…补充足够的男人精气…）声音，依然回荡

在晕厥后的丽芙脑子里，似乎，在对她命令着。

（我将进入重生阶段…记得…绿鬼森林里…有…）微弱的声音，似乎即将消逝，但，丽芙的心中，依然一点一

点，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相同的声音…旷野大地之中，只留下了两名晕厥过去的女人，一名，肚子里，正发出奇特

的脉动，一阵、一阵、规律的跳动着，似乎在对世人宣告，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第十一回恶魔新衣作者：

marcyu风，象征着大陆上的生命力，犹如诗歌一般，徜徉在温暖的大地上，犹如血液一般，川流在宁静的田园里。

风，总是战士们最好的伴侣，在每一次征战结束后，都不忘热情的拥抱这些刚经历完生离死别的斗士。

疲累的马蹄声、拖曳着铿锵作响的厚重铠甲…归来的，是战胜妖魔的伟大将军。

返家的归途近了，黄橙橙的麦田上正随着风儿飘逸出芳香，村落的人们各个都探出了头来，兴奋不已的手足舞

蹈、向前迎接…清新的空气中…彷彿还吹拂着一阵阵熟悉的童谣…啦啦啦…亲爱的人儿…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啦啦

啦…伟大的战士归来了…啦啦啦…归来了…歌声好像女儿所吟唱般的甜蜜，疲惫的男人，似乎可以想像的见，自己

至爱的妻子，正抱着熟睡中的男婴…等待着丈夫归来。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只手怀抱着他们，看着拉拉自己衣袖、不停撒娇的小女儿，并给予她亲热的一吻……就

在前方……前方…已经不远了……前方，好像黑洞一样，所有记忆中的景象……正不断的快速倒退着，不停止的飞

逝过去，好似梦境一样，在一条无止无尽的隧道当中，不停的前进着、压缩着、消逝着…生命里的一点一滴，像毫

无保留的飞跃起来，好似要转往另一个生命里去。

『啊…啊……‘女人不敢置信的抱着自己的肚子，痛苦的拼命大叫着，两个多月的身孕，现在看起来，却已经

像四、五个月一样大！

她的表情痛苦极了，清秀姣好的五官耐不住剧痛的揪成一团，好似…肚皮上正微微的在跳动，那不停溢出的汗

水，似乎只要肚子里的孩子跳动一下，就跟着难过的不断抽搐起来…不知为何而躁动，好像急欲出世的胎儿，不顾

母体的安危，狂暴的显露出异乎寻常的举动。

这个狼狈已极的美妇人，声名、来头可还算不小，她是现今威名远播的龙神军团，二少爷之妻：雅希。方达。

『好痛…痛死了…哎啊！‘雅希的乳头似乎被尖细的利刃贯穿过，上头正微微的溢出血丝，她强忍抱着圆滑、

肿胀的肚皮，一种妖异的绿气，似缓缓的由下体散发出薄薄的蒸汽。

她身上的衣物已经被人夺去，全身赤裸的只能在地上打滚，身体的剧痛由昨晚开始就没停止过，而越来越大的

肚子，更是吓得她说不出话来。

这里，是深夜的大草原，放眼望去全是长的比人还高的怪异杂草，若非被人拖着飞行而来，别说是走到这么阴

森隐密的地方，就是连动…都难行半步。

这个恶魔似乎捉住她不停往人烟稀少的旷野方向前进，越来越远离高耸的大城镇，不久前才离开了枯木恶林，

转眼间却到了更加诡异的阴森焦原上……在她身旁的一名妙龄女子，冷漠的眼睛上头，飘逸着银丝雪亮、柔美滑顺

的晶莹秀发，没有理会地上的雅希，只呆呆的…注视着自己的只手手掌。

纤细的股掌间，慢慢的、似乎裂开一条小缝，有着如深色虫蛊般的生命物，一冉、一冉的伸出手心，裂缝越来

越大…掌心里也开始溢出一些些白色透明的液体…『啊！‘好似被自己的模样吓了一跳，掌上的异物快速的缩回手

臂内，女郎浑身一震，这才吁喘喘的回醒过来。

『啊…啊…痛…好痛……‘雅希依然故我的嘶吼着、战栗道。

『……‘身旁妖异的白发女郎看了雅希一眼，似乎想起了什么，却立刻又握住自己的额头，脑子里似乎有着另

一份记忆，正想起了一些什么似的…好奇怪的感觉，就好像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住在自己身体内，有点晕眩、又有

点模糊，她摇了摇头努力集中意识…却发现…好像有两、三个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浮了上来……她按住自己的胸部，

一种难言的敏感神经让她觉得自己已经不一样，灵活的指尖一碰触到硬挺的乳头立刻让女郎低下头去，好好注视自

己的变化。

『这…这是我吗？‘她全身的衣物似乎小了一点，只乳难掩雄伟的模样，几乎就要暴露出来。

衣服是由雅希身上抢来的，她原有的格斗服装早已经被自己跟对手扯破，如今只好夺去雅希的衣物，然而在紧

绷的衣服背后，却有着两个清晰的破洞，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撑开过，深色的绒布下依稀可以看见…有种诡异的莹绿

色光芒，由她的背后闪闪发亮。

突然间两对可怕的骨刺，赫然显露在背后的破洞上，冉冉蠕动着，好像小虫留在皮肤里一样…『我…我是怎么

了？不…我…我是……‘脑子里犹如大染缸一样，正不停的与新记忆重新组合，宛如水乳交融一般，快速的变化着

…这具身体的原本主人，是个叫做丽芙。依特薇丝的年轻女孩，可如今…邪恶的力量控制了这副躯体的活动，也压

抑了她原本活泼、明媚的少女心性。

思绪的起伏没有显露在脸上，激烈的内在巨变应该要让她感到害怕才对，可却一点也不像，这样的转变似乎慢

慢变成了自然…慢慢的毫不让人意外。

逐渐清楚自己的思绪、越来越熟悉身体的触觉，这…已经不是她原来的身体…意识…也已经不再属于『昨日‘

的模样。

突然间，她的眼神阴沈了起来，彷徨的举止一下子都不见了，身体怪异的抖了几下，邪邪的笑了起来…『哼、

哼、哈…哈……淫心…我叫淫心？哈、哈、哈…‘淫心的额头上顿时间又露出那只金色的邪眼，不停散发出璀璨、

耀眼的光芒，宛如邪魔降世一般，她疯狂的高声大笑着，语调中好似掺杂着许多负面的情感，不断的要发泄出来，

经过许久之后，才转身看着地上的雅希。

『很痛苦是不是？‘淫心的脸色白得可怕，她摸了摸雅希圆融突起的肚皮，眼角竟露出一丝淫邪的表情，纤细

的指尖缓缓滑行到那神秘而性感的私处部位……『呼…呼……啊、啊…’雅希似乎挣扎了太久，四肢无法动弹，浑

身上下流满了薄薄一层的油脂与香汗，就连有人触摸到她最敏感的部位上，也无法做出什么反抗举动。

『难过吗？哼哼…‘淫心的只指轻轻抠弄着雅希柔软的嫩唇与肉豆，阴蒂上搔痒般的触觉，很快的就让疼痛不

已的雅希，兴奋的硬了起来！

『啊……‘雅希羞红的想逃脱，但痛苦已久的身体是那么样的酸软无力，就连要转身过去，都没办法。

然而这种反应才没多久，另一种难言的情绪却涌了上来……指尖正在拨弄着她的私处，全身快速发热的雅希，

已经不自觉的…产生出越来越想要更深入的念头……（不…那里…不行啊……）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快速的被滋生

出来，明明不想接受得身体，却无力的默默接受这一切突如其来的无理挑逗。

（好…好痒啊……）雅希内心不敢相信的疑问道，这…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奇怪、好燥热…好刺激！

下体内的敏感程度…原来竟是如此的酥痒、难过，这股剧烈的感觉，似乎只是被强烈的疼痛给压抑住而已，她

根本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身体内…竟然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变成如此敏感、敏锐！

『住…住手…啊…‘随着淫心的灵活拨弄，雅希的两片柔软嫩唇，竟开始不停被自己分泌而出的淫液给沾湿。

指尖，突然的深入进去……『哎啊！…你…要…对我做什么？…‘声音是娇喘无力的…那听起来害怕极了，但

…脸蛋的模样却一点也不像想像般的痛苦……『放…放开我…不…不要……’雅希呻吟的哀嚎着…但…这不是她原

本该有的反应，绝对不是！

自己…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淫心没有加以理会，不过对于雅希身体目前的转变，勉强还算满意，深入的指尖沾满了她黏黏温热的爱液，似

乎已经清楚里面骚动的程度，才一抽离，雅希竟立刻又陷入了不断产生而来的剧烈疼痛。

『痛……好痛苦…啊啊……‘倒卧在地上的雅希战栗般的叫道。

『看来我得帮你一点忙才行。‘『虽然已开始有点’牲奴『的味道了，不过距离能‘化胎『的阶段，还差的远

呢…’淫心自言自语的说着，脑子里的念头，是属于遥远而古老的邪恶记忆。

所谓的牲奴，是一种受到妖气改造过的女奴，她们原本亦拥有正常人的自我意识，然而在妖魔的淫欲催化下，

成了对性欲完全死忠的奴隶…『这样完全赤裸着身体很敏感是不是？‘

『唔…啊……‘

『…你…你想干什么？！‘看着淫心越来越逼近，雅希赫然发现，在对方的手掌里，正滴落着某种莫名的液体，

眼前这女人看似美妙而矫健的身形中，却正透露着一股十分诡异的气氛。

『给你‘新的衣服『穿啊…嘿、嘿、嘿…’淫心脸上的诡异笑容，有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可怕气息，她看了一下

四周，到处充满比人还高的杂草，突然只手一张，由掌心之中，缓缓的、竟溢出更多阴森的透明液体，直接滴落在

地面的废土草堆上。

『啊…你…你……‘雅希大声的尖叫着，看着周围沾过那魔鬼的液体后，立刻有如强酸蚀浸过般的产生恶臭浓

泡，娇小的身躯，吓得拼命想往后退。

『你在害怕吗？‘『昨天想杀我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呢…哼、哼…’淫心讽刺般的说道。

『…唔…别…别过来…恶…恶魔！…‘再也忍耐不住…雅希内心里所充斥的无比恐惧，已然全显露在慌乱、惨

白的脸上…『嘿嘿…你能拒绝我这’恶魔的新衣『吗？…哈哈哈…‘淫心掌中的裂缝犹如嘴巴一样，一张一合的不

停溢出莫名汁液，没过多久，只见满地沾过浓泡的杂草泥中，突然长出许多蛇一般的恶心生物，不停的晃动、张扬

着。

『别…别过来……哎啊！‘就在雅希还来不及后退的同时，诡异的异形草根已经牢牢的捆住她的四肢，并不停

的在雅希全身各处游走。

『啊…唔……唔啊！…‘可怕的异形植物，不断蜿蜒成各种扭曲的模样，在由一片绿色的沼泥中，很快脱胎成

无数条柔软、细长、翠绿的诡异魔根，不仅牢牢的将雅希捆成绿人儿，还不停的越滚越大，逐渐包裹成一颗巨大的

泥球。

『好好享受你的‘衣服『吧…在这段期间里面，这是你唯一的一件衣服…哈…哈…’淫心手按住泥球的中心点，

只眼微张的在颤动着，只见由她手臂上的青色花瓣纹路，开始一一的转往黏膜的整颗巨球上，形成各种奇形怪状的

恶魔图腾。

『哈、哈、哈…哈…‘她愉悦的看着眼前的杰作，这种魔鬼般的神奇妖术，是她血液里曾身为终极淫魔的得意

密技。

那种经过百年之后，再度眼见自己妖法故计重施的感觉，实在让人出乎意料之外的美妙。

可怜的雅希逐渐变成了一颗巨大的人球，淫心不再加以理会，展开自己身后的一对黑色羽翼，便即振翅而飞，

在肃静漆黑的月夜中，由上而下、投射出一道能贯穿所有阻碍的金色光芒，独自徘徊在这旷野幽原的黑暗当中…如

今的她，彷如夜鹰般的恶魔，徜徉在迎风飞驰的快感当中，原本应该要为寒冷、危险的飞行，产生出恐惧才对，但

如今…本能…却逐渐让一切变得兴奋起来…『哈哈哈…哈哈……‘极度的追寻刺激让人血脉喷张！…尤其在连自己

都无法驾驭的行为中，更会使人完全疯狂！

越来越激烈的急速飞翔中，骨翼的振翅已在妖力催化下，变得凶猛而竞速，额头上好似能透视一切障碍的魔眼，

正快如闪电般的横扫过整片平坦无边的茂盛草原。

『奇怪…应该在这一带地区才对…‘已在上空盘旋良久的淫心，看着夜色似乎就要明亮起来了，对这放眼望去

全是一个模样的大草原，也不得不先放弃如此广阔般的高空探寻。

（又要天亮了…哼，必须飞低一点才行，否则难免被人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尽快替她找个地方

才行。‘缓缓降落后的淫心，开始朝不远的雅希所在位置前进，收起羽翼，只见她只手振臂一挥，粉肩下立即激射

出两道急如闪电般的白光，为她将眼前比人还高的草木，整齐的画出一条通道来。

飞旋的白光嘤嘤作响，直通到一处宽阔无草的圆形空地后，才飞回到淫心的手臂里面。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由雅希地面的四周围，竟形成了一大片焦黑、腐败的烂泥地……『这里变化实在太大了…

什么时候长满这么多该死的乱草皮？难不成…地凰城早已经完全被人摧毁了？‘在淫心的脑子里，有着一份古老而

悠远的记忆，这份记忆，是属于额头上魔眼主人所拥有。

他们以前所居的地方叫绿鬼森林，放眼望去就是片极为恐怖、阴森的翠绿沼地，而这座深藏在地底下，无比宽

广的巨型宫殿：地凰城，就是他们隐居绿鬼林木中，最重要的秘密基地。

『不会的…这不可能才对，可是，为什么我的‘魅惑之眼『…却没办法唤开地凰城的大门呢？’淫心自言自语

的说道。

『我的力量应该可以开启这道‘魔门『才对，莫非…’邪姬『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淫心所指得邪姬，当

然是与这魔眼齐名的乱世淫后：「羽邪姬『。

她一面不停的意度着，因无法找出古老地凰城的出入口，在一面整理脑袋中跳跃般的片段印象后，淫心，开始

思索着如何先帮助主人重生。

那对专注的眼神，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气势，如今的她，已不再拥有那原本活泼顽皮的天真模样。

凛然鲜活的淫魔记忆，让这份原本调皮可爱的娇嫩气息，压抑的宛如恶魔般阴森，笼罩在她苍白艳丽的五官中，

是一种媚骨天生的邪气，伴随着银雪如丝的晶亮白发，透露的…彷彿是一种人魔合一般的诡谲。

淫心走回到雅希的身边，然而，如今的景象…已经大为转变……被球体围绕后的雅希，宛如堕入了一颗巨大的

卵子之内，紧密的草泥，在重重包围住雅希后，竟开始产生出绿色的液体，逐渐淹没住了她的全身。

『呼…呼…啊啊！恶……‘大量的液体开始灌入到雅希的口鼻，绿液似乎就快将她灭顶，由球体外看，就好像

一颗半泄气的皮球，不断的在勃勃蠕动着。

挣扎过了许久、许久之后，时间好似无比缓慢而无意义，雅希不知道自己晕过去没有，全身四肢不知哪里去了，

半点力量也使不上，静静的沈浮在奇妙的绿液羊水里头、浮浮沈沈。

渐渐的…她有了感觉…虽然她的眼睛没有张开，但敏感的性器官上面，却可以明显感受到…有一种细如毛发般

的针，正轻轻的扎了自己一下，跟着过没多久，全身各处也都有了如此类似的触感。

那微微刺痛的感觉并不难过，应该说…还有些舒服，但接下来的刺激，却是让她不敢置信的想大声尖叫！

一条不知由哪里生出来的长形淫物，竟无声无息的快速侵入到下体内！

（呼…呼…恶噜噜…恶…波…波……）大口大口吃进莫名的绿色汁液，她似乎还没注意到，自己为何能在这里

呼吸。

好强烈的感觉啊…比刚刚被那恶魔女的手指深入更强上数十倍，啊！…不行了…不行啊…短短的几秒钟里面，

雅希已经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快感正要包围自己…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甚至，比起记忆中的任何一次性经验，都还要

来的强烈。

有着颗粒、湿滑的绿色大魔根，好似能通灵到雅希的意识一样，凶猛的一次又一次探入，却能完全配合着雅希

的动作，一次又一次的让她感到无比的高潮……也许是慢慢习惯了痛，粗暴的动作反而一点都没让雅希觉得难过，

甚至心理还偷偷的期待着，魔根能更深入的解决里面的需要…（不…不行…不行啊！）雅希尽管使尽吃奶的力气想

挣扎，不过，已经不是为了羞耻不羞耻…而是拼命想要摆脱这种让人快要疯掉的致命快感…黏滑粗壮的大魔棒，好

像有着无数根一样，它们很快的就在牡穴里喷发出浓稠恶心的绿色精液…跟着整根很快融化成一体，变成湿滑无比

的润滑汁液后，再凶猛的补进一根更为粗大的魔茎…不停重复着要让女人疯狂！

（萨尔…救我…哎啊…啊啊……萨尔……）不知是不是因为被强奸着…雅希竟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唯一的亲密

爱人……好疯狂的奸淫行为被不停的进行着，时间缩短的程度，让她在还来不及想清楚之前，下体就已经控制不了

的拼命流出高潮的爱液……（啊哈…啊啊…插……插……）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已经分不出自己泄了多少次…不知

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抽插与刺激，快速的填满了这一切！

（哈…哈……噗吱…噗吱……）发泄的时间越来越快…，雅希的意识完全模糊起来，逐渐的好像记不得…自己

是曾以法力送走丈夫后，就决定为他牺牲生命的女人……命运总是不停的作弄人，这位曾是龙神军中的女英雄，并

不知道自己…很快的即将在不可预知的悲惨际遇里，展开她那传奇、淫乱的一生……身体内的剧痛，好像突然间就

全不见了，存留下来的，是只有不停被淫物奸淫所产生出来的快感！

『啊啊……噜…噜…‘就在雅希不能自主的疯狂泄身之下，乳头上原本被利器所插穿的旧伤口，竟猛然的被不

知名的异物穿刺而入。

『吓啊！…‘雅希真的就要疯了一样，分不出究竟是无比的巨痛还是痛快！

全身猛然的受到许多许多的毛针刺激，正突然的转趋剧烈…身在如此激烈的快感当中，人是早已经狂热了起来，

在这个时刻里…仅只能理解人类感官程度的雅希，再也要不回对自己身体原有的判断力。

魔球的外观开始不断在变化，随着雅希不知高潮了十几次…圆滑的泥球型态，正逐渐的在改变中。

泄气般的球体好像有一只手在里面挣扎，慢慢的缩成人形…慢慢的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像女人的形骸。

这样的过程几乎要长达七、八个小时才完成，到最后，已经彻底精疲力尽的雅希只能微微感受到眼睛上有一层

很薄的绿色薄膜，其中隐隐透着一些刺眼的光芒…走向前去的淫心，看着她全身已经彻底的紧密黏住一层绿色『皮

肤‘，连发、眼、口、鼻皆不例外，得意的抚摸着这层吸尽地丛精气的恶魔皮衣……『真美…哈哈…好美的细致皮

衣呢…嘿嘿嘿……’淫心邪邪的笑着说道。

将雅希包裹在这层『精能元素‘里面的，是一种违反自然界的神奇妖术，这种能将大自然花草池石等元素，撷

取成自己护身保护膜的，也仅有她一人而已。

花办能变化成最香艳的天然华服，草棘能模仿出各种细致的人体器官，池泉是半透明的无形拘束，铁石则是最

坚硬的绝妙战衣。

这种神奇的逆元素能量，不但可以用来保护、强化自己的外身，必要时，也能当作对别人极佳的调教利器。

不过，这种元素外衣一次也只能创造出一件，因为淫心身上的恶魔图腾，力量仅有一份，而且越后面的元素，

成形、练化的时间就需越久…而在还未完成的阶段中，如果不是遇上以大自然元素生成的『精灵‘族，任谁也破解

不开这层保护罩。

如今…那颗巨球已然如雪化开般的消逝了，翠绿的草原上，已经变成一大片焦黑的烂泥巴，由雅希的身边开始，

逐渐向外画圆、扩散到数百尺之遥，形成一种十分奇特的怪异景象。

原本茂密的大草原，在清晨第一道的阳光照射下，显露出一大片反常的烂泥地，只是中间那凹地的中央位置里，

有个晕厥已久的女人，身上…正『穿套着‘一件十分苍翠、鲜艳的绿皮肤……『哼哼…这绝对会是你最喜爱的衣服

呢，也许以后…你还会万分舍不得脱去……’淫心微微的露出笑容，没有再说什么，伸出手内的邪鞭捆住雅希身体，

继续拖行着她往远方飞去。

然而，奇怪的是，原本一直附身在女体内的恶魔邪茎，声音，却似乎突然的消逝无踪，他像似在静静的等待着，

在胎儿的身体内，逐渐孵化……是等待报仇的一刻，也是等待终结的来临……星原城可是交通上的枢纽大镇，然而

在一天之内，通报信息的车马却络绎不绝，城内突然宣布进入高度的戒备状态，气氛显得异常肃静而怪异。

『事情大致上就是这样…‘会议中的主导者，是个有八字胡，名称耶那伊，人唤『万里白龙’的传奇男子。

这次的会议原本就是由他所召开，目的，是要围堵各城与各城之间的漏洞，强力缉捕一名隐匿在乡园城镇间，

莫名未知的可怕妖兽。

虽说是主导者，气氛却显得宁静到有些异常，似乎除了耶那伊一旁的小女儿荷莉外，人人的脸色上神情各异。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座台下一名身着华丽武装，器宇不凡的中年男子，突然发问道。

『哦…武御将军，你有何事不明白呢？‘耶那伊脸色微微一沈，这个男人…是南方六城联军里的重要人物，可

不是简单就可以应付。

『尽管白龙侯此番好似为千里缉凶而来，可自己却没有带领任何军队…此一前来就要向我们发号施令，于情于

理似乎有些不合…‘白龙侯自是指耶那伊的身份，但言语间，却是充满着对他不信任的语调。

『你这是什么意思？！‘在耶那伊身旁的女儿荷莉，当然听得出对方挖苦、挑明的用意，忍不住就大声的站立

起来。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好大的胆……‘可惜荷莉话还没说完，却立刻就被制止了下来…『荷莉，坐下！’

耶那伊大声的喝住自己女儿，脸色严肃得十分可怕！

『可…‘荷莉被吓了一跳，不敢相信的看着自己父亲。

『没大没小，给我安静闭嘴。‘『爸爸，他太过份了…’荷莉觉得委屈极了，她又没有错，但眼见父亲第一次

这般硬生生的对自己说话，不禁眼眶一红。

在她的记忆里面，龙神军团就是所有军队的指挥官，曾几何时有部将敢用这般语气跟自己父亲说话？

耶那伊可曾是身任中央皇军武术总都统，又是候爵名贵之后，论身份、地位自是比这边疆守城的将军略高一筹，

只可惜如今之天下大势，早已是实力论英雄，非靠出身爵位定高下。

虽说这中央皇家军队里，有八成以上军力皆归龙神军团所有，但在地方军兵力较大者，如东方布尔格城为首的

诸城，还有南方像武御城主等相互勾结的城邦，在实力上亦是不容小佢。

『出去！‘耶那伊才一说完，荷莉再也隐忍不住，边跑边哭得冲了出去，只是耶那伊的脸色上，还是一样的僵

硬、肃穆。

『我非是来发号施令…缉妖本是全国的大事，为王朝着想更是臣民所应做之要务，难到这点…武御城主并不认

同？‘耶那伊知道，武御所顾忌者，无非就是争夺兵权之事，但此次是非得借重他们南方兵力不可，因此自己在说

话上也多顾虑三分。

一则龙神军的实力、兵力皆在遥远的北方，二则是事实地方拥城割据已久，若贸然的派遣大军到此，想必也会

惹来不当的侵犯联想，故此，耶那伊有不得不担忧的地方在。

『哦…是吗？‘武御城主只干笑了两声，连出言应和都懒得回。

『武御城主，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直说了吧，王朝之下，有什么不能说？‘耶那伊虽然武艺精湛，但个性还是

不喜欢拐弯抹角，慢慢的…已逐渐耐不住这讨厌的家伙。

『嘿嘿…‘武御城主眼神亦快速的扫过四周，接着，才冷冷的继续说道。

『白龙侯，龙神军在中军、首都一带可是赫赫有名，跟我们这些南方的穷乡蛮兵自是难以比拟，但为何今日不

见声名远播的‘义军之师『前来，却要我们这些积弱的南方残兵大费周章呢？’这男人挖苦的意味十足，四周的武

将却没人敢吭声。

看得出来，这些将军里，很多都跟他有一样的想法。

高傲的耶那伊当然没有说出自己是为了救女而来，如果他真这样说，这些人或许还肯相信他，但若说是专为抓

妖缉兄才相借兵力，这些带兵打仗惯、将兵力视为私人实力财富的军人们，怎么样也不可能信任他…尽管龙神军的

强盛是人所皆知，但要这些南方的地方军无条件为他们效命，却是不管如何都极其不愿…耶那伊当然深知其中道理

与对方的意思，迪卡波王朝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逐渐脱离封建，形成了诸王拥城割据的残破局面。

虽然中央极力栽培龙神军苦苦镇压，但有能力的城池，诸如邻近妖魔聚集的军事重镇、或偏远城邦的集散大城，

无不处心积虑想自立为王或共结城邦与之抗衡，实际与迪卡波之名…早已名存实亡。

荷莉却没有想到这么多，在王朝管辖内由于有龙神军的镇压、约束，附近诸城无不乖乖的听命其下，甚至对这

龙神家的成员各个是毕恭毕敬，犹如无比尊贵的上宾一样款待，曾几何时敢这样与她们说话？

她还小，自是不懂得军事上的现实与残酷，但耶那伊的内心可清楚明白，与这些人周旋…必须适时的下点猛药，

不然…无疑是与虎谋皮。

『我再强调一次，这妖以往从没出现过，是个极其危险的恶魔，放任他在这附近游走，会发生什么意外没有人

敢保证…‘『哦…白龙侯何时这么关心起我们南方居民的安危呢？’『这什么妖、什么魔的…又有什么人见过呢？

如你所说由东至南，至少十三座城防，难不成他还会飞吗？‘武御城主讥笑他的意味越来越明显。

『再说…白龙侯真能确定他逃往这里？这…我们可都没瞧见啊…‘『你……’武御城主见众人没敢异议，说话

也就越来越毫无顾忌…耶那伊目光可也犀利，快速的环顾了一下四周，他心里也有了盘算。

这场会议宛如两人间的争辩，就连星原城城主都不愿出来打圆场，毕竟…他也还在观望着。

『难道…你希望我将十二路龙神军全数调派到这里，封住每一道出入口？！‘耶那伊眼睛突然瞪大，一掌击在

自己的会议桌上，目光如炬般的摄住在场三十多位将领，有些胆小之辈，还险些没吓出声来。

这话说的太重…一个不小心，不但可能导致南方军团有叛变的理由，更可能产生一场人类自相残杀、争权夺利

的可怕轮回。

『嘿…嘿…耶那伊…你这是在挑衅吗？你要知道后果的……‘武御城主眼睛眯成一条线，冷冷的笑了几声。

『我只要你们堵住这四十六路的要道，防止恶魔逃往他处、甚至扩散……难不成，你们以为我另有所图？！‘

耶那伊的声音极大，才一说完、向后一坐，一阵清风吹动他刚刚击中的位置时，这张坚硬的石桌桌面，竟立刻裂成

两半，跟着整个不平衡而崩塌成数十块。

『真有图谋，十二大军早就在城外守候！‘『哼…’武御城主被眼前突然的一幕吓到了，也不及回话，只能抖

啰一下、吞吞吐吐的哼道。

当然，这突来的一瞬，也震吓到其他人，甚至在武御城主身后的随护兵士们，也连忙要冲上前、紧握手中兵器

就待发难，然而在这时候，星原城主却起身说道。

『好了，不用再争了。‘主人家一起身说话，武御连忙看了一下后头，示意随护退后。

『耶那伊，我可以给你十二名勇士，帮你缉捕恶魔…但你也该知南方人少地大，这四十六路出入口幅源甚广，

只能怪我们兵员稀少，就算动用我们各城兵力也恕难办到，至于城池内部，我们自会严密把关…‘这年迈的星原城

主位封镇南之王，是这里位阶最高的人，更是现今迪卡波皇后的外公，说话自有一番威严在，只见他一站出来说话，

座下各人无不开始出言附和。

『……‘耶那伊口中无言、只眉深锁…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拯救爱女的心思给蒙蔽了判断力，目前，最需要的就

是冷静…他用两指抚了抚帅气、乌黑的八字胡，诡谲的看着武御、摸了摸自己脖子，神色如电的冷冷说道。

『此妖我是立誓必除…希望你们也谨守承诺，我万里白龙至今还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别说我没告诉你们…哼

…‘耶那伊话一留下，跟着便转身拂袖而去，完全不给众人面子，只留下所有人神色凝重的交头接耳、各说纷纭。

『好了，没事了…众将军各自回去吧。‘星原城主脸色亦甚难看，没有招呼各位便独自离席，心中除了对耶那

伊与武御城主两人极为不满，更加担心的，是一场暴风雨眼看即将来临。

『哼……‘武御城主突而被吓出这一身冷汗，嘴里念念有词，才欲转身离开，岂料那桌上的石面竟应声裂成两

半！

『啊！‘武御身体抖了一下，嘴巴张的很大，身旁的众人更是讶异，一直呆立许久才回过神来。

『啊…武御城主好快的身手，竟然比那心高气傲的臭白龙还厉害…不动声色就断了这片巨石桌…‘『的确、的

确…武御城主果然深藏不露，竟然等这狂妄的耶那伊走后，才露出这么一手，真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马屁的声

音不断，但武御的汗却越流越多…（这…这斯恶人是什么时候做的手脚……我…我怎么没看出来…）『武御城主…

城主…你怎么了？‘身旁一名小城主马屁声未断，武御全身却抖得厉害，手不自觉的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魔法？

术式？不…他…他…到底…是怎么无声无息办到的？…）留下的一团迷在武御心中，然而大陆上的无形伤口与隔阂

…却早已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划了开来……夜晚的星原城，城塔之上，耶那伊独自一人的站立着。

他，是贵为一代宗师的风神术士，是享有极高威望的传奇人物。

在高处之上，只见他只掌大开的张合着，这里，是所有星原城中，最能感受到风动气流的位置所在。

粗糙的大掌心中，不停微微散发着光点与热气，彷彿能藉由吹拂而来的气流，解读出隐藏风里的每一分信息。

这是一种掌握风与空气的秘术，也是修练到至高的风系术士，所特有的感应能力。

在当今所有的追迹术中，也只有熟碾『云行万里‘与『感应风流’的风系大师：耶那伊，才有如此厉害的追缉

本领。

可是，这还是第一次，让他感到无比、异常的挫折与失望。

『雅希…为什么爸爸感受不到你的位置，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吹拂而来的风势越来越强，但耶那伊的眉头

却越来越皱。

慢慢的，耶那伊整个人就身陷在暴风气流之中，慢慢的离地然起，缓缓的进入自我的思绪当中……在耶那伊的

一生里，只有两个女儿，他的妻子早逝，由他一手带大的俩儿女，就成了他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这两个心头肉，不但是他的骄傲，在这段无常的生命当中，更是他唯一最珍惜的心肝宝贝。

他的大女儿叫做雅希，生得不但楚楚动人，而且落落大方，望眼一看，就是明媚天香、一副名门规范的模样。

而小女儿荷莉，长得亦是娇美动人、仪表不凡，两人型态虽属娇小，却体态窈窕、凹凸有致，配上一样完美无

瑕的洁致细肤与深峻五官，她们的美，是无疑的表现在人类视觉感官之中。

在偌大的龙军贵族当中，两姊妹是算上堪称稀有的美艳，每每有人提及到她们，耶那伊总会嘴角上扬的抚抚胡

须，心理暗自十分的开心。

姊姊的术法较为精湛，深得耶那伊约七成以上的能力，以此身手放眼当今龙神军新一代将领中，已然鲜有敌手。

而妹妹荷莉却精于召唤、皮杂之术，御风本事不及父亲的一半，风系大术原是耶那伊个人不传的看家本领，但

刁钻好动的小妹却从不喜欢坐着听父亲教授心法，自小就好学些稀奇古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是耶那伊以为女

子外向，只要不学坏，就任由她不加阻拦。

会有这样的剧烈落差不是没有原因。

不同于自己妹妹，雅希的学习过程是十分刻苦而严厉，从她一出生开始，耶那伊就认定自己的大女儿要嫁入龙

神军家担任领袖，身为未来能在战场上与丈夫一同作战的女英雄，没有足够的能力，是不足以服众的。

因此，这样的磨练不但养成了雅希刻苦能忍的坚毅个性，也打造出她见恶必除的侠义心肠。

短短数年，便与新婚不久的丈夫萨尔，共为龙神军中最年轻有为的缉恶只雄，早有传言，这耶那伊的徒弟与女

儿，已逐渐有了当年『万里白龙‘的乃父之风。

不过美名于外就必造成一些遗憾，娇生惯养的两姊妹，虽然武艺、术法皆不平凡，但由于性格略显娇纵、向来

就是直爽行事惯了，这股难改的倔脾气，倒是最让耶那伊放心不下…『雅希…为什么你都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懂得

收敛自己的脾气…都怪爸爸…是爸爸把你宠坏了…‘耶那伊陷入痛苦的自责当中，女儿直脾气是出了名，自己亦非

不了解，然今次让他与丈夫一同前去『布尔格城’探查城主狼子举动，原意要他们增功立绩、增广见闻的，却没想

到……竟会发生出这么样大的意外。

『怕什么…反正如果真的打输了，大不了一死了之，求仁得仁、有什么好怕……‘耶那伊忆及这女儿多年前所

夸下的豪语，雅希曾笑着这样说，那是他问过女儿的话，问她如果被妖魔俘虏，该如何做…妖魔的狡诈、阴险，是

人所共知的事情，只要还留有性命在他们手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被套出什么大的秘密，没有人可以说的明白

……只有自杀身亡，是被掳英雄的最后一条路，女儿也曾如此夸下此语，耶那伊当然知道，依她的个性必会……『

雅希…你…千万要活下去啊…你等爸爸……’仅存的一丝希望支撑着耶那伊的这次行动，他已经下定决心，就算救

不回女儿，活要见人、死也要见尸……『爸爸、爸…你快下来啊！‘荷莉的一声急促，打断了耶那伊的回想，他叹

了一口气，缓缓的收放掉手中的术法。

『快下来啊，萨尔…萨尔大哥醒过来了！‘荷莉的声音难掩兴奋之意，大声的对着高台上的父亲，直直的叫道。

没有由楼梯走下，耶那伊趁着收招的风势，飘飘然的稳稳落在城下的荷莉身旁，一起手、一收式全是大家风范。

『嗯…你怎么不继续生气了吗？‘这小妮子原本还在生自己父亲的气，午后的那场会议让她觉得丢脸极了，整

天气的吃不下饭，却没想到因萨尔的这件事，全忘的一干二净。

『爸你真讨厌耶…‘荷莉脸上突然一红，好像什么事被父亲看穿一样，脸色羞答答的低头嗔道。

『你姊夫的事有这么重要吗？这样大呼小叫的来见我，都不小了，还这么没规矩…‘『我…我是太久没见过姊

夫…才…才…特别高兴……’荷莉才一个礼拜没见到萨尔，这话…可说的有些奇怪。

『是吗？‘耶那伊知道，两女儿与徒弟萨尔从小就是青梅竹马，只是萨尔的年纪与大女儿相若，加上耶那伊有

自己的心思，所以才会促成徒弟与雅希间的婚事。

他也知道荷莉对他十分好感，但这仅只是兄妹间的情爱错觉，他深信，只有荷莉年纪再大一点，自然会找到比

这姊夫更加心仪的对象才是。

『嗯…走吧。‘『去哪？’荷莉不解的问道，然而看着父亲走的去向，就知道是去看姊夫去了，当下也不知为

何会红着脸，只乖乖的跟在父亲身后，忘了该生气这回事……『老师……对不起，我…‘还没等耶那伊走近，萨尔

人已经跪了下来，只眼通红的看着自己的岳父、老师。

『你不用多说了，我自己的女儿脾气，我很清楚…‘『一定是雅希硬逼着要你去追击’它『是不是？‘耶那伊

知道这女儿的个性，虽然要当妈妈了，但逞胜好斗的急躁性格，却是从来不比男人来的少些。

『老师…‘萨尔话堵到一半，想说些什么却说不出，看着老师眼泪都快流下来…『也许这是她该受的教训，不

要以为外面的世界，永远如想像中一样简单…’

『我……我一定要救回雅希…咳、咳…‘

『不，你好好休息吧…‘萨尔话虽说的坚定，但耶那伊心里却十分明白，没有了雅希，萨尔是一点报仇的希望

也没有……龙神军中有个非常怪异的传承，军团为首的继任人选，是终身不得学习任何束术与魔法的，必须承袭百

年多前龙神军家『武圣’的传统，以剑为宗，绝对不能辱殁了这柄剑的威名。

会这么样做，其实不过就是想满足军团中…对于这武圣剑尊的名号，存有那毅力不摇的坚定信心！

因此，身为继任的可能人选之一，瑟方家的二公子：萨尔，虽是拜身耶那伊门下，但也仅能从中专精于剑术上

的琢磨。

只是其他部属、宗亲，就不在这条约束范围里面，相反的，龙神军是大力鼓吹他们学习各种超强巧妙的魔法、

御术，以期能在这么变幻莫测的魔法世界中，担当他们隐身其后的有力靠山。

在继任为领导者的血液里面，天生就有着强力接受魔法的特殊能力，他们之所以只在精于剑，就是需要另一人

能专心配合将魔法施在自己身上，让自己不但能迅猛犀利、快速无比，更可以强化、反制一切他人的魔力攻击。

这样一暗一明、一攻一守的绝佳组合，不但曾为龙神家的领袖们带来无数次的个人胜利，也为这陆地上唯一精

通于剑的龙神瑟方家，奠定下百年不朽的名剑神话。

『萨尔大哥…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先别急…‘荷莉只眼充满担心的神色，一面搀扶着萨尔，要帮他缓缓

背、舒舒胸部的郁闷。

『我…我没关系…‘对于荷莉的热情，俊俏的萨尔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微微的躲过她那纤细的小手臂。

『现在各城仅愿遵守城防部分，却不愿固守要道…看来我们的追迹行动必须尽快…‘耶那伊原本就打算自己亲

自追击，一方面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女儿落入魔掌，更最重要的，还是得及早解决、维护住龙神军在外的绝对威严。

只是如今在各方边城不愿配合下，最后，可能导致搜寻路线绵延千里、甚难捉摸…耶那伊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追迹行动一旦开始，一切就是龙神军的大事，不再是个人这么简单……『你大叔到了没有？‘思索半天的耶那伊，

这才转过头对自己女儿问道。

『还没有，他来信说搜索军大概还要三天后才能到…‘『三天？不…这太慢了。’『告诉他，务必在一天一夜

之内给我赶到这，否则，全队就当军法论处！‘『爸……’荷莉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担忧着。

『我要动员所有的一切方式！就算翻开这整块大地的每一片石头，我也势必将雅希给找回来不可！‘在耶那伊

那开始苍老的皱纹底下，有种说不出的骄傲与自信，他已经完全赌上自己多年来的信誉，势必将夺回女儿不可！

『恶妖…我当天立誓，这辈子绝饶不了你！哼！‘紧握到快要出血的拳头里，似乎正在宣告着一场必将发生的

搏命争斗，在从未蒙面的两个男人之间，缔结下永远化解不开的仇与恨……第十三回寂静之丘作者：marcyu大马草

原，位于大陆偏南的丘陵地，一路绵延到西南方接近妖魔出没处，这里，遍地都长满跟人一样高的植物，杂草丛生、

万里辽阔的平原景象，堪称是陆地上的一大奇景，却也是曾为废土荒原后，唯一还长的出天然植物的土地。

但，已经贫瘠的土壤，勉强也仅能长得出生命力极强的痿灌草，正常的谷物，根本就种植不起来，因此，这一

带的居民，都是以饲养草食类家畜为生。

平原的南方放眼望去，不仅全是一望无际的相同景象，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人家，仅有的，只是漫天杂草与枯树，

因为，这里不但曾饱受战乱，而且，距离妖魔的傀儡：兽人族，只有不到一百里的距离…草原上一共只有百余户人

家，因为畜牧，彼此相隔甚远，住家之间绝不相连，这一带农庄，都有着这样同样的特性，大马教堂，就成了人们

集散、教育、交易、告诫，各种文化交流的唯一地点。

这里，原本有几座雄伟壮观的大城，百年多前的人妖大战，如今，却连一砖一瓦都已不复见，没有坚强的防卫，

年轻人都被征召往紧邻兽人族的『克拉喀布城‘，去充当义勇军，每户人家，至多只能留下一名年过四旬、或有残

缺的壮丁，所有男人只要成年，都难逃被送往前线的命运…离开村子的男人，能幸运归来的，没有几个…所谓义勇

军…还不就是那些正规军前的仆役，用来服侍从南方大城挥军而来，自大又傲慢的地方军队，这些青年人命运通常

是悲惨的，战时被送往敌阵前方，用作，就只是保护高级术士的人肉盾牌。这样的下场当然很悲惨，没有多少法术

的他们，往往还必须担任各项苦力的工作，军队对这地方的人来说，根本只是剥削、奴役…因此，居民的生育率不

但低，对于像这样压制、恶质的城军，更是深恶痛绝，曾举家冒死奔逃、投往另一处萨卢王朝的，亦不在少数。

还有的，更私下将儿子们，眷养在山洞中或秘密的地道底下，直到有一天曾被人发现后，这样的事迹才暴露出

来，尽管如此，这个地区一直以来都充满了茂密、隐蔽的废草堆，就算曾被军队放火烧了数次，杂草内，依然隐蔽

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百年来，造成了无法化解的军民对立与紧张关系，也产生了许多逃兵莫名奇妙

的失踪…但…南方大城的领主们，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这些域民的统治，反而，是更加的变本加厉。

他们被外围的各城镇严格监视着，好像天生下来就注定当别人的奴隶，不得迁徙、搬离，每月，克拉喀布城的

御使都会前来调查一次人口，孕妇们被仔细的监控、观察着，从有兽人侵袭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就一直这样无

奈、凄凉的生活着。

这也是为什么，四十多年以来，绵延数千里的大马高原上，女性、妇幼人数特别多，人口，却始终维持不了几

百户的原因。

大陆上，类似这样的村子还很多，暗地里，还未爆发的隐忧、毒瘤，就在人心里酝酿着，静静的等待一股整合

的力量…将之吞噬、破坏！

熟悉的哞呢声，散布在这片广大的草原上，安详吃着刚长出的嫩叶，牡羊们，一点都不晓得人类的痛苦与悲伤，

生存，是它们唯一的信念，树荫下独自玩耍的九岁孩童，犹如绵羊一般，没有意识到身上的不幸，他，只是每天照

顾着羊群，一名普通的小牧童。

『阿大、阿大！站住别跑！‘小男孩挥着手上的藤条，追逐着一头奔跑中的公羊，阿大，是他给这头公羊的称

呼，这些羊，都是小男孩跟母亲的财产，也是唯一生活的依靠。

『哎啊！好痛喔！‘小男孩跑得太急，一不小心在草堆中踢到了一颗大石头，赤裸的右脚上立刻肿了一大包。

『呜…臭阿大！…呜…好痛…‘酸肿的疼痛，立刻让男孩忍不住眼内的泪珠在打转。

平常时候，阿大都是很温驯的，今天不晓得为了什么，突然变的暴躁不堪，还闯进了比人还高的大草林去，羊

是怕黑的动物，这般撞入茂密的巨草堆里，实在很不寻常。

『呜…去死啦！笨阿大，再往前跑就找不回来了！你快点给我出来！‘男孩哭了一阵，不断的在林外大叫着，

阿大却始终没有再钻出来，天色渐渐就要晚了，他抹了抹脸上的鼻涕跟眼泪，起了身，只好继续的赶着十几只的羊，

往回家的路上去。

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哭泣，通常，都不会太久，只有在母亲的怀里，他才会放声的大哭。

某种情况来说，这里的孩子，比起城里面的小孩，要坚强了许多。

（怎么办？回去爷爷知道了，一定会骂我的…）男孩已经口干舌糙，他大声的叫了好几个小时，在更小的时候

他曾乱跑进这种巨草堆里，身体还被粗糙的植物茎皮给弄得浑身红肿，连哭了好几天才消下去，因此，他根本不敢

追进像这样的大草林去。

『怎么办？怎么会这样…‘羊还是第一次自己跑进巨草堆中，今天晚上，他一定难逃被爷爷痛骂一顿了！

『搞不好阿大会自己跑出来、跑回家也说不定！哼…如果你回来了，以后就不给你吃新鲜的嫩草，给你饿三天

…‘小孩心里这样说着，其实，他还是十分担心阿大，这些羊都是他一只一只看着长大的，跑走了阿大，心理的确

很不好受。

他们没有钱买狗，这片草地中不知何时开始，就不再有其他的动物，因此，只有富裕一点的农家，或者是城内

有亲戚赠送，才养的起牧羊用的狗。

如果有狗，阿大就不会跑掉了，男孩心里这样想着。

总有一天，他要养一只又大又听话的狗。

他的小脚，一跛一跛的走着，手上挥着藤条，继续指引、驱赶着羊群，往回家的路上前进。

日落的大地，挥洒着璀璨耀眼的最后一道光芒，象征着，黑夜…就快要来临…漫天的巨草、丛林里，不但没有

人气，连昆虫的踪迹，都难以寻获，这些高大的植物养分很低，跟林外地面的嫩芽不同，粗糙的皮叶相连接，一只

羊，怎么有可能在这种地方活动？

一种强烈的力量在它身体内躁动着，似乎在牵引着它，疯狂的动物，尽管全身被草棘刮的到处都是伤，依然全

力的向草原中心奔去。

阿大很快的冲到一处腐烂的败草堆中，由于冲力太大，它的只脚无力的向前一蹬，便跪了下来，模样看起来虚

弱无比，身体到处是伤，似乎，跑得太急被草茎锐利的皮面给割出许多伤口。

这只畜生不停的喘气，只脚已经没有再站起来的力量，它抬起头来，呆呆的注视着一个人的眼睛……一只炫目、

散发金色光芒的眼珠！

『口羊…唔吓！‘没想到这只畜生连要看清楚都还来不及的情况下，它的头便已经分了家，空气中有股嘤嘤的

风铃声围绕着，在断口处喷出大量血液的同时，一条像锦蛇般的长鞭立刻钻入了伤口处，不断的吸收着源源溢出的

鲜血。

一名银发美人，右肩粉臂一伸，风鸣中嘤嘤的白色光芒，竟立刻穿过了她的手掌心，只见整截半弯的大铁片开

始慢慢的液化…渐渐的…一点一滴融入到她的手心层缝里面。

她的左手有着一条像蛇一般的长触，贪婪的不断吸干牲畜血液，那头断首的大羊，没多久就逐渐干瘪起来，连

毛皮都开始萎缩、剥落…突然间，在蠕动的长鞭里，鼓鼓的似乎有什么东西钻到了这羊的肚子里，跟着羊腹开始肿

胀，像似有什么力量在搅动着，不消多时…就爆炸了开来！

蛇一样的软长东西快速的缩回女郎手心，四道更细小的白色光点在离开羊腹后，一闪眼的时间已经又飞回到女

人身边，牢牢的插在她细嫩的手臂上。

女子的手臂不停滴出鲜红的血液，眉头微微一皱，却似乎一点都不痛苦，她伸出沾满鲜血的左腕，舔了几下润

一润唇，深红色的朱唇上，照映着十分妖异、恐怖的病态美感。

好诡异的气息…好吓人的场景！

在舔干手上的鲜血后，这个恶魔般的少女，背部竟立刻伸露出一只黑色骨皮的羽翼，手里拖着一名被绿皮包裹、

昏迷过去的女子，飞向高空中，趁着黄昏中那道金黄色的夕阳余辉，振翅遨翔。

已经能够适应新的特异能力，淫心的飞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尾随着大地上稀疏、吵杂的绵羊叫声，新的目的

地…已经确认。

手里挥舞着藤条的小男孩，伊伊阿阿的催赶着忙乱的羊群，却还不知道…一场即将改变他家人一生的悲惨命运，

正要来临…淫心没有飞行多久，便看到了前方有座低矮的小木屋，这是附近唯一的一户人家，她很快的俯身下去，

降落在房子不远的前方。

她放开了被绿色皮肤包围的雅希，蛇一般的邪鞭快速缩回了手心里面，独自走向前面门口的位置，步行进去。

奇怪的是，在绿皮里面的雅希，明明还昏迷不醒，但她的四肢躯体却完好的站立在那，没多久，竟也跟着淫心，

缓缓的走入屋子里面。

现在她的躯体，似乎是受到恶魔外衣的控制之下。

屋前木板下的声响，立刻让里面的主人家听见了。

『小杰？…小杰，是你吗？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里面传来一声女人的叫唤，似乎以为自己的小孩回来了，

还不知道…进门的…却是淫魔煞星。

屋内的女人似乎正在做饭，她已经工作了一整天，正等待着儿子跟父亲回来吃饭。

这一家子里面就只有三个成员，小儿子赶着羊儿去吃草，父亲在镇上一间铁铺里帮忙，这个时间里…似乎不该

有其他人到来。

『…哒…哒……‘厨房外的小客厅并没有人回答她，要是平常，儿子早就欢天喜地的大呼小叫，要等着依住她

吃晚饭，可如今不但没有任何反应，还发出两种不同的脚步声…？

进门的当然不是她儿子，淫心冷冷的看了一下四周，没有理会厨房内的女人，对着被外皮控制的雅希，操控着

让她坐在椅子上头。

『小杰…小……你…你们是……‘步出厨房的女士，正在奇怪着眼前这两个女人…不，是一个女人跟一名女性

外型的绿人儿……待要发问，却突然有道光射向自己的额头上。

『啊……你……‘女士还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一道金色光芒已直接穿过了自己的额头，她除了颤抖外，竟没

办法作任何事、思考任何的东西。

『跪下。‘淫心淡淡的说道，她额头上的魔眼持续对着女子绽放诡异的光芒，只见只眼已经逐渐涣散的女人，

站立不稳的便跪在淫心的面前。

『很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做琴……’女子毫无表情的说道，声音好像说给自己听的一样。

淫心额头上的这颗魔眼，虽是唤名为暗夜的魅惑之眼，只有在完全漆黑的环境当中，才能彻底发挥到控制他人

的魔力，不过对于像这样反抗能力弱的村妇来说，却早已经足够。

『嗯…我们饿了，去帮我们准备吃的东西吧。‘淫心是真的饿了，她对琴说的话好像理所当然，然而当她再次

闭上金色眼珠时，琴却突然用力的抖了一下。

『啊……‘琴不停的眨眼…摇了摇头，模糊的脑子里好像有什么记忆跑了进来。

『是…是的，我怎么忘了你们已经肚子饿了，我立刻就去端出来…‘琴立刻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站起身连忙

转进厨房里准备，但眼睛里还迷糊的不太清楚、动作上还有些呆滞、迟钝。

她的眼神已经被淫心的魅惑力量给控制住了，将她们俩当成亲人一样，完全没有意识到，眼前的二人根本素未

谋面。

淫心跟着也坐了下来，看着满脸黏住一层绿色皮肤的雅希，摸了几下雅希细致的小脸蛋，上面那层绿皮竟开始

变成液化，被一点一滴的吸收到雅希的皮肤里面。

很快的雅希再次露出她那姣好圆滑的脸蛋，不过除了头部以外，脖子下方依然还是维持绿皮附身的保护状态。

还在晕迷中的雅希，头部顿时失去力量的垂了下来，一丝又一丝的绿色汁液，像似口水般的由嘴唇边流了出来。

淫心转而摸了摸雅希的肚子，那个已经微微隆起的部位，跳动依然，还很安全、很健康……『来了、来了，晚

饭都准备好了…‘琴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端着一锅香味四溢的蔬菜汤，缓缓放在餐桌之上。

她舀了一碗热汤给淫心、再盛了一份放在雅希面前，只是这些汤料除了少的可怜的几根菜，汤头倒是搅拌成浓

稠的很。

这是她们贫穷人家常见的食物之一，她们买不起太昂贵的蔬菜、又种植不出够营养的植物来，琴平时总是多让

儿子喝两碗汤，自己则饿着肚子只吃一点点…淫心还从来没见过像这种模样的食物，她从小家境就十分富裕，跟在

左斯门下后更不可能吃这种低贱的食物。

然而她是真的肚子饿了，吸收魔力、妖气甚至血液，都仅能带给她所必须的能量，但好几天肚子里没有消磨过

任何东西的空虚感，依然还是不时的存在着。

尽管她的身上拥有古老的淫魔力量与记忆，但……现在的淫心，毕竟是像刚诞生的恶魔一样，同时存在着两种

记忆，还没有真正体验过人魔之间的每一分不同变化。

一旦成为真正的淫魔，根本就不需要任何食物，因为吸收精能本身就是最美味的养分来源，只是淫心现在还没

有这种体认，属于人的部分还正在分泌着胃酸……汤虽然怪、但香味很浓，淫心没有多说，拿起碗就直接灌入嘴巴

里，一连喝了好几碗都没停下来。

『你真的饿了…嘻嘻，多吃一点，还有很多……‘琴的眼神好像看着自己儿子一样，充满着满足与关怀，明明

这锅汤一喝完，自己就没有食物可吃了，却还是这样的说道。

『好喝…‘淫心畅快的呼出声音，饥饿已久的肚子里，终于有了解放般的快感。

然而肚子虽然吃饱了，淫心却突然发现到，那感觉已经跟以往不同，没有恢复力量的精神与感觉，只有单纯填

饱肚子内的空虚感而已。

不…她需要力量…需要精气，她的脑子里开始这样想着。

『你吃饱了吗？‘刚整理好厨房后走出来的琴，贤慧的顺手收拾起桌上的餐具，却没有意识到，身旁这名毫无

关系的陌生女子，眼睛里正在打着什么样的鬼主意。

『啊！…你…你在做什么？‘琴吓了一大跳，因为淫心竟然用指尖划破了自己胸前的整排钮扣，大大的拉开衣

物，露出自己一对丰满姣好的肥美巨乳，由于那件夜行衣根本不合她的体型，她想脱去这身紧绷的夜行衣，已经想

了好久。

『哼哼…我的肚子才刚吃饱，现在要换你了…‘很快的淫心不仅将自己脱的一丝不挂，甚至还抓住琴的右手，

打算也将她扒个精光。

『不…住手…不要啊……‘琴不明白为何会这样，她不停羞耻的大声哀叫着，只是瘦弱娇小的乡村妇人，哪里

抵抗的了淫心女武身份的矫健身手。

『我最讨厌爱哭爱闹的女人了，不过…我最爱听的，却是这些声音慢慢的变成高兴的叫声…嘿嘿……‘淫心一

脸邪邪的笑着说道。

『啊！…放…放开我……啊！‘琴拼命的呼喊求救着，但是身上的衣物，还是很轻易的就被淫心给撕个粉碎。

淫心明明可以用魅惑的力量让琴就范，但却没有，她似乎喜欢让女人反抗，越剧烈的反抗，就越能激起那内在

一股悸动不已的淫魔血液……很快的淫心伸出一只邪恶的触手缠住了琴的全身，她那兴奋中的皮肤里面…更是开始

逐渐转变着，洁白的肌肤上映出漆黑的恶魔图腾，皮肤下的血管里透着青色般的萤光，胸前一对巨乳不但坚挺得更

加雄伟，就连包裹住阴蒂的包皮也开始主动褪去…『啊啊…要…要出来了…哈……‘淫心下体露出阴蒂的部分，竟

开始肿胀的大了起来，就在她一声声的娇美淫叫声中，细小的核桃竟变成了一根粗壮硬挺的大淫物。

很可怕的画面直接暴露在琴的眼前，好吓人的肉棒正一挺一挺的向她逼近过来……『啊…不要…不要……啊啊

……‘琴失控的大声哭叫着，她当然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淫心的身体当然百分之百是个女性，

只不过她所继承的『灵媚妖’之血……却是个非男非女的只性邪魔。

这种恶魔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同时吸收所有男女的精源，不需再经转换，不像有些男魔还必须将人类女性培

养成奴，需要她们转化其他男性精气后，才能化为己用。

『尽量的哭吧…等一下…你会高兴的哭得更大声…嘿嘿……‘淫心苍白的脸上显现出淫邪的笑容，琴根本没办

法想像，眼前这张甜美青涩的小脸蛋，原来也可以表露出如此骇人般的邪恶。

『呜…呜…呜啊！……‘火烫的硬物很快的便直接深入到琴那细嫩紧闭的下体，没有任何的湿润与爱抚…因为，

这是一场最无情的肉欲强奸。

『…呜…呜……‘琴的内心不断在呐喊着，不停的想喊痛……下体突然被异物插入，犹如是最敏感的皮肤受到

伤害，她拼命的想挣脱逃离淫心的魔掌。

淫心就像个不懂怜惜女性的恶魔一样，疯狂的挺进这妇人柔嫩性感的牡穴内，在可怕的奸淫过程中，她的身体

内一直不停的流窜着一股青色莫名的萤亮之光。

『啊……啊啊…哎啊！‘琴挣扎的越厉害，连结在淫心手上的魔触就箍的她全身痛苦难耐，被抱起的只脚渐渐

无力，炙热的下体开始感染着身体那每一处敏感的器官。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粗暴的奸淫中，越来越火热的滋味仍是无法否认……『你已经开始湿了……‘淫心突然慢

放下来，改成突刺的姿态继续挺入。

『没…没有…啊……啊…‘琴的脸色红润极了…羞耻与事实逐渐分不清楚，舒服与恐惧界线犹未模糊……被重

重的挺到最深处后再缓缓拔出…一点一点的蜜液，正开始在琴的下体湿润氾滥。

淫心的阳具好像在玩弄她一般，渐渐的不再死命乱撞，这种有节奏的攻击方式…变得更容易冲破那禁不住湿滑

的小骚穴。

『放…放开我…呜呜……要…要死了……‘琴受不了这样的调戏与冲动，身体慢慢变得很奇怪，才不过被奸淫

没多久，想不到却开始产生出莫名的期待感…（不…不要再顶了…啊、啊……好…好痒啊……）酥痒难当是高潮的

前兆，琴不得不拼命的克制自己……不要…千万…不能这样想……（好…好舒服…不…怎…怎么会这样……啊……）

她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做爱过了，她原以为自己早该忘了那种舒服的感觉，没想到在今天…竟然会是这种情况下，

再次深刻的体验到……『哈…哈……你…你是逃不了的，你已经喜欢上了，你的眼睛已经说明一切…’看似沈迷在

这场罪恶的淫虐游戏中，淫心的眼睛却始终冰冷的像夜鹰一样，专注的盯着她的猎物，好像随时等待着给予致命的

一击……『没…没有……‘『哼哼…是吗？’淫心的下体才刚缓慢下推送速度，没想到在一瞬间，却又突然的狂暴

起来！

『啊…啊哈……‘

『还不承认吗？‘『啊啊…不…不行啊…好…好舒服…哎啊…哈……’琴的身体再也忍耐不住了，她被夹杂在

不停的兴奋与快感当中，酥麻软弱的理智，已经逐渐的溶解到不知自己嘴里呻吟的…到底是多么销魂。

『嘿…你…是我淫心的第一位‘牲奴『，我会让你舒服的接受…主人我所赐予你的’礼物『…‘淫心的动作越

来越强烈，她看着这个姿色不俗、却瘦弱无力的妇人，心理有种征服的欲望正在燃烧。

原有丽芙的性格已经被恶魔封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背叛人性的奇妙快感。

『准备接受我的爱液吧。‘淫心撞击的力量越来越强烈，脸上透露着即将发泄而出的喜悦，一股滚烫的淫精…

立即填满在琴的牡穴深处里。

『啊…啊啊……抖…哈……‘琴的身体不停颤抖着，一种难言的美感在体内瞬间爆发，热烘烘的私处内传来一

阵又一阵快感余韵…第二波的酥麻极乐，却正快速的再度散播开来。

『嗯啊…哈……还要…还…‘琴的眼皮不住的抖动着，嘴里傻笑的流出许多唾液，雪白晃动的性感只臀下，虽

然勃勃的分泌出许多透明的淫液，但淫心所发射在里面的精液，却丝毫没有溢出半滴。

『呼…嗯啊…‘淫心缓缓的抽出了自己硬挺的淫物，一手抚摸着自己的丰满酥胸、一手继续的爱抚粗硬的大肉

棒……『哈…啊……不要拔出来…不……’『嘿……尝过一次，你就再也忘不了这样的滋味……‘绝美的妖媚淫心

话一说完，舒服的抖啰一阵后，就要起身。

『啊…别…别走…要……我还要…‘琴那骚动的躯体内好似上瘾了一样，脸色间像条淫荡的母狗般，一点都离

不开那湿润摇晃的大肉棒。

『这么快就受不了了吗？‘『给…给我……求求你…给我……’娇媚的哀求声完全失去了母亲的坚强…丝丝扣

人心弦的媚态，正一点一滴的被这名魅惑人心的女恶魔，给勾引出来。

『我的精液会在你的身体里持续滋长…随着时间越久，你会越来越忍耐不住搔痒的兴奋感…越来越期待再次被

我奸淫的美味…哼哼……‘『舔…哈……吮、吮……’琴的眼睛已经完全沈溺了，她很快的像母狗一样的爬到淫心

身旁，伸出舌头努力的舔弄沾有自己淫水的大肉棒，摆弄出自己一辈子都没有想过的淫乱模样。

『你这淫荡的模样越来越勾引起我的性欲…待会还有更好玩的游戏等着你呢，嘿嘿……‘淫心笑着注目琴的每

一分变化，没有理会琴那痴狂的举动，任由她继续含舔着自己的淫具，她的耳朵里，已经听见了不远处的哞羊声，

可爱的小男孩，应该就快要回来了。

『嗯……‘微微紧绷、惧光的眼皮，在昏迷已久的雅希脸上，挣扎了许久。

轻轻抚摸着琴的头发，淫心也注意到，昏迷许久的雅希…正快要感苏醒过来。

第十四回淫魔使徒

世上之恶魔，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的属性与种类，有专以杀人练尸为乐、用以增强自己能量的死灵系，也有专

门吸收别人力量、转化为自己魔力的妖魔系，然而这其中有个更特别的…是一种只靠吸收人类精气的淫魔系。

这些属性上虽各不相同，不过总体来说，凡属恶魔者，不外就是以获取别人力量为目的、供为己用的邪恶魔物。

所谓的淫因此凡被淫兽所经之处，四周都可见到被吸干精气的人类尸体，这只能怪它们无法消化其中大部

分的能量之故，也平白葬送了世间许多无辜的生命。

至于高阶的淫魔就不同了，他们所吸收的每一滴精源，都能完美的转化成自己的魔力、能量，她们不会任意的

杀害人类，相反的只会取走人体内一小部分的精源，让他们很快能够恢复，继续提供自己需要的能量。

尤其当淫魔在吸纳时，还会适时给予对方无比的快感，让他彻底堕落，心甘情愿的不断奉献出自己能量，沈迷

其中、甘之如饴。

他们通常需要同时维持跟许很多男人、女人发生关系，不过对于究极型的天生淫魔，则不在此种限制之内。

淫魔之流…是这广阔的大陆上，唯一远离规模强大的死灵系、操控兽人的妖魔系，独自潜藏在人类群体之中的

特殊魔物。

由于这个因素，他们向来是独来独往、善于隐藏伪装，在魔法还未流行以前，曾经造成过许多重大的灾难与祸

端，不过当魔法教会成立之后，这些依赖吸收精气的魔物们，就几乎无处藏匿、几近被消灭殆尽。

从此之后，侦测恶魔就成了人们最基本的入门魔法，甚至连没有什么法力的孩童都懂得，能让魔物无所遁形固

然是件无比的好事，但却也因为如此…意外的埋下了另一扇致命的缺口……一种追缉不到的淫魔种族，才正要蔓延

开来，一场前所未见的极大灾难，才刚要开始……太阳已经下山了，天色渐渐的就快要暗了下来，小男孩因为走丢

了一只羊，沿路上频频回首、晚了回家，在关上栅栏的那一刻，心里面还是忐忑不安着。

他小心的看了看……爷爷的骡车还没回来，再数了数羊只…当然，阿大还是没有自己跑回家，他皱着眉心想如

今只有抱着妈妈当挡箭牌一途…否则今天晚上少不了定是一顿挨打。

『妈妈…妈……我回来了…杰斯回来了……‘今天的声音小了许多，小男孩每次都大叫着奔进家门的，母亲总

会说他几句要他不能这样，然后搂在身边问东问西的，他喜欢这种感觉，只是今天却像个做贼似的，蹑走蹑脚的走

进门去。

『咦…？‘奇怪的是妈妈不但没有回应，进门的那一刹那，家里好似变得凌乱不堪，地上躺着半锅汤、破烂衣

物随地放、连椅子都倒了两张，火炉内的材是刚烧的，一旁剩余木块却四散一地。

妈妈在的时候绝对不会这样……杰斯心里嘀咕的说道。

更奇怪的是，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一个女人，全身穿着一层层紧致服贴的绿色『衣服‘，玲珑的身材曲线几

乎被这衣服给完美的暴露出来…好像是涂上一层染料而非穿戴上去的。

杰斯端详的看着她，不知道她是谁，那个女人的脸色十分难看，似乎也搞不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她拼命

的想开口，但嘴巴里却嘟囔着说不出任何话的模样。

『妈！‘这一切太奇怪了，杰斯跑进厨房一看，却没看到人…反而是隐隐听见楼上母亲的房间里，似乎传来一

股奇怪的叫声……『妈妈…你怎么了？’杰斯快步的想上楼去，他以为自己母亲生病了，正要走上去时却听见母亲

这样说道。

『杰…小杰乖……我…我没事…把楼下整…整理一下…马…马上吃饭了…啊哈……‘母亲的腔调十分奇怪，杰

斯从来没有听过母亲用这样的语调说话，虽然他担心的想上楼看个究竟，不过现在还有个奇怪的外人在这…他在楼

梯前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乖巧的先把木块收拾好，快速将锅子整理干净，才砰、砰、砰的拉张椅子坐下来…『你

…你怎么了？’杰斯好奇的问道，看着眼前大姊姊那怪模怪样的举动，似乎好像十分痛苦。

男孩一只明亮的大眼睛水汪汪的看着她，突然间脸上却红了起来……因为…他已经注意到，雅希全身绿衣浮现

出像是没穿衣服一样，妈妈跟他说过…这样是很羞羞脸的，不能看……因此他别过头去，跳下椅子想上楼拿件衣服

给她穿。

突然间，正当杰斯要离开座位时，眼前的大姊姊却突然摔倒在地，好像雕像一样，除了脸部有些难过的表情，

她的身体竟硬梆梆的没办法动弹。

其实她是极力的想挣扎，但身体却好似无形的拘束一样，没想到在拼命的晃动中，人竟然整个摔倒在地。

『你…你怎么回事？要不要紧？‘杰斯连忙回头要把她抬回座位上去，这时他才看清楚，这个姊姊肚子大大的，

是个孕妇…可当他触摸到雅希的身体时，没想到雅希竟然忍不住的呻吟起来…『啊…啊……’雅希满脸通红的想说

话，摇着头甚至不敢让男孩搀扶她，这绿皮肤不晓得什么原因，好像与她的肌肤融合在一起，只是轻轻的触碰一下，

就觉得乳头硬挺了起来，下面开始收缩……『你…你好奇怪，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哑巴吗？‘杰斯只是个九岁多的

孩子，很直接的就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雅希一听越急，心里拼命的想说话，但嘴巴除了伊伊呀呀外，就是吐不出

半句话，那声音听起来还真像是哑巴一样。

『你是哪里来的？怎么会来我们家呢？‘听不出这大姊姊到底想说些什么，杰斯将她那看似赤裸的身体扶回椅

子上后，红着脸傻嘻嘻的开始问雅希一些有的没的问题，一时间倒忘了要上楼拿衣服给她穿。

小孩的羞耻心不像大人，很快的男孩自言自语的说上几句后，就忘了人家浑身像没穿衣一样，倒是雅希脸色渐

渐红润，全身恍若赤裸一般的被这样小的孩子盯着直看……内心实在有着说不出的怪异与羞愧。

『啊！对了…我要拿衣服给你的，我倒忘了……咦…这是你的衣服吗？‘杰斯说了好一会后，才突然的想起，

眼睛在转过身的时候，刚好瞄见不久前收拾起地上的破烂衣服。

『这是你的衣服吗？大姊姊？‘杰斯这样的问道，他跟雅希相处了一阵子之后，知道她虽然不会说话，但还懂

得摇摇头或微微表示些举动。

『唔…唔……‘雅希点了点头后…却又摇摇头。

『什…什么意思呢？…嗯…你希望我帮你穿上它吗？‘杰斯才一说完，雅希竟拼命的摇头……这就让杰斯完全

猜不透对方的想法。

『你好奇怪喔…又摇头…又点头的……真是怪人…‘小男孩嘟囔一阵，接着又问道。

『还是你不想穿别的衣服呢？你喜欢那绿衣服啊？‘杰斯这样的问题让雅希着实不知该如何回答，她的脸上已

经红透了…好似被小孩污辱作弄一样，可偏偏又不能对他动气…心头上乱成一团，脑子里不知该如何是好。

『还是你嫌衣服太破烂…是你将它弄成这样的吗？妈妈说衣服旧了可以补，但是不可以这样不懂的爱惜……‘

雅希当真哭笑不得，好急的个性将一只眼睛急的都快哭出来呢……跟个九岁大的天真孩子，比划这种是与不是的游

戏，还真不是人干的……『我跟妈妈要一件衣服给你穿好吗？’这回雅希总算用力的点头了……然而才过没多久，

却又拼命的伊呀摇头…浑身香汗淋漓，好不狼狈。

她一想到如果男孩真的拿衣服穿在她的身上……那刚刚敏锐的触碰刺激…不知道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搞不好会对小孩产生兴奋…不！不可以……绝对不会这样！不行啊！！

『我知道了！你…是想自己穿吗？‘杰斯聪明的小脑袋突然灵光一现，但随即脸色也红了起来，他这次是说对

了，因为雅希开始拼命的点头，但这回杰斯可学乖了，他又坐回椅子上，开始试图与雅希做更深入、清楚的沟通…

…就这样两个脸色通红的大人与小孩，在如此没有意义的『交谈’中磨秤了许久，根本就没注意到楼顶上的房间内，

到底正在进行着什么样可怕的变化……在琴的房间里面，两个女人坦露着极致性感的胴体，交叠出层层浓郁的淫靡

味道，一场春宫无限的荒淫肉戏，才正在上演着。

刚刚才高潮过的琴，如今丝毫没有性欲衰退的迹象，在淫心只手的爱抚中，眼神里拼命的释放出兴奋的欲望。

她的娇躯软趴在淫心的身上，下体湿糊糊的一大片，私处正努力的摩擦着淫心那魁伟粗硬的大肉棒。

『给…给我……啊…求求你……‘

『嗯……不行，还不行…你要更淫荡一点，更努力的引诱我才行……‘淫心只手依然不停爱抚着琴，只是下体

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嗯…啊……我…我不行了……受不了…‘淫心当时射在琴体内的淫精，不但造成她骚穴内不停排出淫液而难

过不已，就连全身上下也酥麻的火热难当，再不插入让她一尝痛快，眼看这模样就要越来越痴狂……越是以阴蒂去

摩擦粗硬的肉棒，琴就越觉得小穴里面好像快烧坏了一样，滚烫的拼命不断流出爱液，湿粘粘的感觉好不难受。

『嘿嘿…这么难过是吗？‘『可是我还不想放进去……你说该怎么做才好？’淫心挑逗的轻轻咬着琴的耳垂说

道。

『啊……我…不要欺负我……我受不了……给我……‘靡靡情欲已经被强烈的煽动起来，好像热恋中的情侣一

样，琴的意志完全受到淫心的改造，正沈溺在对方所创造出来的淫欲境界……？

她急促的呼吸变得慢而无力，说话不知不觉变得酥麻麻的…体内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媚态，正一点一滴的为了淫

心而绽放。

『要更死心塌地的求我…就该称呼我什么呢？‘『……主…主人……求求你……’琴的脑子里已经想不出任何

字了，很顺服的这样说道。

『是的……你还不笨，哈…哈……‘『我…好痒……快痒死了…救救我……帮我解决难受……’琴由那性感的

粉红朱唇内，缓缓的伸出舌头，贪婪的黏稠唾液…竟一点一点的滴在淫心的身体上。

『你还不够淫乱…想要得到真正的极乐高潮，就让我见识看看你体内潜藏的淫荡本质…‘淫心话才一说完，右

手内的掌心立刻裂出一条缝，粗长的触手像似条拿在手上的阴茎是的，在琴的面前不停晃动。

『好好的舔它，把它当成你最喜爱的肉棒好好舔……‘不等到琴答不答应，手里的淫物很快就堵到她的嘴前，

逼迫她不得不张开嘴巴含住。

『啊啊……吮……‘在琴的认知里面，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表现才算淫荡，可是身为女人天生那股对性的欲望

与渴求…已是被完全点燃，剩下的根本无须教导，本能清楚的知道，要拼命的仔细舔弄着，由淫心手掌中所伸出的

邪恶触茎。

『更努力一点，好好把它深深的含在嘴巴里，这样才舒服……‘淫心像是在教导一头即将堕落的母狗，一面说、

一面把手心的邪触拉出来些，引诱琴更主动的向前含住。

『嗯…吮、吮……吮…恶……‘琴努力的用舌头舔含那淫触上的每一块颗粒，嘴巴里紧紧的将那条淫物含到喉

咙的深处，先是咳了好几次，但逐渐习惯后，已能开始滑顺的套弄着，这条如假包换般的粗长淫具。

淫心快速的翻转过身，与琴的姿势对调，手臂舒服的靠在琴的嘴边，让琴只手能抓牢自己的粉肩，行动自如的

继续含舔。

淫心的手指不时的还可以触碰到琴的朱唇，突然间，淫心用手将琴的嘴巴扣住，让掌心内的邪物更狂暴的向里

面深入……『啊…恶…恶…呜呜…唔…‘琴难过的就快要吐出来了，可是身体被人制服住，只能呜呜的想大声叫喊。

『嘿…嘿……好好适应这种感觉，被强迫的急切感，会让你变得更加舒服……‘淫心脸色十分怪异，嘴角边痴

痴的笑着，好像在玩弄一件有趣的玩具，另一手不停以指甲划过琴那洁白细致的肌肤。

『唔…恶……呼、啊……吮、吮……‘琴的只手用力抓住淫心的粉臂，十分痛苦的忍受着对方所谓『强迫式’

的快感。跟着在琴还来不及反应的同时，由淫心另外一只手心内，立刻亦伸出一条长长的淫触，像蛇一样的滑过琴

的全身，脯脯触碰到她那兴奋不已的阴蒂…摩擦发红肿烫的阴唇，直捣进菊蕾内部的紧密地带。

『啊……唔…痛……唔……‘第一次被伸进肛门内的感觉并不舒服，反而十分奇怪，甚至怪到忘了骚穴内的麻

痒，拼命的想离开那粗硬、刺痛的感觉。

琴的身体完全没办法反抗，就在上下前后的夹攻下，奇怪的……尽管心里不停的在呐喊着、挣扎着…然而被摩

擦的骚穴上头，分泌出来的淫水却变得越来越多…『你如果能让前后的两根同时发泄，我就让你这浪到发烫的小牡

穴，充分的填满我的精液，使你心满意足如何？‘淫心的话恍如恶魔般的咒语，只见琴的内心开始动摇，不但不再

反抗对方粗暴的动作，反而自主的摆动只臀，放松紧抓的手臂、用力含舔。

『嘿嘿……我就说你是伪装出痛苦的模样……其实你喜欢的要命…‘淫心嘲弄对方一阵之后，一面又逐步的调

教她，让琴对性虐能产生出更强烈的反应。

『对…更主动点表现出你的淫态，你是个淫女……天生下来就只为了性欲为活的奴隶……‘『你的内心里只想

着让自己快乐……更多更多的快乐，粗暴的快乐……’淫心的眼睛竟然慢慢的红了起来……可怕的眼珠，逐渐布满

深红的颜色，渐渐看不到瞳孔，完全变成红萤发亮的血色模样……随着琴的动作越来越狂热，淫心也不断加快只手

的粗暴行为，好似要插烂对方的身体，不断做出可怕的冲刺举动。

琴的意识完全的模糊了…她的眼睛里已翻白，睫毛正不断再抽搐晃动…白色的眼球跟着也开始泛红，血丝一丝

一丝的……将这正常的女人布满成深红可怕的怪异模样！

『对……我有感觉了…是这样……你做得很好……用力的含…用力舔！哈…哈……‘淫心仰头舒爽的叫道，淫

触的前端似乎能回应她敏锐的快感，越来越粗暴的行为中，眼看就似乎要发泄了一般。

『啊…哈……噗吱…噗吱！……嗤恶……‘突然的，淫心娇喘的放开手臂，像蛇一样灵活的淫触在手掌内一伸

一缩的，吐出满满大量的白色黏液在琴的脸上与私处下……『哈…对……就是这样…’看着几近调教完毕的作品，

淫心满意的露出笑容，将黏呼呼的大量精液，用手沾上大半，全涂在琴的嘴巴里，让她吃下。

『好吃……哈…好吃……吮…‘琴的表情已经完全不像人类，痴狂的模样不停吮吸手指上的精液，血红透光的

迷离只眼，好似变得跟淫心一样，傻笑的爱抚着自己的酥胸，主动张开只腿，表露出十分淫荡的姿态。

『主…主人……这里还没…哈…啊哈……‘琴拨开自己的两片湿唇，里面早已泛出粘腻的透明爱液…相当湿滑

的期待着。

『嘿嘿…就是这样，你已经是个再也离不开性欲的淫妇，马上就能成为我淫心最听话的仆人……‘淫心露出下

体粗大的肉棒，让琴的身体转了过来，把她兴奋颤抖的雪白屁股对着自己，一口气就将巨物给插了进去！

『啊！……‘当琴要痛快的大声呼喊时，一条粗长的淫触又再度由淫心的手内绕过琴的脖子，飞快的堵在她的

嘴巴里，似乎不让她有机会将声音传到楼底下。

『等等会有机会让你尽情浪叫的……嘻嘻…‘淫心抱住她那肥美的只臀，手心内两条肿胀不已的淫触死命的缠

绕在琴的身体上，下体那碰撞的力道，似乎十分剧烈。

两个女人的眼珠完全泛红，动作上变得越来越加粗暴、疯狂，这已经不像是人类间的性爱，激烈可怕的种种举

动，根本就像极了两头淫乱的恶魔…交缠着不停流溢出阵阵淫靡、酸甜的浓浓腥味……『用力…啊啊……好棒…好

舒服…更用力……‘琴的朱唇才一吐出淫触上浓稠的精液，嘴巴里已经忍耐不住的低声娇吟着，渴望更粗暴的快感

能再次填满这永远不会满足的小骚穴……『不…不够……用力……插烂我……更深一点…插烂我……’尽管淫心的

冲撞已经十分激烈，但琴的肉体好像变得不会满足，嘴里流下痴呆的口水，含糊不清的要求对方更粗鲁的插翻自己！

『你喜欢粗暴了吗？‘淫心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是…更粗暴一点…插烂我……把…把我弄得乱七八糟…哈…好爽……再插深一点……‘

『贱女人…是这样吗？这样……‘淫心享受着用男人般的口吻辱骂道，那肉棒不停猛烈的抽插在琴那柔弱的身

躯内，由淫心那对通红的眼珠与额头上逐渐睁开的金色邪眼，好像已经显露出她不再是个女人……她的肉体，是个

被邪恶意志盘据的魔化人形。

『是…是…好爽…好…好……主…人…哈…哈……‘琴贪婪的享受这一切，身体慢慢的习惯疯狂的捣弄行为，

就连肉穴内溢出一丝一丝鲜红的血液，疼痛却很快的被无比强烈的快感给掩盖过去…甚至，有了另外一种酸麻、发

疼的过瘾滋味。

『哈…哈……啊…唔！呜！…‘在琴身上的两条淫触也没有闲着，品尝游走在对方兴奋的敏感带后，又再度全

力的插入琴的嘴巴与花蕾内部。

『真是下贱的淫妇……我还要喂饱你更多精液呢……嘿嘿…到最后……它们会让你淫乱到连骨子里都充满精液

的臭味呢…嘻嘻嘻……‘

淫心剧烈的冲刺动作就快到发泄的时刻了，她满意的看着即将『脱胎换骨‘的女人…没有使用出额头上『魅惑

’的力量，疯狂的性交，却已经足够改变一名原本天性纯厚的乡下村姑。

『唔唔…哈……‘琴已经不知道自己高潮了多少次，在最后一次被填满精液的同时，身体三个洞内已全数被塞

满不停溢出的乳白精液，她的脑子里变得完全空白，除了嘴角不知为何而微笑……眼神里……也是一片空白……第

十五回肉体巨变作者：marcyu『爷爷今天看来是不会回来了，说不得又在牛村的老爷爷家喝酒……嘻嘻…太好了，

那明天我就可以去找阿大，说不定可以少顿骂……’杰斯看了看门外漆黑的夜色，他也没注意到母亲为何这么晚还

没开饭，担心被骂的心情还有突然出现的陌生女子，已经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然而肚皮却是骗不了人的，在他跟那哑巴的女人『沟通‘一段时间后，他难过的摸了摸肚皮，本想舀一碗汤先

上去给母亲喝的，但所剩不多的汤汁倒在地上后，根本就没留下多少。

『妈妈一定生病了…‘杰斯心理酸酸的，看着没剩多少的食物，打定忍住挨饿的，先捧着它要拿上去给母亲喝。

就在他三步并两步的跑上楼时，他讶异的发现到，黑暗中的母亲…竟然赤裸的躺在泊泊一层乳白色的精液团里

面。

『妈妈……‘杰斯的叫声好像惊动了黑暗中的另一条人影，一道金色的光芒突然就射向自己的眼睛里面，跟着

没多久杰斯就晕了过去，手上汤汁洒在一地，他还来不及看清楚，一条雪白艳丽的形影就出现在他的面前，露出那

十分诡谲的淡淡微笑。

『真标致的小男孩……‘淫心眼神透露着古怪，看着倒在底上的男孩，好似想起了什么回忆，许多飞快的片段

又再次浮现在脑海里。

她按住自己的头部，只眼紧紧的闭上，额头间的魔眼却是闪烁不停的抖动着。

这只眼睛曾经被深深的植入到一名年纪相仿的小男孩身上，在还没有变成恶名远播的淫魔之前，它的拥有者曾

是个活泼好动的小王子，然而命运的无情作弄下，小王子被恶魔们剥去了人类的外皮，痛苦的被强迫接受各种可怕

的折磨…他被当成了试验品，魔族人为了折磨他，将他改造成死灵不灭的肉体，另一方面却将他那美艳动人的公主

姊姊，调教成女淫魔，最后……两人被残忍的融合在一起，强行植入这样一颗邪恶的魔眼珠，成为十分残忍、淫恶

的终极邪魔。

因此继承欲望魔眼的淫心，不但拥有两性的器官，身体内的妖力也划分为二，虽然绝大部份力量是拥有淫魔族

的肉体变化术，但也有一小部份，是死灵族特有控制逆元素的力量。

逆元素原本是用来操纵死尸的基本能量，但在这实验体的魔眼主人身上，却变化为独一无二的奇特能力，『精

能元素外衣‘。

『嘻…嘻…我会让你有个难忘的‘美丽童年『……’淫心的眼睛竟然露出奇怪的妒意，分不清楚那种感觉，没

有理会晕迷的小男孩，迳自的走到楼下去。

在楼下的雅希不清楚目前诡谲不明的状态，在看到小男孩时，一度她还以为自己安全了，只是不知究竟是被谁

所救，然而在小男孩失去踪影之后……缓缓的撇见下了楼的淫心时，她全身却冰凉无力的吓出一堆冷汗……『哼、

哼……可爱的母奴隶，还喜欢你这件美丽的绿衣裳吗？‘淫心的声音让雅希有种反胃般的晕眩感，好像在拼命的逃

亡中被身后一只黑手牢牢抓住，吞没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完全失去了方向般的软弱无助。

『唔…唔……‘雅希身体拼命的挣扎着，身上的汗水越流越多，内心惧怕的好像随时都会晕过去一样，这种担

忧畏惧的感觉，她生平还是第一次尝受。

『嘿…‘主人『在你的身体内已经越来越强壮了……我可以感觉到，他正在你体内慢慢的生长着……’想不到

淫心竟然趴在雅希的肚子旁，用手轻轻的抚摸着她那微微隆起的小肚皮，虽然只是隔着绿皮触摸，却也让雅希浑身

难忍的微微呻吟起来……雅希不知道淫心这话到底是什么含意，虽然里面的意思已让她惊讶不已，不过脸上只有更

加恶狠狠的瞪着淫心，嘴巴里不停喘息着想要说话。

只有表露出坚强、凶狠的态度，才能隐藏住自己内心无比的恐惧与悲伤，处于弱势的人，往往是这么样在思考

着。

『主人……我会好好的将你们带往安全的地凰城内，我知道该怎么做的……‘淫心头部斜斜的依在雅希膝盖上，

嘴里喃喃自语的说着奇怪莫名的话。

她的主人：恶魔邪茎，现在是已经准备诞生的存亡阶段，他，变成了小婴儿一样的脆弱，尽管在它附身人体时

有多厉害，但毕竟身躯、反应、血液、意识种种…始终都不是自己的，必须找一个刚出生的胎婴，来完成自己重生

造肉的复原目的。

现在的他，控制的…是一只小手小掌、大脑还未发育完全的小胎儿…然而他，却也同时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感

官的新生命。

因此，在等待怀胎的阶段中，过程是无比艰难而危险的，小脑袋无法跟淫心传达感应，但只要母体受到一点损

伤，胎儿中的恶魔…随时都会跟着这小生命一同命丧。

命运的际遇就是如此的巧合，也许再没有遇上正好怀孕的雅希时，邪茎会等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如此危险的『化

胎行动‘，但在报仇心炙热的催化下，他还是毅然的作了这样的赌注……淫心的眼神里好似被什么给迷惑住，过了

许久，才由惊慌失措的雅希脚边离开，露出原本那副恶魔女的阴森表情。

『怎么？小奴隶，你很想说话是吗？‘淫心邪邪的笑着，摸了摸雅希的脸颊，只见雅希突然拼命的咳嗽起来，

由她嘴里吐出的大量绿液，很快的就被融入在下方那相同的绿元素皮肤里。

『你…你……‘雅希终于可以说话了，她忍这一刻已经忍耐了很久，虽然嘴巴里还是难过的不停咳嗽，但好急

的个性还是不住的想大声说话。

『想说什么？‘淫心冷冷的看着雅希，嘴上露出诡谲的微笑。

『你…这个恶魔…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雅希几乎用沙哑的声音怒吼道，将近两、三天的时间里，她都处

于这种被拘束的状态中，肉体不停的产生剧烈痛苦，一直到现在，她才有机会与淫心面对面的说话。

『没有什么，只是让你更乖一点……‘淫心斜躺在一张椅子上，翘起左脚、舔弄着自己残留在指尖的汁液，表

露出一种靡靡淫艳的性感姿态……好似在对待着自己的奴隶、玩物，眼神里充满着控制一切的绝对与威严。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似乎还搞不清楚自己现在的状况呢，可怜的小奴隶……哼哼…‘『我…我的肚子……到底怎么一回事？’

雅希看着那提早隆起的肚皮，一股发痒、恶心的战栗感，瞬间袭击在她那看似快晕厥的身体上。

她深知自己才怀胎不到两个月，怎可能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呢？…难…难不成…这孩子已经不再『正常‘……

『你那肚子里的小生命，是属于主人的……’『那未成熟的小生命…还未存在任何思想的人类大脑，是最适合主人

不过的…‘『什…什么……？’雅希浑身冰凉到极点，她不敢相信，也不能够相信…自己的肚子里…竟…竟似已经

被恶魔给占据了！

『你就要生孕了，胎儿的身体正不停吸收着你的能量，所以你才会时时刻刻觉得痛苦难耐，虽然你皮肤上这层

元素精髓可以暂时提供主人需要的精气，让你暂时抒缓疼痛，不过终究不会太久，最后你还是必须依靠吸收别人精

气…来解决自己无法承受的痛苦……‘恶魔为了加速胎化，无所不用其极在吸收雅希身上的精力、魔力，慢慢的母

体的体质正逐渐在改变……雅希无法置信的颤抖着，这样的下场，跟自己变成淫魔……又有什么两样……『简单的

说，要让你能更快一点生产，就必须得补充更多的精气才行……’淫心的话都还没说完，一旁的雅希已经歇斯底里

的叫喊了出来。

『不！……不会的……不会的！‘雅希多么恨自己现在的无能为力，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

么会是我？她的脸色痛苦的在扭曲，只眼泛红的就快流出眼泪。

『啧、啧、啧…你就快生出一名至高无上的‘尊主『了，怎么是这副表情呢…嘿嘿，你应该感到无比高兴才对。

’『他将会是统治所有人类的伟大领袖，你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福，能有这么样机会，可以怀有这么神圣的主人

……‘淫心脑子似乎完全的服从了那个恶魔…世上，没有什么比意识的彻底崇拜、屈服，更让人堕落的。

淫心已经失去了高贵的灵魂与自我，在她的记忆深处里，有着永远都摆脱不了的枷锁与束缚。

『不！不要…他…他是妖怪…妖怪！…不！啊！‘雅希激动的甚至想用自己的手去捏住肚子，只可惜现在是连

动都动不了，母体内的那种脆弱、敏感、心痛，好似随另一个小心脏的跳动，整个人…就快被吸干的一点都不剩。

多么凄惨可悲的下场，毫无反抗能力的命运…原本对这充满关爱、期待的小生命，现在，却成了自己最深层恐

惧的来源……『你还以为…自己仍然算是个人类吗？‘淫心浅浅的露出笑容，看着这样快要崩溃、疯狂的俎上禁脔，

只有冷眼的看着她，没有做出任何的举动。

她在注视、观察着雅希的变化，她喜欢看着别人痛苦，喜欢眼见人类垂死般的挣扎。

『我……我…呼…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呼…‘雅希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一颗一颗的眼泪不断的滑落下来，在这

条无路可走的绝路上，她似乎打定了最后的抉择……犹如在呼吸这最后的一口气，好像水面就快淹到头顶一般，就

在闭上人生的最后一眼前，雅希喘息的很厉害，浑身大汗不止，她的心里已是铁下心头一横，毫不后悔的用力咬下

自己的舌头……『啊！’在短暂的剧痛中，舌头上却只微微的喷出一滴滴鲜血，口腔的四周好似有什么黏乎乎的感

觉糊成一团……突然间……雅希的眼睛里好像看到一些片段，脑子里飞快的闪过一个男人身影……男人的身形魁武

而高大，画面一片阴暗漆黑，像血一般的红雨不停落下…他好像还受了重伤一样，也跟自己现在同样…孤独无助的

残喘着，他壮硕的身躯正在被魔化…肌肤一点一点的变成深黑色，不停的溢出鲜血…很快的，他那结实的肌肉又被

人削成一块一块…但还是死不了……他好想自我了断，一种比雅希现在还要剧烈上百倍的痛苦，却要由她那娇小的

身体内爆发出来一样……『呜啊啊！……‘一声凄厉的悲鸣好像要震聋雅希的耳朵，当她回过神时，嘴唇边只垂挂

着一丝恶心粘糊的绿色液体。

『你很勇敢…不过……没有用，你已是注定要生下他，这是你的宿命……‘淫心在欣赏完她那突如其来的举动

之后，好像赞许一般的露出微笑，也没有惊怒，因为她早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起了身，缓缓的向雅希面前走

去。

『别……别过来…‘雅希很快的由脑袋里的混乱之中，认清眼前的危急清况。

『让我帮你补充一些精气吧……你已经快要受不了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吗？‘『走开！…别…别靠近我……’

『精气不足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变得越为敏感……彷彿在催促着你赶快找男人似的…你一定已有过这种感觉……

是不是？嘻、嘻…‘『不…没……不要碰我……哎啊！’雅希的身子起了鸡皮疙瘩，隔着一层绿皮上，似乎比原有

的肌肤还要敏感。

『再忍耐下去的话……就会变回昨天那种停不下来的剧烈酸痛，那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只要

你说一声，这根火热的东西……就是你的……’淫心露出下身火红的大肉棒，难以想像这样轻罗曼妙的少女身上，

竟然有着这么样丑陋的一副淫具，那一挺一挺的晃动模样，似乎十分凶猛。

『不……不！恶…恶魔……你…诱惑不了我的……我…‘雅希的脸色通红，撇过头去，紧咬着牙，拼命苦撑…

…『是吗？……为何你的声音这么薄弱…嘿嘿……’淫心的手指滑过雅希的脸颊，跟着凭空隔着雅希的身体，不断

的像要抚摸她一样。

『我…不会……屈服的……死也不会…呜…呜……我…我……‘雅希颤抖的连牙齿都发软，娇喘喘的像似无法

换气一般，眼前弥漫着一面水蒸气，满脸通红的难受极了。

眼泪鼻涕就快要交融在一起，越来越急促的喘息声，让她的心理作用更加剧烈，明明淫心没有触碰自己，却好

似皮肤上已酥麻麻的不断产生刺激，敏感的就快要死掉一样……只是轻轻的挑逗行为，却让雅希觉得浑身搔痒难当，

敏感的性器官上，好似有小虫噬咬般的难受，下体不停紧缩的感觉，就像要烧起来了一样。

『是吗？你真的能忍受的了？‘淫心说完竟用力抓住雅希的乳房。

『啊…啊！…住…住手……‘『哼…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让你更了解一点，什么是无法自主的’淫乱

体质『……‘淫心用牙齿轻轻的咬住雅希乳头，一根手指对准了中间的位置…竟…直直的插了进去！

『啊！…啊！这……呜啊！……‘雅希拼命的大叫哀嚎，是痛苦还是痛快已经分不清楚，绿色奶头上被指尖搓

开的小洞开始溢出乳汁…跟着浦浦的像有东西肿了起来，慢慢伸出乳洞……不断肿大……不一会儿，只见一条看似

跟淫心下体一样粗大的东西，就这样显现在雅希的美乳之上。

『怎么样…很棒吧……你也有了一模一样的东西……‘淫心邪笑的握住自己的肉棒，另一手也掐住对方的不放，

嘴巴不停的吮吸雅希乳头那条伪阳具……『吮……吮……真好吃的东西，你看……你的’乳头『还会一挺、一挺的

晃动呢，是不是很淫猥？‘那条淫具跟男人下体的几乎一样，手放开还会晃啊晃的，好像里面真有着海绵体，除了

一副绿皮包茎的模样之外，由外观看起来完全就像极了男人阴茎的拟态构造。

『啊…住…住手……呜呜…‘左乳变成了这样可怕的东西，雅希连哭泣的力量都很虚弱……『哼哼……’淫心

没有理会她，灵活的舌头跟着又缠住另一边的乳头，不停的舔咬着硬挺的乳峰，奇妙的绿色奶头却又开始逐渐的肿

大起来，变成了跟男性的阳具一样粗大。

这条粗硬的绿色肉棒，并没有暴露出属于男人的龟头构造，只硬挺挺的像条肿涨过得火腿似的。

（啊…羞死人了……这…这不是我……不是…呜呜……）两根可怕的绿色肉茎就好像长在雅希的只乳上，随着

淫心不停的爱抚那圆滑的大奶子，两条淫物还不时的碰撞在一起，产生酥痒要死的怪异感觉。

『好美丽的一对‘乳头『是不是？嘻嘻嘻……我说过你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的……’淫心放开那对乳房，改

为抓住那像极了阴茎的大乳头，两手同时套弄着这样一对粗硬的淫物，画面十足猥亵以极……『啊…呜……不要…

我不要……‘雅希已经崩溃的要大哭起来，自己变成了这副模样…说还是正常也没有人会相信，被魔化后的奇乳只

峰…正开始传来前所未有的包茎抚慰快感。

『喜欢我替你手淫吗？‘淫心不敢放开两根包茎的用力套弄着。

『唔…啊啊啊……‘随着手里被套弄的速度越来越快，乳头包皮上的绿色膜层似乎也这股力量给拉扯破开，渐

渐的越拉越大、越弄绿皮越往下滑，最后，终于吐露出两颗恶心已极的粗大龟头，彻底像极了男人的阴茎……『乎

…乎……啊…啊啊…啊恶！……’就在那同一时间里，雅希竟放开了喉咙大声尖叫，因为手淫中的两对淫茎，已经

不约而同的在淫心脸上，喷洒出满满香滑的乳白色奶水……『哈哈哈……现在开始你已经比男人还要厉害，你看…

…这两条肉棒上随时都可以喷出这样的汁液…是不是很舒服？‘淫心放开这胸前的一对淫物，用手抹了抹只腮四溅

而来的汁液，十分开心的一点、一点全舔到自己的嘴巴里去。

『啊啊…呜啊……‘雅希两眼无神的流着眼泪，瞳孔里完全空洞，脑子里像被活生生的撕裂开一样，身体虽然

还在兴奋状态，但内心那股受创已深的剧烈感觉，根本不是任何言语所能够形容……不是人了……这样的身体已经

变成恶魔了…恶魔……恶魔………淫心完全没有顾虑雅希的感受，只脚横跨就坐在她的下身上头，一面十分兴奋的

玩弄着那对可怕的乳头阴茎，不停的搞到乳水将两人身上喷的到处都是。

『哈、哈……哈……‘雅希无意识的喘息着，身体越来越热，全身紧绷的毛孔都站立起来，人类的道德与自我

的强烈意志…逐渐已经模糊到看不清楚任何事的地步……她就好像失去灵魂一样，呆坐着成为淫心的玩具，慢慢的

身体主动对刺激做出了渴望已久的回应，娇柔黏腻的销魂叫声，不知由什么时候开始…经过她的嘴巴里传了出来…

…『嘻嘻……是这样…这才是你身体内真正的面目……舒服吗？想追求更大的快乐吗？’淫心的两眼露出红光，她

只手按在雅希的肩膀上，那奇妙的手臂绿皮竟开始向上延伸，缓缓的褪去出雅希原有的那只雪白臂膀。

淫心将雅希的手掌放在自己的一对阴茎奶子上，教导她主动手淫自己的一只淫具，甚至把龟头放在自己的舌头

上含舔……呆滞的雅希没有反抗，体内早已有着极度需要的迫切感，让她很快的忘我、持续的手淫着，被自己舔弄

到完全受不了的大肉棒，竟不断的由龟头内将汁液全都洒到嘴巴里去。

『啊喝…哈……哈……呜…啊……‘

『很舒服的…不是吗？‘淫心看着她已陷入自我疯狂的手淫地步，知道已经差不多了，可以进行下一步动作…

…『是的……我可爱的小奴隶，该是让你尝尝看真正肉棒的滋味…嘻嘻嘻……’淫心轻轻的抬起雅希整个人，两人

就坐躺在地上，让她依靠在自己身体的前方，屁股趴坐在淫心肉棒之上，阳物只轻轻的滑动几下，便用力的突破雅

希上面那层薄薄的绿皮，深深的直接捣进到她的子宫穴壁内……『啊！哈……啊…好大……啊……‘雅希好像突然

间由失去的意识中痛醒过来一样，脸上完全扭曲在一块，好扎实的塞满感觉……好粗大的坚硬东西正在下方拼命挺

进…又痛…又刺激……『喜…喜欢吗……哈…哈……你…你正在吸收我的精气呢…哈…我感觉到了…好舒服…啊…

…’淫心竟然开心的浪叫起来，好像肉棒上正传来阵阵酥麻爽快的刺激感……『啊啊…我…要疯了……停…啊……

‘被巨物顶了进去的感觉，真是无比的充实……在不久前才刚经历完那对阴茎乳头的自慰催淫后，雅希的私处没两

下就洪水氾滥、湿润不已。

『啊哈…好…好爽……要…死了……‘雅希脸色通红的大叫着，她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叫喊些什么，一波又一波

的高潮，在这不停的肉欲冲击下，她的身体竟开始努力的配合着对方，甚至……更主动的用力吸附着大阳具，不肯

放过它似的大力往下撞击……『是…是……用力的撞吧…吸啊……看看你现在像什么了…哈哈…哈…’淫心只手抓

住雅希的那对乳头，拼命的挤出大量乳汁，雅希则捧着自己那圆滚滚的肚皮，像似全身的精气都被吸收到了这里，

不停的散发出绿色蒸汽。

那圆滑的绿色肚皮上，过没多久竟形成一个同心圆，好像激烈的精气都被体内的『婴儿‘给吸收掉一样，连淫

心所下的植物元素，顿时间也缩小了不少。

『…好舒服……里…里面……伸到肚子里面去了……啊啊……‘身体四周的性器官不停的释放着快感……所有

的能量好像被搜集起来一样，全都集中到胎儿的躯体内，精气受到过滤之后，再舒爽的将痛快的讯息，散播到母体

的每一份细胞内。

『要……要泄了……啊……好…好舒服…停…停不下来……啊！‘无法自拔的堕入在体内源源不绝的快感当中，

雅希似乎早已忘记了，不久前的她，还坚强的想要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呢……『吸……用力的吸……哈……哈……’

淫心那股冰冷绝美的脸蛋上，好似舒服的绽放出兴奋的笑容，阴森诡谲的邪恶气息，逐渐被那娇柔抚媚的淫流气氛

给冲淡……两个女人就像磁铁一般互相的吸引着、兴奋着、欢愉着…由交叠一起的淫靡美肉中…谱出一段又一段的

甜蜜哀歌……久久…久久……不能分开……第十六回山中小屋作者：marcyu雅希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睡着了，

甚至连自己当时身在哪里也丝毫没有印象，浑身半点力气也没有，整个人平静舒坦的躺卧在冰凉的地板上。

在幽暗深长的睡梦当中，她彷彿可以感受到眼前有光影在晃动，好像金属碰击后产生的火花，耳朵里有铁器相

互摩擦的那股尖锐声音，快速交杂的声光火影炫目的让人反胃，突然间，她的眼睛乎见光明…好像能看到一名男人

的背影，脑海里传来他缓慢、沈重的脚步声。

雅希的意识不是十分清楚，但她觉得这个男人好眼熟……十分魁武的身材，披挂着古老而厚重的铠甲，由背上

望去，只见那身后火红鲜艳的帅气披风，配着满头修长的异族红发，随着微风逸逸飘荡。

雅希很想向前看看他的容貌，不过自己不知道是在哪里，好像没有身体一样，只有一只眼睛，默默的跟随在男

人的背后，带着缓慢的步伐，坐上一群人的最高位置上。

这样的场面雅希是看的多了，但，她还从来没有由这个位置往下看过去……这种如若无人、至高无上的中央位

置，是只有象征最高权力的人，才能坐在上面。

四周的人们个个都穿戴着无比厚重的铠甲，在现今的魔法世界里，已经是见不到这般的景象了，那空间里并不

十分宽敞，灯光中明灭摇曳不清，雅希仅觉得一切都很古老…好像虚幻的梦境一般。

那些人的脸色好似一个比一个凝重，彼此间不停交谈的吵杂声，根本没办法让雅希听的懂半句。

『我决定了，明天就回圣城里去……‘坐在最高位置的男人，声音突然清晰的传到雅希耳里去。

『主帅！……‘四周的人们……好像是一群将领，纷纷的都站起身来。

『不用多说了，就这么决定。‘雅希看不到他的脸，不过那声音听起来十分威严、沈重，似乎……里头还有那

么些无奈的意味在。

『不行啊，主帅……现在回去铁定被城内那些老头子当成叛徒杀掉第十七回

入世明王作者：marcyu时空来到了远在东南海域的海沧小居，这里，是圣明王左斯的故处，也是丽芙…如今的

魔女淫心，从小生长的地方。

为了这个女徒弟，左斯已经好几夜晚没有阖上眼，辗转的来回在密室前面，始终就是下不了决定，放弃这么多

年以来的隐居生活。

他身负着守护圣剑的职责，但这一背责任才一晃眼，就已经过了有三十多个年头……今天，他终于是下定决心，

不再犹豫。

左斯来到了布满咒文的密室之中，看着黑色木箱的巨型剑鞘，抚了抚上面乌黑发亮的奇形纹路，彷彿正对着是

名多年老友一般，嘴里念念有词的说道。

『我以为这辈子你跟我都注定困在这里了，我的老朋友……‘这副巨型的剑匣由尘封咒语之后，就不曾再开启，

除了这几天以外，他还是头一次面对面、如此语重心长的对着这把剑说道。

『我答应精灵之主用我的生命来守护你，不过…也到了该是结束这场漫长的幽禁生活……‘左斯陶侃自己的这

样说道。

三十多年以前，当他在人生最辉煌的三十而立之年时，毅然的决定脱离人群、全心在此教导精挑细选的学生们，

这除了是对世间时不我与的无奈感，同时也是为着背负起这段无比艰辛、沈重的守卫生涯。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身边……‘左斯眼里有种说不出的迷恋神色，看得出他对这柄剑，有着说不出、道不尽

的深深沈迷。

传闻中可以惊天辟地的绝世圣剑，就这样静静的躺在剑匣内，除了左斯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徒

弟，可以一睹它傲人的风采。

『不过，你的形体却再也不适合我这种老人…嘿嘿…我是真的老了……‘左斯伸手到魔法袍子的袖口里面，掏

出三根细小、乌黑、金线银头的奇特魔针，在自己眼前晃啊晃。

『所以…我也就不用在意多活几年或少活一些……‘看着手里怪异、细小的针头，左斯几乎没有犹豫，他同时

对着自己额头顶端与两耳之上，各刺入了一枚金针……『呼…啊…唔……呼、呼……’他的头顶开始冒出许多白烟，

全身四肢不停发抖，嘴里不住念念有词的说着难以听懂的密门咒语，三道奇特的光环顿时笼罩在左斯的四周围。

『喝…喝……唔…‘奇特光线不停射向左斯的身体内，皮肤、肌肉的变化正在他身体内巨变当中，这名苍老、

博学的不世智者，魔法、咒术的绝代宗师，很快的……即将以不同的姿态，重新步入诡谲多变的世事红尘。

就在海沧小居的四周围，魔法教会的人是早已安排了十组成员将左斯住处给团团围住，由于这圣明王是个孤高

自赏、傲然独群的人，不接受任何人的靠近，也不让他们有机会说话，所以这些人也只有乖乖的待在外面埋伏守候。

他们全是冲着数日前布尔格城的那场意外而来，肇事者丽芙既是圣明王左斯的徒弟，魔法教会的人便希望他能

出来说个明白。

只是外围的这些人尽管再大胆，也不敢靠近小居百尺以内，在左斯门外有项特殊规定，除了他的徒弟外，任何

人也不见，而胆敢跃进雷池百步之内者，必定暴毙当场。

畏于左斯的名号，这些人也只有一天过一天的在外面等候着，祈祷有一天能堵到左斯的出现。

尽管这次的行动是由教会中第二大长老率众前来，教徒原想他们会一举冲进左斯居处，兴师问罪，岂料长老竟

让大家分散固守，要是这圣明王一天不出，这些人岂不是要呆一辈子？

数日的时间过去了，这些疲惫烦闷的教众们已经有些不耐，心不在焉的守卫着毫无人烟的通路要道。

这一天，没想到海沧小居里，竟然走出了一个人，一个相貌俊挺，英姿焕发的威武男人，由小居的步道中走了

下来。

『站…站住……‘看路的年轻教众大声吆喝道，眼见这名由左斯家门走出的白发男子，旁边竟还随着一盒漂浮

的巨大剑匣，一副气势非凡、孤傲凛然的模样……实在让人看得碍眼，一名憋了几天闷气的教众，忍不住就挡住去

路，对着眼前的男子大声喝道。

『唔…啊……‘岂料这个挡路的教众才要开口盘问，整个人却在白发男子的面前，直接飞了起来，飞得又高又

远……跟着…看不到坠落的人影。

『你…来…来人啊！快来人啊……‘一旁看傻了的其余教众，立刻大喊着叫救兵，他们被突来的举动吓傻了，

白发男人的身形没动、亦没念咒，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也没有人敢再挡住对方去路，但很快的四周的所

有人，全都将他给团团围了住。

这个男人似乎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脚下步伐依然没变，没有加快也没有变慢，一副十分沈稳，完全不把对方

众人放在眼里一样。

讪讪而来的二长老，先是在远处的阶梯下看着男子大吃一惊！跟着正要开口说话时，男子的身影竟突然一闪而

现，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然后快速的由他面前穿身而过……吓得他不由得汗流浃背……『你…你……‘二长老满

头大汗的说不出话，这么多年没见了，他竟认得出来……这…这是三十年前的左斯模样。

『回去告诉你们老头，我左斯三天后自会找上他……快滚吧…‘语调中极度的傲慢不已，没想到这个修为到了

数十个年头，在徒弟面前慈祥爱护的博学老者，如今换了个年轻模样，对外人面前也有如斯狂气逼人的举动。

二长老没有转头，他背对着遥送左斯离开，脑海里那鲜明壮硕的形影……不敢相信，这个傲世独居的老人……

竟然……还是跟三十年前……同一个模样。

不知过了有多久的时间，雅希只觉得很舒服、好舒畅，就像积存在体内的一切压抑得到了解脱，忘情的沈沦在

无边无际的欲海之中。

她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下体的骚动好像停止了很久，她不想要它离开，可是只手却触摸不到，感觉飘飘然

的像睡梦未醒一般，等慢慢有些知觉以后，自己的只手已经在乳头与私处上游走已久……雅希娇喘喘的呼出一口气，

气息已经缓慢了许多，这是舒服的感觉，没有急促……她的眼皮有些刺刺的，似乎已经天亮的感觉，然而就算眼睛

没有睁开，她也可以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只手……根本不想离开。

左手爱抚着酥胸，右手拨弄着阴唇……指尖好像灵活了许多，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纤细玉指，竟然可以

带来这么舒服愉悦的快感……『嗯……呼…嗯……‘雅希像似舒服的享受赖床一样，眼睛舍不得睁开，只手离不开

硬挺的兴奋部位，在没有感到高潮以前，一切似乎都停不下来。

她还没想起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羞耻的感觉好像还没醒过来，现在的她享受着放松的快乐…陶醉在属于自己的

舒服刺激。

『哎啊…要……要来了……哈……‘雅希嘴里呢喃着不清的话语，一波又一波的高潮，经由自己的只手，正逐

渐的将她推向堕落的开始……『啊…哈…哈……啊！…’她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只手的动作越来越快……只没多

久，她就得到自己想要的一次高潮。

好快……好容易…她睁开眼睛，把湿粘粘的右手举到自己眼前，看着自己所流出这么大量的淫水，脸色开始红

了起来。

『我…怎么……‘雅希以为四下无人，她沈醉在自己的罪恶感与奇妙的快感之间，她把手臂盖住眼睛，抽抽噎

噎的好想大哭一场。

（我怎么变成这样？……我真的变了吗？…）在这样封闭的时代之中，女性自慰常被解读为淫邪的象征之一，

不仅是被严格禁止的，更是身为女人的一种耻辱。

（…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啊！）醒过来真是件痛苦的事，就好像宿醉初醒一样，不管为了什么原因，

眼睛都是会酸疼的想流眼泪，不知道为了什么……，与其如此，不如据地为王……『‘住口！卡莫夫！你知道自己

在说些什么吗？『雅希的心头吓了一大跳，虽说是梦境，一切却好像十分的真实，那红披风的男人大喝一声，四方

立即就安静了下来，雅希这时才看清楚，他的只手握在一把剑上，一柄快跟常人一样高大的重型巨剑……’大人，

他说的可没有错…早先我们由原本五路大军追杀『死灵王‘至此，已经先后被剥去调回其他四路，要我们这些残兵

老将与死灵王一决生死，根本是已弃我们于不顾…如今我们险而得手，甚至占有这边的天险地势，就该好好想想自

己的后路才对……『一名看起来位阶较高的男子，先是行个礼后，起身对着上位的主帅说道。

『就是！我们每清完一座鬼城，他们就放出风声说我们是在屠城……甚至捏造假的居民尸体让我们陷在这鬼地

方，这根本是阴谋啊…大人，难不成你真愿背下这条罪状吗？‘另一名看似莽撞的大胡子也站了起来，接下刚才那

人的话风，质问眼前这所谓的伏魔大将军，只是高高在上的主帅将军似乎不爱言语，只静静的不说话，任由下属发

泄心中的怨气。

『大人！你千万要下定决心啊…我们这些人都誓死将性命交给你，连家人的生命都可以置之度外…你要带我们

杀回去，替自己讨回公道啊！‘『大人！大人！！’全体的将士们几乎同时起立，人人眼里盼望着由主帅的口中，

能带来振奋人心的信息。

『………‘红披风的高耸男子，是个配挂伏魔天权最高象征的伟大统领，没有说半句话，只静静的走下台去，

留下错愕的众人，默默的离开。

那名粗鲁的大汉再也衿持不住，跑出了帐外，对着披肩男子大声叫吼道！

『伊斯特！你站住！！伊斯特！你……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嘶厉沙哑的男人叫声，回荡的整个

空间里面，没有停下步伐，男人…依旧沈重的走向前方的每一步。

咆哮的声音越来越远去，雅希只感到莫名的孤寂与悲伤……静静的看着男人殷红的背影…眼睛，越来越靠近他。

男人拿出胸前的一封信，这是他的好兄弟迪卡波托人寄来给他，是一封平安信，上面的笔迹是他妻子所写下…

…短短的几行小字，只表露出思念，淡淡的温馨关怀，却已胜过了一切。

这张平淡无奇的小纸条，已经变成了他的护身符一样，男人紧紧的握住它，小心翼翼的塞回铠甲里面，默默的、

一步步，走向所有落寞英雄……最终的一条道路……夜星低垂，天边高挂着皎洁的白月，现在已是刚过午夜时分，

门口外却还传来一阵阵低微明显的车轮响声，昏暗的夜色中，小骡车靠着夜光，缓缓的靠近雅希所在的木屋门前。

『嗯…恶……‘

第十九回十二魔石作者：exele123

在另一方面，距离南方十分遥远的东北山区中，同一时间里，有个人亦不远千里的赶来这，这里，是高山笼罩、

人烟稀少的翠绿森林，同时也是传闻当中，曾经有大量精灵出没的末日巨树之颠。

这个人似乎对于此处诡谲潮湿的迷雾树林十分了解，他的身旁跟随着一件漂浮的巨大木匣，全身流露出一副隐

世高人的模样，缓缓来去在清烟飘渺的树林当中。

『站住…不准再往前了。‘突然的一道清脆叫声，喝住了这名满头白发，俊俏、威武的高大男子。

『这里是不准丑八怪进入，否则会永远都出不了森林的…嘻嘻……‘一阵轻快、娇嫩的少女声音，好似深藏在

密林的深处一般，完全判断不出方位，直接传入到男人的耳朵里。

那男人微微的露出笑容，彷彿听见熟悉的声音一般，擡头看了看四周苍绿、茂盛的翡翠森林，只脚依然继续的

向前走着。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他是丽芙与赛拉的老师，名震天下的一代宗师，圣明王左斯是也。

然而奇怪的是，他的容貌、身形，原本应该是瘦弱、苍老的白发老翁，可如今……他的外貌……看起来却像才

三十出头的模样。

『喂！死小鬼…叫你不要前进了你还乱动……！‘一声女孩的娇喝声，突然间由密林内激射出两颗石头击向男

子，而且，似乎是由小孩用的投石树枝所发出。

女孩竟然称呼这样高大的男人为小鬼…好似孩童爱玩耍般瞎谬一样，那娇嫩、尖细的声音听起来，年龄似乎并

不大。

然而飞石的速度虽快如闪电一般，却丝毫没有让男人的脚步停下，他先止住了手边飞行的巨木剑匣，两颗迎面

而来的飞石，竟由左斯身上穿体而过。

不知用了什么样的魔法，飞快的小石偷袭却好似打在空气中一样，左斯毫发无伤的停下脚步，眼神中开始搜寻

少女的位置所在。

『你是谁？可恶…竟然躲过我的神奇飞毛弹！‘由树林的一声不服气的娇叫道。

『嘿嘿…竟然取了这么好笑的名字……‘左斯忍俊不住的笑了出来，若不是因为他知道精灵的年纪无法用人类

的岁数衡量，否则他还真难理解，这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女’，竟然还是像小孩一样完全没变。

『出来吧，克蕾儿。‘『不要！’女孩赫然的就拒绝了他。

『我带了件很好玩的东西来，你不想看吗？‘左斯好像在哄骗年幼的女童一样，手里晃动着一件东西，然后还

迅速的收到腰系上面去。

『什么东西……‘克蕾儿终究抵御不过新鲜东西的诱惑，飘然的由诡异、隐形的林木上头，跳了下来。

只见一名身形修长、骨感窈窕的梦幻少女，顶着青葱飘逸的光泽秀发、动了动尖细的精灵耳朵，一脸稚气的端

详着眼前这名陌生男子。

她的容貌美的不像人类，但身材体型却比一般的精灵还要高，但以人类的女性形体上来看，却更为接近些。

这样玲珑有致的年轻女孩，外观上来看，活脱就像似人类十六、七岁的妙龄女子，可由她的脸上、心智上所表

露出来的，却是只有一般孩童十岁不到的年纪。

『好久不见…克蕾儿，这么多年了，你竟还是依就没变……‘左斯只臂一叉，脸上神色愉悦的看着眼前活泼稚

气的妙龄少女。

『呸呸呸…蕾……我才不像你们这种容易衰老的人类，哼哼…‘克蕾儿做了一个鬼脸，好像小女孩一般的跳跃

着、故作气愤的说道。

『呐！…我知道你是谁了，嘻嘻……‘克蕾儿眼睛里古碌碌的，似乎发现了什么秘密，眼睛直端详着左斯说道。

『原来是你这个臭小鬼…嘿…‘克蕾儿认出左斯来了，但她竟然称呼左斯这么幼稚的名称，这让左斯难忍的笑

了出来。

『臭小鬼？‘左斯自己也讶异了一下，虽然才刚使用过生命禁术的他，现在身体外观已经回复年轻活力，但怎

么也还不置于年幼到这种地步，何来小鬼之说呢，只是克蕾儿的天真个性使然，左斯笑了笑、脸上无言。

『啊！……你竟然偷偷使用生命之术，呵呵……小鬼头…你真够贼的，让克蕾儿摸看看…‘克蕾儿好像发现什

么新鲜事一样，又是小鬼、小鬼的乱叫一通，说完手就要伸过去捏捏左斯的脸颊，只见他微微闪过克蕾儿的小手，

没有丝毫不悦的继续问道。

『精灵之主在吗？‘『哈！小鬼头……你上次来过时不是见到过，大老头他都卡在树底下快一百年了，哪里还

能走的了？’克蕾儿嘲讽着左斯说道，一面不再理会左斯的问题，缠闹着要他把好玩的东西给交出来。

左斯脸上还是微微露出笑容，眼前那副娇美可爱的妖精模样，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却依然还是相同没变。

『克蕾儿…不可以再胡闹。‘一股苍老威严的声音，由密林的深处里传了出来。

『糟糕啊！…要大地震了……大老头儿醒过来了……‘顽皮的克蕾儿吐了吐舌头，藏好手上的树枝投石拍，大

呼小叫的好像深怕被处罚似的，一溜烟的就不见人影。

『你要找他就自己去找吧，一点都不好玩…嘻嘻……‘像似个没家教的小孩子一般，克蕾儿调皮的声音未断，

整个人，却已经不知道又藏到哪里去玩耍了。

『……‘顿时的宁静让左斯沈默了好一阵，正待出言的时候，远远的树林内又再度传来熟悉、苍老的声音。

『顺着你的直觉向前走，你知道这个地方的……‘左斯不再多言，手上一拍巨木匣，嘴里念着咒语，笨重的木

匣剑鞘立刻就飞了起来，缓缓漂浮的跟随在他身后。

他很快的走到一根巨木参天的大树前，眼前地形封闭的已是绝路，却没想到左斯看都没看就走向前去，整个人

……一瞬间便隐没在余烟飘渺的巨木里。

直到左斯逐渐能看清的四处周围，却发现一个比外面更为奇妙的世外仙境，这里到处布满着许多从没见过的生

物、植物，然而他…很快的就认出了精灵之主的所在位置。

因为……在眼前的巨树林之中，一根在枝干中央的最深处，有着一名手握巨剑的人形木刻，很明显的就包裹在

通天巨木的核心里面……『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由巨木的上头中，传来了刚刚那股沈着、老迈的声音。

『是好久没见面了，精灵之主：马欧斯。‘左斯放下身后跟随的巨匣剑鞘，又是只臂一叉的对那巨木说道。

『我已经在这里等你等了很多年，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那…你也是早就知道，’那个妖魔『的来

历吗？‘左斯有些讶异的发问道。

『这么多年来你都一直没有离开这把剑吗？它的诅咒力量还没有停止……‘对于左斯没头没尾的提问，马欧斯

没有直接回答，反倒是先提起了他所带来这木箱里面的东西。

马欧斯当然知道，里面是一把剑，一把烙印有封魔剑字样的圣剑。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马欧斯。‘『答案就在你身旁的这柄剑里面，我的朋友。’马欧斯叹了一口气的说

道。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你会了解的，很快的就会……’马欧斯似乎不想再说下去，继续对左斯发问道。

『说吧…你今天来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马欧斯直接了当的说道，精灵是不会拐弯抹角的族类，对于这点，

左斯知道的很清楚。

『相借‘天鞘『一用。’他也很坦率的直接说出。

『你竟然也知道这样东西…嗯……‘

『相传‘天鞘『可以容纳任何物品于无形，具有’只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神奇功效，有了这样宝物，用来收

藏、保护圣剑，是最适合不过的……‘『天鞘的确是保护圣剑最好的方式…不过却只有精灵族能使唤它，人类是无

法使用的……’『喔…是吗？‘左斯有些难以置信的说道，天鞘是他由文献中清楚看到，记载的施用者明明是人类

的后裔，为何马欧斯却这样说呢？

然而他也知道精灵是不善于说谎的种族，他隐忍住内心的疑问，打算先提出第二个问题。

『还有，我要知道一件事。‘『你想知道什么？’『这柄剑的所有一切秘密。‘左斯一字一句，斩钉截铁的说

道。

『哈、哈、哈……左斯，人类的圣明王……我的朋友，这就是你要问的问题吗？

『马欧斯好似有些意外的呵呵笑道，但左斯却没有反应，跟着两人沈默了好一会，左斯淡淡的继续说道。

『当初我得到这柄剑时，你找我来却不许我开封印，更不让我试一试这把剑的威力，在我答应你守护它以前，

你就欠了我两个承诺……‘左斯似乎觉得精灵王主的马欧斯每当提及此事，就闭口不谈，但如今是不得不拿出过往

的承诺相逼……『我知道你最后还是一定会问的……不过结果很可能不是你所期待那样…’『没关系，我既然决定

离开隐居的世界，这柄剑对我的意义…相信你也该知道才对。‘左斯似乎要表明清楚，自己并不是来还剑的，他要

知道这把剑的过去，甚至……是驾驭这柄剑。

『我的朋友，先让我知道你所了解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模样吧…‘马欧斯一如年长的智者，缓缓的放慢语调，

不再避而不谈，似乎……已有意要把事情的真相说出。

『我不懂你的意思。‘『有些事实，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完全改观的……就先由你们人类五百年前的’事迹『

开始说起吧…‘『你的意思是…要我由’厥纳闇『建立恶魔朝代开始说起吗？‘左斯有些好奇的问道。

『我期待你接下来要说的故事…不过，你必须了解，你们人类所谓的历史经常被立场不同的人给任意窜改，除

了人名以外，许多的事实或许根本就不应当存在…‘精灵族的率直个性……就是连老迈的精灵王主，也是如此。

『是吗……‘左斯好笑的哼了两句，他无话可说、也无力反驳回去。

『不打断你的思绪，请你说下去吧，我的朋友……‘『嗯……五百年前……’左斯娓娓的道出内心中所知道的

每一分历史，一点一滴的告诉着这位拥有漫长生命的精灵智者。

『厥纳闇原本是个宫廷的大法师，精通各种奇妙高深的魔法，然而后来却堕入魔道，专研各种伤天害理的邪恶

妖术……‘『依靠妖魔的力量，他不但征服了整个大陆，并且荼毒人类达半世纪之久，企图将大陆完全变成妖魔化

的世界…’左斯开始侃侃的叙述着，数日前曾对自己大徒弟说过的那段失落历史。

不过，当左斯开始述说到三位勇者出现时，马欧斯却突然讶异了一声，但没有打断左斯的话，让他继续说完。

左斯接着由三位勇士的生平一一详述，他不愧是博学多闻的人类智者，侃侃而谈的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一字

不漏的说出，但马欧斯却好似回忆起许多不堪的往事，当左斯说完的同时，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你们的历史果然与真实还是有着差距，这一点…对你们来说并不是好事…‘『马欧斯，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左斯的口吻中有些不悦之意。

『我必须先说明这点让你明白，你们人类有着无可限量的能力，并不会因为魔法而变得不同，反而是魔法受到

人类影响，才会产生出如此变质的模样……‘

『哦……‘

『魔法这东西原本只是自然界的一种能量释放，是你们人类让它区分成有用的魔法与邪恶的妖力…‘『人类将

它当成跨越身体限制的力量，却完全没有顾及到，极限…是否就是你们真正所想要的东西……’左斯觉得马欧斯这

话说的远了，正要打岔，马欧斯又继续说下去。

『厥纳闇原本是个十分善良的好法师，至少在他还没取得‘天妖之书『以前，他是唯一能够得到我所信赖的人

类。’马欧斯的话说到后来有些沈重，好似许多不堪的回忆，被自己一一翻动出来，说一句、停很久。

『天…天妖之书？‘左斯心中大为疑惑，这…这本书的名字，自己竟是前所未闻。

『人类永远都不会满足于自己内心的欲望，厥纳闇在得到这本书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这和我见面，他整天专研

沈迷在里面至高无上的邪术，整个人已经完全变得不一样…‘『至高的法术根本不是人类所能触碰的，就算是我们

这种天生依附自然能量的精灵，也不敢为之，厥纳闇一意孤行，依赖邪恶的魔法，吸取他人的能量当作自己的…直

到有一天，他的报应终于来临……’『喔…你指得…可是三位勇者的事情？‘『嘿嘿…哪有什么三名勇者，根本就

是三个经不起诱惑的小毛头…我错就错在不该轻信人类，导致后来事情变得更加恶化……’在精灵的眼睛里，人类

只不过短短几十年的生命，他们学习不到真正丰富的经验，却总是要在错误之中，寻找出他们心中所谓的答案。

精灵原本就是生性小心的族群，他们不会随意轻信人类，但，在必须与人类长期共存的生命里面，有时，他们

必须无奈的学习着，对不信任的人类放诸多一点信心。

『马欧斯我完全不明白你要说的意思，你是说…三名勇者是不值得信任的？‘左斯的记忆里对着这三个人虽然

没有什么偏见，不过他们既然除掉了人类与精灵最大的共同敌人，再怎么说，也不该侮蔑他们。

马欧斯没有回答他的话，这种事是身为人类所永远体会不到的，当你能站在人以外的生命去了解『人‘这种生

物时，就越能够客观的理解到…所谓人类的私心与背叛的痛苦。

『当厥纳闇身上的邪恶力量越来越强大时，我就知道他与我之间的对决再也避免不了…看着大地上自然之气日

益消减，我知道，精灵之族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奋战到底……‘『什…什么？’这…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段历史？

…为…为何左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当所有精灵们起身奋战时，整个大地上的自然界几乎就要分崩离析…所有的自然能量都被当成武器，毫无保

留的用来彼此攻讦，这…真是一场无比可笑的极致悲剧……‘『不…不可能的，为…为什么在我们的历史中，根本

没有精灵族的存在？这场人魔之间的战斗…’『左斯…我的朋友，既然身为这柄剑的守护者，原本我不该告诉你这

些失落已久的回忆，不过既然你执意想知道这把剑的秘密，我也就不需要再多所保留……‘『嗯。’『你们人类真

是无可限量的奇妙生物，在还没有转变成‘魔『以前，我根本也不知道，你们是如此的充满野心，充满可怕的破坏

力……’『什么？…难道……在以往从来没有‘恶魔『出现过吗？’左斯由他的话中，好似听出一些弦外之音。

『你…你的意思是说，这些恶魔都不是天生…全是由人所转变而来的吗？‘拥有六十多岁的宝贵知识，如今的

左斯，却像个初次认字的孩童一般，对马欧斯的每一句话，充满着惊奇与讶异。

『没有任何生物该是天生的，只有繁衍与进化……精灵之族虽最终不敌，不过…这不表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对

付的了厥纳闇。‘『那…是三柄圣剑吗？’『那是唯一三颗完整的‘吸能石『……它是我们精灵界的禁物、至宝，

是你们人类将它塑造成兵器的形状，称它为圣剑……’『在我看来……却是变成为不则不扣的魔剑……‘马欧斯不

知为何语重心长的说道。

『你…你这么说……那…你…马欧斯不就是厥纳闇的老师吗？‘左斯实在太讶异了，这段从来不知的历史，原

来…竟是如此的让人意外。

『那是你们人类自己杜撰出来的历史…唉……天妖之书不是我所给，我也不会有任何人类的门徒……‘

『这……‘

『事情发生过后的很多年，有一天，人类残存的王子突然带着两个人来到这，他们告诉我厥纳闇正在进行蜕变

中，这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寻求我们的帮助……‘『我当然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精灵一族只能隐居在自然力量保

护的树森之中，已经没有多少能力可以跟厥纳闇抗衡了，唯一的放手一搏，就是刺杀……’『这一点…也只有你们

人类才办得了。‘『这三个人，就是后来的三名勇士？’『嗯……他们不知在哪里练就出能够抵抗各种魔法的神奇

力量，具有吸光任何魔力的吸能石到了他们手里，更是成了无坚不摧的终极利器，我照人类的要求将吸能石消磨成

尖锐的兵器形状，也就成了你们后来口中锋利无比的灭魔圣剑。‘（想不到……原来这三位历史扬名的昔日英雄，

消灭厥纳闇的主因却不是圣战…竟是暗杀……）左斯垂头不语，有时候事实的真相，就是那样残忍无比的摧毁你内

心的期待与认知。

『厥纳闇要胎化成能通天灭地的可怕天妖前，必须进行长达四十九天的蜕化期，因此他们选在这最后的第三天，

进行行刺……‘『那真是无比惨烈的一天，精灵族与残存的人类势力，一举全数攻入厥纳闇深藏地底的妖天城内，

尽管被胎体包裹在巨卵里面的厥纳闇…依然还是拥有着相当骇人的可怕力量…’『天空中开始降下火雨，空气间飘

散着瞬息致命的可怕毒气，地心流满了焰热泥浆把炙红的溶岩塞满在整座妖城下，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数之不尽的

尸体与残骸。‘『只有他们三人…他们被最后一批的精灵卫队给死守着护送出地城，若不是我那最后的一批子民，

他们…早该伴随着无可复活的天妖与圣剑，永埋地底……’马欧斯的话语中竟充满着气愤与惋惜，不知是惋惜自己

的子民、还是愤恨三人的平安无事……『这…这就是三柄圣剑的过往历史吗？‘左斯重重的喘了一口气，长长的呼

吸道。

『不…这只是所有不幸开端啊……‘马欧斯说完长长的一段历史后，再次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好像做错了一件

十分重要的大事，陷入了自己的心绪当中，良久、良久。

『后来他们三人曾来过这里最后一次，当时…这三柄剑竟然同时沾满了厥纳闇最深红的血液，尽管剑身已经将

血给完全吸纳干净，但在我的眼睛里，依然可以看得出来…吸能石已经不再一样。‘『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严重的警告他们，甚至连我自己都没办法除去上面的血液，但他们就是不肯听，他们相信圣剑是战胜妖魔的一切

表征，是用来说服愚昧人群的有效利器，三人从此就没有再来过这，他们…根本是堕入了一场邪恶的计谋还不自知

……‘『计谋？……’『后来我挖出了深藏地底的厥纳闇尸体，这些腐块就算在地心泥浆里也不会被融化…我努力

的要拼奏出他所有散落不灭的每一件尸块，虽然终究没能找到天妖之书，不过…却意外的发现了一项极为可怕的阴

谋！‘『什么阴谋？’『长年吸收能量的人类恶魔，未必都可以将这无穷无尽的每一分力量，完全吸收为自己所用

…‘『这点厥纳闇根本早就清楚的很，甚至他也知道即将可能被暗杀的一切计画，他的身体早已经负荷不了日积月

累所吸收下来的强大能量，他就快要被自己的力量给炸开！因此提出了蜕变进化的说法，正好让人类来帮他进行下

一阶段的’进化『…‘『这……有这样的事？’『这次的愚蠢行动，不仅没有完全消灭掉厥纳闇的身体…反而帮助

了他，提早分崩出能自成一体的可怕力量……‘『什…什么？怎…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肉体分化开来？！’『在刺

杀行动之后，厥纳闇的皮肤、肉削虽然已殁，但是骨骸器官却没办法被消灭掉…‘『我一共搜集到厥纳闇的十二块

尸首，分为：颅、脑、心、肠、指、发、筋、骨、眼、耳、嘴、茎等…每一份的魔块上，都各自有源源不灭的剧烈

妖气与数种不同的可怕魔力。’『我尝试用剩余的吸能石碎片消灭它们，却发觉根本无法将之毁去，只能让他们分

裂成更多…因此我决定将用剩下的吸能石削，溶解成石浆，永远的包裹住这十二块魔物。‘『我找了十二个最适合

释放吸能石内魔气的地点，要求人类帮我守护，当时已经身为国王的勇者王子，曾答应用自己的生命来固守这些魔

石，然而却只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些魔石便相继失散…’左斯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因由，精灵族是一种长生、统

一、喜爱和平的自然种族，他们不会了解…人类在有限的生命里面，过的是多么变化无常……半个世纪已经是这最

后一名勇者的极限，他的盛世王朝…并没有办法度过其他有心人士的虎视眈眈。

『由那个时候开始，每隔四十九年的时间，就会有一颗魔石被挣脱开来，它会自行寻找到适合的人体寄生，脱

胎成一名致命可怕的终极天魔……‘『这…也就是你们每隔四十九年一次的’魔夜『由来。‘『那…这样算来…是

否应该还剩两颗魔石没有破壳而出……’左斯担忧的疑问道。

『的确如此，由那一天开始算起，每隔四十九年的一次魔夜，也将在近期之中，就要发生。‘『还有，那第一

颗魔石所产生出来的，是否就是骷源魔兵之首的’死灵王『？…‘数百年来，不死族的最高君主：死灵王，一直都

是人们心中的可怕阴影，尽管他的头颅早已经被封印在人类教堂的圣钟之下，许多恐怖的过往传奇，依然还存留在

每个人的内心当中。

『这个…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第一颗挣脱的魔石，应该就是最大颗的头颅部位，在这段发生过的历史上看

来，应该就是他……‘『嗯…’左斯内心中的一个疑问，似乎顿时放了下来。

『在我还没有要回这‘两柄剑『以前，我的目标就只在于消灭这十二颗魔石产生出来的恶魔…甚至是找回失落

未化的魔石。’『我也曾消灭过一、两个这样的恶魔，然而……这些被不灭尸块所附身过的邪物，就算是被彻底的

毁灭过后，尸块却依然还是能够逃离我的掌握…甚至再自行寻找更适合的人选依附，进化成更强大的恶魔……‘『

这一切…在当我寻回到这两块’吸能石『的圣剑后，才发现我错了…根本的错了……‘马欧斯的言下之意，似乎已

经拥有着两柄圣剑，然而他的话语之中，却似充满着懊恼与失意。

『这是什么意思？‘『魔石内的妖气、尸块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剑上所留下的恶魔血液……’

『什…什么…有…这回事……‘

『魔石胎化之后，恶魔躯块就会成为了真正独立的个体，根本是无法再次‘组合『为原有厥纳闇的可怕……’

『真正能够组合这些恶魔躯块的力量，却是被完整的保留在那干涩、坚硬的血渍之上……‘『哦……！’左斯难以

相信的瞪大眼睛喝道。

『在我得回第一柄吸能石之后，上面已被人类刻印上封、魔、剑的字样，也就是你这柄剑，要使用剑必须在相

同血缘的认可下，才可能被使用，虽然我隐隐发觉这是厥纳闇留下的阴谋，但当时这把剑还算洁净，所以我没能由

里面看得出什么样的端倪…‘『然而当拥有涅、妖、剑的后代，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才赫然发现，以往所有的一切

努力…却都是错误……’『涅…妖？……难道是……‘『不错，他的主人曾经是个杀妖无数的当代英雄，这把剑在

他的手里，不仅杀遍天下妖魔，还染上了一层层几近炙红翻紫的可怕颜色……’马欧斯称剑的主人为英雄，竟不像

人类一样，称他为杀人魔王。

『十年之间，他的军队竟一口气消灭了七只魔族，甚至几近让这世间的妖魔绝迹，唉……若果不是人类之间的

恩恩怨怨，也许今日…我也不需为了这苦寻不到的最后一柄圣剑…烦恼不已……‘『不…涅妖剑在历史上是一位疯

狂的杀人魔王所持有，依斯特。凯楠，是这大陆上唯一与’死灵王『恶名相仿的可恨人类……‘左斯心里所想到的

事实，是一个疯狂、自大、以杀人屠城为乐的异族人类，依仗着自己手中的无匹的涅妖宝剑，不论人类、妖魔一律

通杀，这样的想法在没有跟马欧斯谈话以前，他还不曾质疑过，只是这种依靠前人口述、窜改的荒谬历史，究竟与

马欧斯所认定的真实，有多大的差异？左斯自己也不知道。

『左斯…我已经说过，我所讲述的每一件事，是这一千多年的生命里，大地之灵所给予我的生命历程，他与你

们的历史是否相违，我并不关心。‘『………’左斯没有辩解，他依然静静得等候马欧斯说下去。

『当你口中的依斯特…他的后代将涅妖剑放在我眼前时，我才讶异的发现到，原来吸收了剧烈妖气的吸能石，

也可以将原本洁净的吸魔石，变成为如此至邪、至恶的无只魔剑。‘『这…是否是因为这样的因素，让他变成人魔

通杀、人神共愤的’杀人王『？‘『不…据我所了解与推算，在依斯特消失以前，这柄剑的’血咒力量『都还没有

被释放出来，仍一直深藏在剑柄当中，就算他日积月累的与涅妖剑相处，如果没有知晓天妖之书的恶魔，是不可能

有任何人能解放出如此可怕的诅咒力量……‘马欧斯说到了重点，他停了许久…因为他跟左斯两人，都陷入在沈思

当中。

『天妖之书…难不成…依斯特拥有这本书？…‘『这种假设也是不可能成立的，我曾经见过他的后代，并没有

这本书，他说依斯特早已死在被人类的追缉当中，在他后裔身上，我很清楚，血液里并不存在有这样解放的诅咒力

量。’

『可是……‘

『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他后人所说的话，就如我相信你一样…左斯……‘『……’左斯不再言语，他知道，能

得到精灵王的认同，是件无比难得的事情。

『一百多年前的人类历史我不想再多做评论，我只能说精灵了解人类跟人类理解人是不相同的，依斯特的为人

我是不曾见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没有任何魔化的明显迹象…‘马欧斯所讲述的，是他记忆中依斯特的生平，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之后被邪姬所俘虏后的依斯特。凯楠…最终，还是避免不了的沦落成一条恶心、腐败的邪茎…

…『由这把剑上，我可以确信，血咒的力量并没有从他的身上散布开来，但是这样的一柄剑，只要落入到了拥有天

妖之书的恶魔手中，可怕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必须趁着妖魔还未得到之际，把这三柄圣剑…魔剑……给

永远的封印起来才行。‘马欧斯这样的一切假设都没有瑕疵，然而，他们却都忽略到…也许血咒的力量，早已经在

这些年里、某个人、某个地方…被一一的转移、诱发出来……『嗯…’『那你当初为何要将这么重要的东西，交付

给我呢？‘左斯再次问道。

『你已经是第四位保管这柄剑的人了…我的朋友……‘

『那…这样的问题也是第四次被问及到吗？‘左斯微微一笑的说道，他知道这样的问题会有什么答案，没再多

问，只对着大树前拾起巨大的木盒剑匣，准备离开。

『再见了…我的朋友，你会找出你想要的答案的……‘『风会祝福你……相信很快不久，我们还会再次见面…

…’祝福的话语言犹在耳，外貌变为高大、英武的圣明王左斯，却已然悄悄的消失在清烟曼妙的翡翠森林之中……

第二十回迷夜弥撒作者：exele123

话说才刚离开自家小屋的杰斯二人，一路上背着雅希艰难的向前走着，不知行了有多远的路程，他的脚不停的

在发抖，若不是意志力在支撑着他，眼看随时就要跪倒在地一样。

他的手臂已经发麻，连挥舞藤条的力气也没有，羊群全都走散了，他似乎也忘记了，在前往镇上的路程中，就

算最快的马车也得驾上五、六个钟头，一个小小孩子扛着一个怀孕的大人…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呢？

（小鬼……你已经不行了…哼…真是软弱的家伙……）一路上雅希的腹中恶魔不断的拿话刺激杰斯，尽管他的

只脚已经颤抖的厉害，还是努力的半蹲拖着雅希走。

他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只知道这个恶魔的声音很讨厌、很吵杂…他连回嘴的力气也没有，视线已经逐渐模

模糊糊，不过如果他知道…在这段漫长的路途上他已经走了有三个多小时，他就真该为自己的毅力，感到骄傲。

他还没有发觉，恶魔是用尽了各种恶毒的话来刺激自己，让他的潜能发挥到了极限，甚至不断干扰男孩的念头、

极尽各种恐吓之能事，就是不能让他停下脚步，因为只要一停下，想再走路已是难上加难。

褒奖、威胁、辱骂…任何一样都可能会让他软弱下来，只要不断的羞辱、嘲讽、刺激，才能让穷苦人家的孩子，

发挥出惊人的力量。

这个恶魔曾有很深很深的体验，在他跟杰斯一样大的时候，他就随着父亲一起到处流浪，他们贫穷、困苦，但

是最难过的，却是那深红色的异族头发。

从小他就饱受别人的歧视与异样的眼光，没有任何小孩会跟他一起玩耍，他听过最多的话，是讽刺。

他生性就不服输，他将自己的红发留的像鬼一样长，把身体锻炼成钢铁一样强壮，手里的剑只要一停下，彷彿

就会听见别人的嘲笑声，他疯狂的练剑……最后，家传的这把巨型重剑在他手里，竟也舞成飞快无匹，没有任何人

的剑，可以直接挡住他雷霆万钧的一击。

刺激是他的动力来源，他不会让人给看扁了，他要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再也没有任何人敢瞧不起他。

他是个心思聪明的人，但他并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力，如果有良好的教育与栽培，也许，他会是个出色的政治家

也说不定。

他只有拿起剑向前看，必须破除眼前的一切阻碍，在这近二十年的征战生涯中，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发挥在沙场

恶斗上，如果没有灵活的策略与机警的反应，他的人生早在那饱受恶魔压迫的年代里，已经不知阵亡多少次。

天色已经快要变黄昏了，腹中恶魔感受到杰斯混乱的呼吸，已经快要超过临界点，尽管这孩子的韧性与素质十

分难得，但他也已经真的快要不行了。

背上的雅希也没有好过到哪里去，她只是一阵一阵的喘息，难过的酸疼慢慢的又转变为酥麻的刺痛……好像刺

激一点一点就要钻入到神经里去一样，肚子里的恶魔吸收精气的速度越快，她就越显得痛苦不堪。

『妈…妈妈……‘她们两人身上都流满了大量的汗水，杰斯的嘴巴已经开始干裂，全身都在不停颤抖，他好想

妈妈，脑子里只有妈妈…突然间，恶魔的声音不再答话，好像在沈思……不知道是否在想些什么，终于，杰斯停下

脚步，狼狈的跌倒在地。

『呼…呼……我…呼……‘杰斯已经累的说不出话，不停的喘息。

（吸这么女人的奶水……）恶魔声音突然说道。

『什…什么…？‘不只杰斯讶异不已，就连一旁痛苦呻吟的雅希，听了也差些晕死过去。

（我叫你吸她的奶水！小鬼，你不会连吃奶都不会吧…哼、哼……）恶魔声音嘲弄道。

『我…我不要……‘杰斯满脸通红，他觉得那声音还在作弄他，他都已经九岁大了，才不做这种丢脸的事呢。

更何况那个女人简直就跟妈妈长的一模一样，他说什么也不能对着那张脸做这样羞耻的事情，这个孩子反应、

心思还算机警，如果是资质差一点的，也许还真当她就是自己母亲，从头到尾被恶魔骗的团团转也说不定。

不只他在抗议，雅希身子虽是没办法活动，脸色却是不停的颤抖扭曲，加上体内剧痛越加激烈，眼泪已是完全

止不住的奔流而下。

（我叫你做你就做！）『不…不要！我不要！‘杰斯好像被恶魔给逼极了，大叫着捂着耳朵不想听，这一路上

他已经极力的隐忍许久，爷爷已死、妈妈失踪，整个家都被火海给吞没了，加上现在又拖个不知是人还是鬼的怪女

人，不停逼迫他做了许多不想做的事，内心反抗的意志越来越抵挡不住……年龄这么小的孩子，虽然还没有好不好

色的疑问…但…却是最好脸皮的佑脾气年纪。

（哼……你不想再见到你妈妈了吗？）『你…一直用妈妈逼我…呜……我要见妈妈！让我见妈妈！呜呜……‘

杰斯忍不住的哭了起来，他毕竟还是个小孩子，被激没几下就再也受不了的大哭起来，不过他是真的很渴…喘息的

也很厉害，喉咙干涩的哭没几下就开始痛苦的咳嗽起来…恶魔声音停了一会后，等杰斯情绪缓和一点后才继续说道。

（我告诉你吧…这个女人一定要带到镇上去，你母亲才会回来，现在她的身体已经痛苦的就要死了，你看……）

（如果你现在再不吸她的奶水，她马上就会死在这里，哼哼……到时你也不用见你妈妈了，等着见刚刚那个杀你爷

爷的凶手吧…哼…）他知道这孩子的倔脾气要上来了，任何人要是一再被逼迫也会忍受不了，更何况是这么小的孩

子呢……与其继续逼他、僵持下去，不如转个口风……恶魔不断催逼杰斯是有原因的，事实上…如今的淫心正在很

遥远的地方与耶那伊缠斗着，而雅希身上的所有精力，也已经被这胎体给吸收的不敷自保，更不用说想隔着胎儿控

制她，数来数去，除了威胁利诱这名孩童外，已经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脱离险境。

也许，该多亏淫心没有为了『自身乐趣‘留下这个男孩，如早先一步将他赤化为小魔奴的话，可能……当时在

小屋中的他与雅希，就要只只惨死在萨尔的利剑之下。

『你…你没骗我？‘杰斯似乎有些动摇了，看着那个女人的脸色，的确惨白的很，身子骨虚弱的不停颤抖，好

像生了重病一样。

（你也见过她的，她生了一场很重的病，你的爷爷跟妈妈都『医过‘她……难道你忘记了吗？）恶魔的声音一

说完，杰斯立刻就想到了昨天的场景……脸色……开始红润起来。

『她…她是那个大姊姊？‘杰斯一直没敢确定，虽然那股感觉、摸样都很像，还怀了孕，但脸蛋、身躯已经变

成跟自己妈妈一样，直到现在，他才讶异的问道。

（嗯…这样……你忍心看她痛苦的死掉吗？）『我……‘（哼哼……）恶魔声音没有再多说，因为这个孩子已

经上钩了，他眼神里有些莫名的愧疚，缓缓的走近雅希、颤抖的拨开单薄的棉被，用粗鲁笨拙的方式，一口一口的

吸着香甜温热的奶水……雅希这时简直就快要疯了！身体虽然晕晕沈沈、难过的要命，但羞耻心可没睡着啊，一听

肚子里的恶魔要这孩子过来吸奶，自己差点没吓晕过去，可当他真的靠过来时，只觉得浑身冰冷一阵，接着…却是

通体发热的舒畅！

『啊…啊啊……抖…抖……‘雅希不敢相信……自己的性器官…何时…竟变得如此敏感！

她竟然衿持不住的发出呻吟声……她的嘴巴应该说不出话来的，更没想到…第一次产生奶水，却是给这么大的

孩童，给用力不停吮吸。

雅希的下体开始流出淫液，意识逐渐产生出高潮前的迷离空白……不明白…这样的感觉，为什么这会么快就降

临。

她的身体似乎越来越不受自己控制……好难过的自责与肉体上的刺激正不断在交战着，敏感到出乎想像的痛快

…正一点一滴的侵蚀她身为女人的贞洁！

『啊啊……我…啊…啊……‘

还没触及到最敏感的私处，单单只是对只乳的吮吸，就已经兴奋如斯……杰斯连喝了好几口都没停下，原本…

脸上红润的羞耻感仍十分强烈，但一连吸了很多口后，香滑的乳水不但湿润了他的嘴唇，强烈的口渴感觉似乎也减

轻的大半。

（好了……）想不到…竟是『那股声音‘喊的暂停，杰斯不好意思的起了身，再次将雅希虚弱的身上盖上棉被

……他愕然的发现到，这妈妈的脸蛋上变得好美、好奇怪……似乎很舒服的抽搐、傻笑，好像一点都不希望自己的

嘴巴离开那……这段时间里，那声音没有再说话，静静的让杰斯休息了几分钟，杰斯原本有满肚子的话想问、想说，

但现在不知为什么，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这个『假妈妈’，一点都不想离开。

经过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恶魔让杰斯再度背起雅希，继续往他们的路程前进，但才走没多远，恶魔却突然又命

令他停下脚步。

他似乎感应到附近有东西在走动，有人、有马……一直等到确定前方的情况后，他才再度对小男孩说道。

（等等照我的意思这样做……知道吗？）恶魔声音万分严肃的命令着他，只见杰斯点了点头，任何交代也只得

照做。

『救命啊！来人啊！救命啊！！‘杰斯放开嗓门的大声呼叫，声音好像哭父丧母一般，难过的要命。

就在他呼喊了数十声之后，没想到不远的树丛里面，竟穿跃出两匹骏马来！

前来的两个人身后，这时才隐约的看出来，平凡无奇的高耸树丛里，似乎是一层障眼的魔法。

『喝啊、喝啊……小孩，你怎么会来这里？‘一名高大的军人喝住了自己的马匹，下马便接近杰斯说道。

『我……我妈妈快生了……她快不行了…呜呜……‘杰斯脸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道，在先前还未大叫之时，

恶魔便又唤起了他想念妈妈的心情，跟着杰斯忍不住便再次大哭起来，完全真挚的流露出亲情的感觉。

『啊…这名女士……那德、魏斯…快过来帮忙！‘只见后面由魔法产生的丛林子，立即就卸下它的伪装，由一

个小帐棚内，走出来了两个军人。

这些人都是远道由北方下来的龙神军团成员，以四人为一小组，每八十里就设立一个检哨站，只要此处有任何

的动静，各站间就会立刻通报出去，像蜘蛛网状般的火速蜂拥而来。

『这女士看来是快要生了，可是我们几个大男人……魏斯！你们把马车后台拖过来，快！‘这名说话者似乎是

这小队的队长，只见他调派人手小心翼翼的将已经变了容貌的雅希，给稳稳的擡到马车上。

『啊……啊！……‘雅希全身痛的死去活来，为了把戏演的逼真一点，腹中的恶魔可是使劲的将她精气给吸收

殆尽，让她肚皮疼痛不堪……模样好像真的要生了一样。

『队长…你这是……‘另一名叫那德的军人不解问道。

『你们两个等一下就把这个女士送到镇上的教堂去，找个接生的妇人来帮忙，知道吗？‘这名小队长看起来十

分年轻，似乎也相当有正义感的男子。

『可是……‘答话的那德就不一样，年纪一大把却仍是毛卒小兵，似乎是不想惹这样的麻烦。

『这里有副队长跟我在就可以了，你们两立刻就给我后送过去，知道吗？要快！

『小队长似乎也是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手忙脚乱的把杰斯二人送上马车，便命令开往镇上的方向前去。

这慌乱当中，他们都没有发现，在旁的杰斯除了一直哭泣外，似乎不太敢正眼看着自己的『假母亲‘。

马车很快的就往镇上的方向去了，余下的两名骑马士兵再度得念起咒文，把布置好的栅栏、物品给用魔法遮蔽

起来。

『这村姑长的还真不错……‘车上那名坐在杰斯身旁的军人那德，发现了雅希竟是赤裸的覆盖在被子里，眼睛

有些色眯眯的，毛手毛脚的就要将她身上的棉被给掀开。

『不要……‘杰斯对于突然的举动讶异的惊呼一声。

『喂喂！…人家都已经快要生了，你还想占对方便宜啊！‘驾车的魏斯转头劝道。

『别再开玩笑，这次耶那伊督统亲身到这……小心乱搞回去立刻人头落地…‘魏斯的话才一说完，只见那德的

手刚要碰到雅希身体，立即又警觉的缩了回去。

『哪…哪有……我是帮她把棉被盖好…没的事、没的事……‘这些军人本来就是为钱卖命才会从军的，很多素

质先天就良莠不齐，要不是如今有正事要办、上头给的压力特大，这些跟地痞流氓差不多的军人们，到底会做出什

么样的事来，没有人说得准……杰斯吓了一大跳，但很快的随着漫长的路程，他开始变得很疲倦，只是他觉得很奇

怪，刚刚那一直跟他说话的恶魔，现在不知为什么，却变得完全没有声息……雅希的脸慢慢变得平静，好像痛的晕

了过去，静静的睡着了，然而在她的肚皮上，似乎有一阵阵的轻微颤抖，在异常的跳动着。

那种感觉好像是恶魔声音在跟杰斯说话时的反应一样，但杰斯却不知道，有种特殊的异能，叫做心电感应，可

以让远在天边的人儿，感受到他想说的话语。

马车很快的通过一站又一站的检查哨，似乎没有任何人，对于车上的两名母子，有任何的起疑……车子很快的

终于开到了小镇上，天空，不知为何的慢慢飘下细雨，似乎，由耶那伊的那场恶斗中，将附近的云气都给逐渐凝结

起来。

夜已经完全的黑了，马车快速的来到了教堂旁边，趁着雨势还未大起来前，赶紧要将这名孕妇给送到里面。

在漆黑的夜色中，他们没有注意到，在教堂的正上方处，有条诡异般的恶魔人形，犹如蝙蝠似的紧缩翅膀，屹

立在冰冷的雕像旁，冷冷的……注视着他们……『他妈的，这里面怎么亮成这样？‘那德对着里面灯火通明的景象，

随口的这样说道。

『这是附近居民的习俗，叫夜弥撒，每个月都要举行两次，刚好被你们遇到而已……‘一旁凑过来帮忙的龙神

军士兵，回答那德心中的问题说道。

夜弥撒？跟在一旁的杰斯好奇的疑问着，他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自己住在这一地区这么久了，今天还是

头一次听到。

『这什么鬼劳子弥撒？半夜该睡不睡觉…自找麻烦……‘『别抱怨了，这样也好，这样省得我们摸黑去找产婆，

等等叫牧师找个女人来不就成了，快点、快点……’跟那德一起擡动雅希的士兵魏斯催促着说道。

『是、是、是…你今天一路上找我麻烦，哼…晚点再跟你计较，喂！你不过来帮我们一起擡啊！‘那德与魏斯

几乎同时转过头去，对着刚刚那名前来帮忙的士兵叫喊道。

『不了，我要守在教堂前，守在教堂前面……任何人都不可以再进去了……嘿嘿……‘那个人的脸上微笑着说

道，那德这时才注意到，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说不上来……但笑得很奇怪……里面传来弥撒的歌声，彷彿就像

是地狱的摇篮曲，充满着哀伤与诡异的气氛……大门……主动的打开了，像是在……迎接期待已久的人……『他妈

的，不是跟你说走侧门，你怎么走到这里来……’那德不懂魏斯怎么会走着走着转到大门口前，就在这个时候，他

……竟然发现到……有…有道光……正直接的射在魏斯额头上。

『魏…魏斯……‘很快的那德没有多说什么，因为，金色的光芒，一样的……也射在了自己的头上。

一直低头跟随进教堂的杰斯，突然间被吓坏了，眼前一只巨大漆黑的翅膀，就这样显露在一名娇媚美艳的女子

身上！

恶魔！这是恶魔！女恶魔！！

他吓得坐倒在地，正想转身逃跑时，背后的大门却已经关了上来。

『我等你们好久了……主人……嘿…‘恶魔女淫心端坐在正厅的教台前，椅子下数排坐定的『使徒们’，纷纷

恭敬的跪了下来，随着怀孕的女人被擡上了教台后，一切，就要进入到最高潮。

『我的奴隶们，我们的主人就快要诞生了，这个怀孕的女人需要足够的精气才能生孕，好好的奉献出你们一切

吧……‘魔女淫心的话一说完，所有人便立刻的蜂拥而上，他们脱光了衣服将雅希围在里面，彷彿像野兽般的眼睛，

在深夜的细雨中，绽放出耀眼可怕的光芒。

杰斯害怕的缩成一团…他不敢看……这是一场邪恶的晚宴，也是一场……肉欲横流的淫魔飨宴………『琴…琴！

……拿水给我…唔……‘骡车上一名醉眼惺忪的老汉，摇摇晃晃的走下车靠近到家门口，手里紧抓着空掉的酒瓶子，

连屋前的骡车也没拴好。

这个老汉是琴的父亲，杰斯口中的爷爷，名叫做古伯纳，他走路看起来一拐一拐的，由于一场灾难中夺去了他

的右脚，这个男人终日就只会以酒精来麻痹自己。

他平日在镇上的铁铺帮忙、赚些酬庸，然而只要一有钱就爱喝酒，经常喝的醉醺醺后才回家，杰斯平时最怕这

个爷爷，因为他常常动不动就乱发脾气，心情不好时就会毒打自己一番。

男人一直在门口囔囔着，身躯因看不清楚深夜四周而随地坐在屋前喧闹，只见不久屋内的灯光便开始明亮起来，

似乎是一名少妇点燃了烛火。

『水…拿水来……‘古伯纳虽然年岁不到五旬，可外表上看来却更苍老些，他接过了女儿递过来的茶水，胡乱

的喝了些剩汤，旋即却又吐的满地都是。

『酒……还有酒…倒…给我倒酒……‘老汉酒醉还未清醒，拉住琴的手腕一面胡闹着。

『爸……‘琴连忙甩开他的手，拿出泡过水的布来帮他擦汗，并迅速清理四周的污秽之物。

这些事情琴已经做过数不清次数了，每次父亲喝的烂醉时，她都得这么般的照料着。

『这就是你的父亲？‘突然一句纤细的疑问声出现在琴的背后，那个神秘的女子、自己口中的女主人…淫心，

已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是…是的……‘琴的脸色快速的红润起来，更正确一点的说，她的下体不知为何的开始分泌淫液，让两片

湿唇不断的紧绷，好像里面快要溢出什么东西一样。

淫心全身看起来香汗淋漓的，由琴那里『借来‘的衣物已经彻底湿透，好像做过了什么剧烈运动似的。

趁着黑夜，她已经隐密飞行了好一段路程，在茂密、荒芜的乱草堆中，苦苦寻觅不到深藏地底的凰城入口，她

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气恼，满肚怨怒无处发泄的模样。

『我正愁着附近没有成熟男性的精气，你的父亲身体刚好可以用用……‘淫心气恼的表情中，突然露出诡异的

微笑。

『酒…我还要喝……‘古伯纳浑然不知厄运降临，依然神智未清的叫喊着。

『他的身体模样怎么差劲透了……几乎快连一点利用价值也没有，哼…看来我得帮他做些改变才行…‘淫心皱

着眉、眼里打量着古伯纳，一面入内查看了一下雅希肚子里目前的成长状况。

当淫心再次走到醉汉古伯纳的面前时，雪白的脸色竟突然阴森起来，对着他冷冷的说道。

『你很想要喝酒吗？‘『你…你……是谁啊？’古伯纳这时才注意到身旁多了一个女人，不过酒意让他看不清

楚对方模样，只知道身形比自己女儿高一些，嘴里说着自己还没弄清楚的话语。

『我能马上让你忘记酒的味道，甚至可以让你体验比酒更美妙的滋味…嘻、嘻…‘淫心话一说完，手臂便是一

张，只见一条粗长的魔物立刻穿破古伯纳的肚皮，勃勃的在他肚子上鼓鼓隆起，不知道是正灌入什么东西一样。

『啊啊……啊！‘古伯纳脸色翻白，痛苦难当的大声哀嚎道。

『不！不要啊！‘一旁的琴惊慌的大叫起来，但她很快的就被淫心给制止住，只见淫心拔出那条恶心的长触时，

古伯纳破掉的肚皮上，还不停的冒出莹绿色的汁液，模样好不吓人。

『啊…乎…啊啊！…‘古伯纳厉声的惨叫着，他捧着自己膨胀后的肚皮，痛苦的在地上打转着。

『主…主人…求求你…饶了他吧，求……‘琴的胴体、意识虽然已被淫心迷惑，但血亲的生命还是弥足重要，

她慌慌张张的抱住淫心只脚，不停的哀求着她。

『哼哼…你在害怕什么，他现在正在吸收着我身体上的魔液，很快的在短时间内，他就会变得强壮无比、精力

旺盛。‘『呼…呼……’只见不一会的时间里，古伯纳就战栗的翻过身来，全身肌肤颤抖不已，眼皮间深蓝色的瞳

孔泛出邪光，肚子上碧绿色的魔液堵住旧伤，皮肤内深紫色的血管青筋暴跳，身体错综复杂的狂乱模样，就如同一

副被魔化中的可怕景象。

然而淫心却没有将他彻底的淫魔化，而是将自己一小部分的血液输借给他，让他变成半人半魔的狂暴阶段。

她需要将这男人当成食物来『喂养‘上头的雅希，在没有吸干古伯纳的精气前，她是不会随意浪费现有的每一

分资源。

这种半魔化的奇妙身体，不但拥有人类产生而出的源源精气，同时也能拥有恶魔般凶猛、强壮的生命力，能量

上虽介于中级淫兽之间，但其身为人体的这部分，却会让他们生命很快的承受不下，不用一个星期即会丧命。

半魔的命运并不在于将他们变成真正的淫魔，相反的是更充分集中他这身体内的精气能量，用以提供给施术的

淫魔们使用。

这些琴当然并不知道，她只知道父亲的表情变得相当可怕……所有的绿血好像都流到了他的下体去，短缩的男

性阳具穿破了粗布裤管直接裸露出来，上头结满一颗、一颗细小萤绿的疹子球，模样不仅吓人、还十分恶心。

『嘻嘻嘻…你父亲已经准备好，现在该轮到你了…‘淫心突然走到了琴的背后，伸出只手，开始搓揉她的胸部。

『我……啊…嗯……‘琴讶异的忍受着淫心爱抚，但没有反抗，她的身体不知由何时开始的，已经对淫心的动

作失去了抵抗能力。

眼见自己的父亲抓住下体那条粗硬恶心的东西，嘴里呼呼的大口喘气，眼睛里似乎在找寻着什么东西……『他

现在就像发情的野狗一样，你看……他的口水都快滴下来了。‘淫心说完竟扯破琴上身的衣物，将她推往了古伯纳

的身边。

『啊！…不…爸……不要！‘古伯纳的眼神很奇怪，没有理会自己女儿，发出沙哑的声音，连琴身上剩下的破

衣，也一并撕碎。

『不…啊……啊…‘

『还想挣扎吗？你已经是个离不开高潮的女人了，还想逃避什么？‘淫心讽刺的说道。

由于这个女人体内的淫毒才刚种下，意识还未完全受性欲主宰，是该好好让她体验一下『失控‘的快感，方能

彻底沦为，琴的用途跟古伯纳不同，淫心有意要将她调制成淫奴，方便用她来处理琐碎的事情。

『我的奴隶淫兽…给我好好的奸淫她，让你的女儿知道，什么是强奸的力量…呵呵…呵…‘淫心的眼睛里闪烁

着一种欲望，一种……完全沈迷享受在操纵人的快感。

古伯纳这时已像野兽一样，兽性的淫血已经流窜到四肢百骇去，丧失理智的肉体立刻压住琴的娇躯，把粗烫的

硬物给疯狂的挺进。

『啊…爸…啊啊……‘强烈的力量让琴完全无法反抗，颗粒般肿胀的大肉棒直接的捣入到湿热的骚穴里，很快

的……逐渐唤醒了琴所期待捣烂肉穴的种种欲望……『我…我……啊……哈…’琴没有反抗，只有悲伤，她正在逐

步的丧失自我贞洁，连自己的父亲都能产生出快感了，以后……她还有谁不能做爱的呢？

悲哀，无尽的伤痛，将逐渐的被绵延的快感所取代，丧失贞洁的女人，是永远…一辈子……也要不回诚挚的真

爱与永恒。「完」